じゅうさんや



十三夜

樋口一叶 著

林文月 譯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PDG

这两家之间，只隔着竹篱笆。
共享的井水，既深且清。
开在屋檐下的梅花，一树两家春，
连香气都分享着。
这两家是中村家和园田家。

上架建议：经典·日本文学
ISBN 978-7-5447-1475-4

9 787544 714754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28.00元

十三夜

樋口一叶 著

林文月 譯 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夜／(日)樋口一叶著；林文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6
(林译日本古典)
ISBN 978-7-5447-1475-4

Ⅰ．①十…　Ⅱ．①樋…　②林…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522 号

本译作由台湾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197号

书　　名	十三夜
作　　者	[日本]樋口一叶
译　　者	林文月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4
字　　数	152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475-4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5)

じゅうさんや

简体版序言

林文月

翻译的目的,简单说,是把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文。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的人,时则会有需要为自己,或为别人做这种“翻译”的工作。

三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虹口江湾路的我,作为台湾人法律上隶属日本公民,而闸北虹口一带当时为日本租界,所以到了上学年龄,我就被指定去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读书。那所日本人设立的学校,除我和我的妹妹之外,其余都是日本孩子。说实在的,我们当时还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只是家里有些生活习惯和别的同学们略微不同而已。

我的启蒙教育是日语文。我读日本书,也用日本语文思想,或表达心事,似乎是自自然然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中日战争结束,日本投降,中国胜利,我们台湾人的身份由日本籍变成了中国籍。次年,我们举家由上海乘船回到台湾。台湾是我们的故乡,却是一个陌生的故乡。

在陌生的故乡，我们开始了新生活。我听不太懂台湾话，而且在推行国语的环境之下，校内是禁止使用日语的。老师用台语解释国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突然需要适应两种新语文。如今回想起来，大概我的翻译经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脑中经常需要把中国语文翻译成日本语文。这样的习惯，使我在读大学和研究所的时期，能够驾轻就熟地为台北东方出版社的两套少年读物："世界名人传记"和"世界文学名著"译成了五本书。那些书都是经由日本人改写为适合少年阅读的文体，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

任职大学之后，教学与研究成为生活的主轴，除了有限的一些日文的汉学研究论著之外，不再有空闲执译笔了。至于再度促使我提笔从事翻译工作，实缘起应邀参加一九七二年日本笔会主办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依大会规定，参加者需提出一篇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论文。我以日文书成《桐壷と長恨歌》提出发表。其后，我将日文的论文自译为中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在台湾大学《中外文学月刊》刊载，同时为了读者便利而试译了《源氏物语》首帖《桐壶》，附录于论文之后，那篇日本中世纪文学深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中文的读者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产生莫大的好奇与期待，透过杂志的编辑部鼓励我继续译介全书。我在没有十分把握之下，答应下来，开始逐月在《中外文学》刊载的长期翻译工作。费时五年半，共六十六期而译竟了百万言的《源氏物语》全书。

那五六年的时间里，我教书、做研究、又翻译，过着与时间竞走的生活，十分辛劳，却也感觉非常充实。翻译遂成为我生活中

的一个重要部分。我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为自己翻译的对象,是基于两个理由的:一者,日本文化从中世纪以来深受我国隋唐文化影响,而且日本人早已有系统地译介了中国的重要著作;相较之下,我们对日本的文学作品则相当冷漠。虽然近二十余年来逐渐有人译出日本文学,但以近、现代作品为主,古典文学的译介仍嫌不够。再者,我个人具备日语文根底,其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或可在这一方面略尽绵薄之力,弥补我们所当做而未做的事情,故自一九七三年以来,自我惕励断续译出了《源氏物语》(一九七三——一九七八)、《枕草子》(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和泉式部日记》(一九九二)、《伊势物语》(一九九五——一九九六)等四本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名著,以及十九世纪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短篇小说集《十三夜》(二〇〇一——二〇〇四)。

以上五本书,前四本的著成年代都在千年以上,最后一本也在一百多年前。每一个国家的语文都会随时间而有所变化。现在的日本人阅读古人的这些文学作品,多数会觉得很困难,所以与谢野晶子(一八七八——一九四二)以降,已经有多种现代日语译的《源氏物语》等书出版了。

我的中译本诸书,虽然采取白话文,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非译文本身所能传达清楚,或者表现原文的巧妙之处,则不得不借助些注释。注释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著里引用日本的古老诗歌或隐喻,乃至于唐代以前的中国古诗文,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觉得既陌生而又熟悉,格外亲近动人。

《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十三夜》即将在大陆以简体字横排出版。容我在此感谢南京译林出版社所有帮助我促成此事的各位。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


W.Y.
2002

古日本最后的女性

——樋口一叶及其文学

提及日本的明治时代，即使对于日本的文化、国情不甚了然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明治维新”一词。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与其过程虽然颇为复杂，简约言之，系指十九世纪后半，江户体制崩坏，形成近代统一国家新政权的一连串政治、社会的大变革。政治上，德川将军的政权返归于朝廷，而封建制逐渐转为资本制；也带动了文化的变动。知识阶级勃兴，伴随而起的是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自我觉醒。文人取典范于西欧文学，遂发生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等诸多流派之交替；乃至成为其后大正时期以近代市民社会为基轴的文学。同时，以报纸、杂志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发表机构亦渐形扩大。小说普及，近代诗诞生，而短歌、俳句等古典文学也起了革新运动。

明治时代的文坛，也是女性作家崛起，备受瞩目的时代。其中，致力于西洋小说翻译之若松贱子（一八六四——一八九六）、以小说《比肩》、《十三夜》等扬名之樋口一叶（一八七二——一八九六），以及翻译《源氏物语》为口语体的与谢野晶子（一八七八——一九四二）[一]三人，生存之时间先后略同，而各有卓越的成

就，可谓鼎足而立；与平安时代的另外三名女性作者紫式部、清少纳言、和泉式部，在日本文学史上古今互辉，相映成趣。而明治三才媛之中，樋口一叶最为短寿，以二十四岁之英年夭折。为近代文坛上之彗星，也是众人所最遗憾之事。

樋口一叶，本名夏子。明治五（一八七二）年五月二日诞生于东京千代田区。其父樋口则义与母滝子，原为甲斐中萩原村（今山梨县）农家出身，因恋爱受阻而私奔上京。二人勤俭储蓄成家。则义因投靠幕府武家，由下役小使渐次上升，中年以后并购得武家之股，而兼及金融业，成为小康之士族。

则义与滝子育有二男三女。一叶为次女，有长姊藤、长兄泉太郎、次兄虎之助及妹邦子。则义因为青年时期深受贫穷之苦，中年后颇汲营于蓄财。年少的一叶对于父亲重利的生活态度，似有不满，其日记中所写："浮世之人徒奔利欲，诚属可厌，见为此狂竞，觉金钱者尘芥耳。"可能影射着其父则义晚年的生活态度。

一叶诞生之时，樋口家已俨然士族，故难免于多感的少女时代，有这样的怨怼。一叶的正规学历仅有小学程度。她十一岁时，以小学高等科第四级第一名毕业，其后即未再接受学校教育，却进入当时名噪一时之前卫女性中岛歌子所主持的私塾"萩舍塾"，勤学古典文学如《源氏物语》、《枕草子》及和歌等。出入"萩舍塾"者，多为名门闺秀，一叶以小康家庭之女，虽然才华颇受人瞩目，但厕身华衣丽裳的伴侣间，相形之下难免感觉自卑。

樋口家真正的不幸，未几而至。明治二十（一八八七）年，

父亲则义自警政厅退职。同年年底，长兄以肺结核病殁。则义所兼营的事业也渐渐失败，以家道中落，不得不卖屋租赁居处；其后一两年之间，一家人辗转迁徙，居无定所。明治二十二(一八八九)年，则义忧心致死，当时一叶年仅十七，孤儿寡妇陷于严厉而残酷的贫困境遇。

由于滝子与次男虎之助意见不合，母女三人又不得不另外租屋，而以代人洗濯衣物及缝纫衣裳维持生计。其后，因一叶患有近视、不适宜缝纫，且她在“萩舍塾”接受文艺教养，与文人作家亦有认识，遂决计专事小说写作，而将洗濯缝纫的工作委由母亲与妹妹操作。促使一叶投入文学世界的原因，固然是来自母亲与妹妹的支持，以及她个人的才华，但是“萩舍塾”的同门学姊田边龙子(笔名花圃)以刊行其小说《薮中莺》而一举成名，也或者多少鼓励了一叶下定决心。

一叶虽然只受过小学高等科的教育，但她才华天禀，又勤勉好学有毅力，既以写作为职志，遂自我策励，时时赴上野的东京图书馆自修小说，并大量尝试习作。“一叶”的笔名，便是在她十九岁之年所取的。当时，又经由其妹邦子的友人介绍而认识著名的《朝日新闻》小说记者半井桃水，并请其指导小说写作的技巧。

前此，一叶曾经在“萩舍塾”接受古典文学作品的教育，所以下笔之际，难免拘泥于传统文学的格调，桃水劝她要改用合乎时下的轻妙语气，以迎合读者之趣味。自尊心颇强的一叶，乃闭门自修，四个月后再访时所携的作品《暗樱》，果然令人刮目相看。在桃水推荐之下，《暗樱》便在其所主持的同人杂志《武藏

野》创刊号刊出。发表这篇处女作时，樋口一叶正值二十岁年华。

与一叶初识的半井桃水，三十二岁，是一个白面书生型的青年作家。正当怀春期的一叶，多次造访请益，自然对他发生思慕之情。明治初期，日本知识阶级虽然在理论上多引进西方先进开明之思想，毕竟于生活实质方面仍然未能尽去传统习俗，对于男女交往的看法，还相当保守。不久，一叶的私塾师姐伊东夏子警告她有关桃水的不良品行。其后，私塾的女老师中岛歌子也劝诫与桃水断绝交往。

一叶对于桃水，虽然有一份钦慕与感谢之情谊，却始终尚未自觉心中其实已暗暗产生了爱恋。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她终于顺从师友之意而断绝与桃水的交往。有关这一段时间的心思起伏矛盾，在她的日记里有十分详尽的剖白。这一段恋情，在尚未开花之前即以蓓蕾结束。

自发表《暗樱》以来，一年之间，一叶所公开的短篇小说共有八篇。她写作的动机，固然出于对文学的偏好，其实更不容忽略的是来自现实生活的需要。一叶所遗留的日记，对于稿费所得，及家用金钱的来往，有仔细的记录。这一段时间里，以一个多产的新进女作家而言，稿费的收入虽于现实生活不无小补，但一家三口的生计，仍不得不依赖母亲和妹妹代人缝纫、洗衣，甚至借贷、典当衣物维持。明治二十六（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写着："著作尚未完成，这个月又将无一文收入。"内心的焦虑可以想见。这一年的夏季，母女三人商议的结果，决计搬家，并且开始经营小杂货店。

新租的房屋，与人力车夫的宿舍毗邻，为十足下层阶级的庶民居所。对于年华双十，充满文学理想与梦幻的年轻女性而言，这种现实生活每下愈况的变迁所带来的打击，不可谓不大。日记记载："文学，实不足以餬口，不如趁兴随趣执笔。从今而后，宁可改变文学以餬口之道，但以挥汗弹算盘珠营商为计。"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是一种对于依赖文学维生的失望，而决计务实从事商业营利的思想；但是从另一角度言之，未尝不可看做对于为金钱而写作的态度的否定，而选择商业经营；至于执笔为文，则从心所欲，一本兴之所至而为。

其后，樋口一家母女三人果然忙于经营庶民式杂货店。一叶个人虽未辍止小说创作，但只能在经营的空当执笔。唯于桌几之后端坐为文，眼前周遭看尽东京都市的小民百态。生活的体验，愈形丰富了写作的内涵，反而滋润阔大其文学生命。与早期比较倾向于古典的物语式写作笔调相对，其后的小说逐渐具有都市写实趣味，尤其是庶民生活之特色——"流言"的巧妙织入小说之中，更为其创作带来虚实笔锋交错的新鲜技巧。后期作品之中的《比肩》，以大人的流言，为孩童们的游戏世界烘托出独特的远近笔法，从而造成注解批判式的效果。另一代表作《浊江》的结尾处，妓女阿力与源七殉情后，两具棺材被草草抬出之际，以街上众人的冷言冷语取代正面的叙写，遂有无可言喻的凄凉讽刺意味。

母女三人既以商事为重心，一叶自己对于浮奢的"萩舍塾"艺文社交圈也有意疏远起来，但闻风来访的出版界人士倒也不少。穷巷陋屋每有《甲阳新报》之野尻理作、《文学界》之平田秃

木等人造访求稿。当时小说写作的风气颇为盛行，文坛之新旧作家率以报纸副刊或文学杂志为作品之发表处。《武藏野》停刊后，一叶断续完成的小说曾在《甲阳新报》、《都之花》、《文学界》等报刊、杂志登出。

对于一个从事写作的年轻女性而言，二十岁、二十一岁，正值花样年华。虚构的世界里尽管布满爱情的繁丽色彩，但现实生活则恒常是贫苦灰暗，加以受谣言中伤而不得不中止对半井桃水的恋慕，这个时期的一叶，可谓物质上与精神上皆陷于最低潮。也许是为弥补心中的空虚，她竟与天启显真术会的主持人久佐贺义孝开始了奇异的交往。义孝通相术，擅观风水，与文艺一不相干。一叶曾受"荻舍塾"同门学姊花圃独立设家塾的刺激，亦拟筹设家塾，遂求物质援助于义孝。讵料，义孝竟以纳一叶为妾作为交换条件；一叶愤而拒绝之。

事实上，穷巷陋屋挡不住文艺青年对才华出众的这位女性的爱慕。《文学界》的同人，以及当时文坛之士如幸田露伴、斋藤绿雨、横山源之助等人经常往访谈说，俨然形成小型的文艺沙龙，有人更以《咆哮山庄》的作者爱米丽·伯朗特相拟呼之。至于一叶本身，亦对当时引进西洋的观念小说作家川上眉山颇表心仪，与擅长讽刺的斋藤绿雨，也十分意气投合。而在与众多文坛之士交往议论之间，一叶的创作意欲更形炽烈，产量也愈为增加。从明治二十七（一八九四）年夏，至次（一八九五）年底，大约一年半之间，先后刊出《暗夜》（发表于《文学界》）、《大年夜》（发表于《文学界》）、《比肩》（发表于《文学界》）、《檐月》（发表于《每日新闻》）、《经桌》（发表于《文艺俱乐部》）、《空蝉》（发

表于《读卖新闻》)，及《十三夜》(发表于《文艺俱乐部》)等七篇短篇与中篇小说，此外又有《雨夜》、《月夜》、《雁钟》、《虫音》等四篇随笔刊载于《读卖新闻》。其中，《比肩》连载完后，获得文坛前辈森鸥外等人之激赏与称许，而一叶的声望也达到了最高点。

然而，正当她的创作事业在质与量皆登空前高峰之际，可怕的结核病也正侵蚀着年轻的肉体。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春季，肺结核的症状明显地恶化，但一叶仍在高烧与咯血之间勉强执笔，并且还在《文艺俱乐部》发表了《里紫》、《割壳》及一些随笔。推崇她和敬爱她的来访者亦络绎不绝于途。到了夏季，医生已对邦子私下宣告其姊痊愈无望。入秋之后，经由森鸥外介绍的大夫前往诊视时，已近病笃状况。

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代才媛樋口一叶终告不治，享年仅二十四岁。

生于明治中期的樋口一叶，仅有二十四年的短暂生命，她实际的写作时间大约为期数年[二]。身后遗留二十二篇中、短篇小说、七十余册日记，以及超过四千首的和歌咏草。就创作量而言，相当惊人。其写作对象，多取材于生前所接触的东京半下流社会，笔致则颇为细腻绵密。长于贫困死于恶疾的一叶，眼光犀利、观察入微，把她所熟悉的世态百相尽纳笔底，复以欢愁多感之情隐约贯穿虚设的男女众生间，遂创作出《暗夜》、《大年夜》、《比肩》、《浊江》、《十三夜》等震撼文坛、脍炙人口的名著。作品中的忧国之思、男女之情、民俗风尚，在在都反映着明治时代的日本文化思想与民众生活实象。

除了小说、随笔创作外，一叶所留下的大量日记，无论对于研究其个人，或当时文坛现象，都极具价值。她记日记的习惯，更先于文学创作，最早约可溯至十五六岁时，而且持续记述到二十四岁病逝之年。日记的笔法，长短不一，短则一二行，只简约记录当日天候、要事、出入之金钱款额等日常琐事，时则长几近百行，不仅仔细记载生活与个人感情思想，并且一一描写人物言语行动，有如短制的随笔或小说。其间最可珍视者，有她个人对于创作的心得，评论之再评等，与文艺相关之文字，可供研究一叶文学之旁证，至于记述当时文人作家们的言行部分，则可视为日本近世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

一叶以仅受过小学教育的背景而苦读自修，于极端贫乏困难的生活环境之下，陋室之中一张矮几、一枝枯笔，日日面对无数空白的稿纸，至死未放弃文学写作的初衷。人称写作之于她，有如受文魔驱使。晚唐李贺，为人纤瘦，每旦日即骑弱马，有小奚奴负古锦囊从之。贺得句则书而投于囊中，暮归而足成。其母见囊中所书多，疼惜之余责骂道："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李贺以二十七岁夭折，说者或以为死于肺痨。至于樋口一叶则高烧咯血未辍写作，真正是字字血泪了。

樋口一叶可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短寿的知名作家，但她寄居东京都市的一隅，冷眼看尽世态，将众生的欢愁化为笔底的人物言行，撰述唯恐不及似的与生命竞走。是她自知命寿的有限短暂吗？还是果真"文魔"附身致令不由自主地一篇篇连续著作不已？在明治那个代表日本由古维新的时代，一叶兼具传统文学的修养与近代文学的表现，倾生命之力以完成的篇章虽不

比他家为多，但终于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评论家称她为："古日本最后的女性"，确实是有其道理的。

一九九六年，樋口一叶逝世百年纪念，日本出版界重新整理出版《樋口一叶全集》多种，NHK 并拍摄其人传记影集，学界有"樋口一叶研究会"，定期出版论文集。日本政府于二〇〇四年将她的肖像印制于五千元纸币之上。可见一叶虽英年早逝，其所受尊崇之一斑。

注释

(一)与谢野晶子不仅以近代口语率先翻译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语》，亦著有《乱发》、《小扇》等大量热烈浪漫之诗歌作品遗留。

(二)一叶发表其第一篇小说《暗樱》时为明治二十五年(二十岁)初，至明治二十九年(二十四岁)七月以前，仍有《割壳》及随笔发表。

目次

暗樱

上

这两家之间，只隔着竹篱笆。共用的井水，既深且清。开在屋檐下的梅花，一树两家春，连香气都分享着。这两家是中村家和园田家。

园田家的主人前年去世，由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良之助继承，据说是某学校的通学生。中村这一家，只有一个女儿。原来也是有儿子的，但早夭折，就剩下这么个宝贝，如同掌中之珠一般宠爱着，唯恐风吹拂发簪上的饰花，但愿她能享鹤寿千岁，遂以“千代”命名。可真是天下父母心啊。人说：“白檀双叶已闻芳香”[一]，当她三叶、四叶地逐渐成长时，世人纷纷都已经期待日后的姿色了。春山微雨花稍绽，更添增览眺的景色，那教人惊艳时节究竟在何时？犹如月影穿松叶，绰绰约约十六岁，梳起了成人高高的发髻[二]，髻上系着一只扎染的蝴蝶结，真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在哪儿都醒目。“中村家的小姐”，人人争相谈论她。

生为美人也是够麻烦的。

习惯真是有趣。当年，北风中放风筝时，电线杆老嫌它们碍事儿。那是过去从前的事情了；可良之助、千代这两个人相见时，总改不了往日玩儿布偶的心。虽然发型姿态都改变了，却仿佛也没怎么注意到，依旧是“阿良”、“阿千”地亲热叫唤着。谈谈笑笑，有时甚至还吵起架来。“你甭再来了！”“来干吗？不来就不来！”说着说着，互相赌气，却两天不见面又来道歉：“昨天，是我不好。以后不会再跟你那么使性子了。原谅我罢。”给她这样子一说，自是如春冰之化解，“不，是我不对。”结果不外乎如此。

虽然，自己没有妹妹，若有之，大概也就是这般可爱的罢。她笑容可掬地拉着他的袖子说：“阿良，昨天做了个好梦。梦见你学校毕业，不知道就的是什么职，戴了一顶高帽子，坐在一辆黑色马车上，要进洋房子哩[三]。”“人家说，梦是相反的。可别被马车撞倒才好！”说着大笑起来。这边则是颦眉道：“说什么话呀！今儿礼拜天，你可是哪儿都别去。”这话，与受过当今现代化教育的身分很不相称，盖因为真情关怀之故。

这厢既然没有隔阂，那厢自亦不客套。所谓浮世忧虑，这两个年轻人晓都不晓得，尽是欢笑过日子。这一天是春日二月中，倒是尚有些料峭春寒，约好去赏梅，又值德大寺[四]的祭日。两人手挽着手，倒是挺暖和的。

“阿良，别忘了跟你约的事儿哟。”

“嗯，没问题。不会忘记的。只是，……约的是什么呀？”

“瞧你。临出门还那样子拜托你的呢……”

“哦,对啦。想起来了。你想看卖菜阿七故事的西洋镜(五),是不是?”

“咦,胡扯!”

“不然,是那个乞丐扮野熊的把戏?”

“算啦,算啦。我回家了。”

“道歉,道歉。方才都是胡扯。中村家千代小姐交代的,怎么可能是这些。我,良之助所奉命的是……”

“好,啥也不要了。”

“别生气。边走边吵,路人会笑的呀。”

“都是你,讲那种话!”

“所以不是跟你道歉过了吗?瞧,尽顾斗嘴,杂货摊儿都走过了。”

“哎呀,那怎么办。不知前面还有没有?”

“谁知道。刚刚说啥也不要的人,在哪儿呀?”

“不要再讲那些了。”

争来争去,终究还是和乐一条路。路旁有许多树。“来这儿。”一个招手,另一个就跑过去。木屐踩在地上,发出卡郎克隆的声音。那弹琴的盲女,可是今世的“朝颜”吗?“露未晞兮光照花,可怜微雨稍稍落。(六)”“吃点儿甜品好吗?”那招徕顾客的声音倒也甜甜的。另一旁卖的是咸烧饼。隔邻互竞,相安无事,可真有趣。

“阿千,你看看,那右边第二棵。”

"哦，那红梅真好看！"

两人正看得入神。

"中村。"

有人忽在背上敲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梳着流行学生发型(七)的一群。

"哟，挺亲热的嘛！"

不知谁的朱唇溜出的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接着，匆匆跑开，只留下笑声在夜空中。

"阿千，那是谁？学校的同学吗？真够粗鲁的！"

良之助茫然望着，低首的千代则不觉得赧然。

中

这爱恋之心，究竟始于何时？昨日她尚没有察觉，可如今情窦既开，真还不容易克止。迷迷惘惘似在暗中，音声本是无色，却何以浸染于身？思思念念就此一人，真教她不由得颤抖起来。爱上了这个人，又同时这么的羞涩、内敛、惊慌。"这样说，会不会教他笑，那样子做，会不会惹他嫌？"连个简单的答问都不知道如何说出口来，只一个劲儿拧着榻榻米上的灰尘，诚如俗语说的"积尘成山"，这一刻，她的心思正如山一般。"好想你，好想见你。"昨日之前，曾经如此赤裸裸表白心思的自己，可真是肤浅啊。她自责自谴，既不敢说"隔壁的"，也不敢叫"阿良"。而

不说不叫，心里真是苦。古人说：倘非泪水浇胸前，唐衣都要燃烧起来[八]。她夜夜难眠，即使相思疲惫而稍稍假寐，梦里也是那人的影像，温柔地望入，用手抚摩着她的背，问："你在想什么？""都是因为你。"就像过去那样，却又欲言无语低首。"别瞒住我，太见外了罢。猜你大概爱上了我不认识的谁罢？真教人艳羡。"还这般装傻挖苦人哩。"如果是爱上别的谁，我身子会瘦成这样子吗？你瞧。"他接了她伸出的手，笑问："那么，是谁呀！"正要回答之际，晓钟传来枕边，只得醒觉。原来是日有所思夜乃梦见。想到古诗歌所谓"恨鸡鸣[九]"，岂只限于幽会的男女而已，即使像这样子好梦乍醒的心境，也不无遗憾的。"今天早上是怎么回事儿？你气色不大好呢。"母亲当然不会知道女儿的心事，给这么一问，又不由得脸红起来，内心实苦。

日里聊藉缝纫排遣纷乱的心思，将心乱一针一黹缝钉住。"现在什么都别想。想了也没用。说出来，万一惹人嫌厌，那可真羞死人咧，那才真的没脸再见到他。人家是把自己当妹妹，才会那样子毫无芥蒂地疼爱。如果他要选终身的伴侣，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儿一个人？当然啦，做他那样的人的妻子，一定是貌倾天下，而且兼备丝竹文艺之才。连我这旁观的都会这么想，更何况他自己呢！可别不识相提出高不可攀的事儿，弄到连这多年来的交情都砸了，才可悲。不要想了，不要想了。别对他怀什么私心，只要继续当他是个哥哥，人家也不嫌弃，至少还可以听到他讲些温柔的话罢。"遂下定决心断此念头。然而，不听话的泪水竟沿着双颊流下来。咳，就像是捻好的丝线，一松手，又转弹

回来似的。

“如今反倒是怨他对自己太温柔了。假如他一向对我冷漠无情，倒也不致害人到这个地步。不能忘怀，是我自己的罪呢？还是人家之过？想起来，真恨他。不想听到他声音，也不想看见他的人。听他见他难免想念他，心里也更焦虑。虽然不舍得，不管怎样，如果他真生气了，不再踏进我们家来，我也不要再去他们家了。想起来教人心疼，但若是一旦两个人变成水火不容的情况，那倒也就罢了。好，从今天起，不要再和他见面，也不要再同他讲话，他如果不高兴，那更好。”可是，先一刻才这样下决心，这一刻听到隔壁传来那人讲话的声音，决心马上就动摇。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呀？一心只想见到他。我心除我心而外别无友人可以告白，而眼里除良之助的影像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我所爱的人压根儿不知道世上还有个人恋着他，既然不知，也无从分担此忧。对着如此凡事漠不经心的男人之心，又能说什么呢？日后之事不可恃，自己的身子也堪忧。啊，春天在哪儿？别说是花儿，连墙边的芳草也都青青欲燃哩[十]。

下

“阿千，今天好些了吗？”

说着，良之助径自推开双折的屏风坐到枕边来。这狼狈的模样儿真不好意思教人见到。想撑起身子来，那双胳膊真消瘦

得可以。

“躺着，别起身，病中哪还讲究什么客套呀。如果你想稍稍坐起来，那就靠着我罢。”

遂一把将她抱起。没想，她却正襟坐好。

“阿良，学校不是正考试中的吗？”

“哦，对了。”

“那么，你常来我这儿，这样子行吗？”

“你不必替我想那么多。这样操心，对你的病不好。”

“可是，这样子，我觉得不好意思。”

“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快点儿好起来最要紧。”

“谢谢你关心。但是，这次恐怕是好不起来了。”

“胡说！垂头丧气没信心，病怎么会好呢？你说这种话，不知你父亲和母亲会多么担心哩。这真不像是平常孝顺的你。”

“可是，怎么会好起来……”

有气没力地说着，望着他的眼睛便泪汪汪。“别说傻话了。”嘴上虽然这样讲，可心底大抵也明白。可怜她一日瘦似一日。一边有酒窝的面颊也削陷了下去。原本白皙的脸庞更变得透明起来，几绺发丝散落其上，依旧乌黑，却没有了往日光泽。看着教人心疼。

即使是别人见了这情景，谁又能不断肠呢。忍草花纹的睡衣因久卧而萎软，浅红的腰带在身前随便打个结。这模样儿还能见到几多日呢？往时，几乎天天片刻不离的亲密关系，怎么竟不明白她的心事啊。她那小小的心中到底从什么时候藏着这想

法的？昨日黄昏时分，听她家女佣阿福流着眼泪说，发高烧的时候，频频呼唤着我的名字。难怪阿福要咎责："病都是因你而起。"恨我自己不知道，也恨她丝毫不肯透露。今天早上去探病时，她从瘦了一圈的手指上褪下了一枚戒指，说道："这个，留给你做纪念。"凄然微笑。唉，早些知道就不至于让她衰弱成这样子。都是我的罪过啊！

"阿良，早晨给你的戒指，戴着吗？"

声音微弱。想回答，但是胸口一紧，话也说不上来，只能无言出示左手。她拉过那手，静静凝视道：

"把这当做是我罢。"

话未说完泪先落，就这么俯伏在枕上。

"阿千，你是不是很不舒服？阿福呀，快拿药来给她喝。怎么啦，脸色变得很不好！伯母，请您过来一下。"给良之助大声喊叫的声音惊吓着，在隔壁房间求神祈祷的母亲，和方在厨房净水的阿福，都狼狈地赶到枕边来。千代睁开眼睛问：

"阿良呢？"

"阿良在你的枕边。呶，就在右边呢。"

"阿母，请阿良回去罢。"

"为什么？我在，不方便吗？嗄，在这儿也不碍事的嘛。"

"阿福，你跟阿良讲，请他回去。"

"小姐，您说什么？您不是等了他许久的吗，怎么这会儿又……嗄，若是不舒服，喝点儿药罢。阿母吗，你阿母在后头呢。"

“在这儿呀。阿千，阿母在这儿。好啦，知道了吗？阿爹也差人去叫了。你可要振作点儿。来，喝口药。啊？胸口不舒服？哦，是啦，是啦。哎呀，冒这么多汗。阿福呀，赶紧去请大夫来。

“爹爹，别老站在那儿，看看，帮点儿什么忙罢。

“阿良，请递块手巾过来。嗄，什么？不好意思？还是要请阿良回去？好啦，好啦。我会跟他讲。阿良，你听见了罢。”

可怜，那为母的几乎要发狂了。

女儿一语一喘气，眼看着面色渐转青，生命无常似宵露。良之助很不愿意离去，可又不忍心让临终的人儿多所担忧，只得退出到屏风后两三步处。“阿良。”声音细于丝。闻声回首：“什么？”

“明天，跟你道歉。”

也无风，檐上却见樱花纷纷飘落，满天夕照，晚钟幽幽催人伤悲[十一]。

注释

（一）日本古谚云：“旃檀双叶已闻香，梅花含苞便传芳。”与我国俗谚“三岁知老”类近。此谓千代幼时已显现日后美丽之质素。

（二）古代日本妇女十六岁成人，改发型梳髻，称“高岛田”。“月影”指十六夜之满月，与十六岁成熟之美少女相应。

（三）日本明治时代政治与文化习俗变革，开始积极现代化，民间亦多崇洋，故西装、革履、乘马车、住洋房，成为一个男人成功之象征。

（四）原文作“摩利支天”。为东京上野区德大寺之俗称。

（五）天和二年（一六八二）卖菜家女儿阿七，因大火避居檀那寺，与

寺小僧吉三相爱，祈愿再会而纵火，被处火刑。此事为井原西鹤写入《好色五人女》。其后，琤琉璃（日本传统布偶戏）、歌舞伎（传统古剧）亦多取材于此。西洋镜，为电影发明以前，供儿童、成人观赏之小型幻灯影片机。

（六）寺庙节祭之日，多配合庶民市集。此盲女弹琴，与上文杂货摊，及下文栗糖、甜品、咸烧饼等，皆是市集诸类。琤琉璃有《朝颜日记》，此其中一节词。“朝颜”即俗称牵牛花，朝绽夕谢。

（七）明治时代，年轻女性西洋风之发型。

（八）《古今和歌集·恋二·纪贯之》：“思恋君兮遂多泪。倘非泪多浇胸前。唐衣为燃兮色转异。”古代日人崇唐风盛，衣饰器物名称每冠以“唐”字，以示良质。

（九）《古今六帖·第五·藤原冬嗣》：“恋兮恋兮难相会。夜何其短恨鸡鸣。催人别离兮总无奈。”

（十）《古今和歌六帖·第五》：“春何处兮自东路。芳草青青为传言。彼武藏野兮饶情趣”，此千代借古歌“青青”欲燃，以喻己慕恋良之助之情亦欲燃。

（十一）《新古今集和歌·春下·能因法师》：“山里春兮独来访。晚钟幽幽响音声。落英纷纷兮飘其上。”又樋口一叶自作“空巷寂兮也无风。樱花纷纷落檐上。抬眼忽见兮夕照红。”

译后小记

这篇《暗樱》为樋口一叶处女作，发表于半井桃水所主编的同人杂志《武藏野》创刊号。当时一叶年二十。

这篇短篇小说，写比邻而居的一对年轻男女，青梅竹马，天真无邪，情同兄妹，却因一次庙会市集出游，遭女方同学取笑其

“亲热”，引发女主角千代顿觉心中之恋爱情愫，而萌生羞涩犹豫患得患失之心。往昔坦荡自然的言语行动，一变为内敛抑郁，心疾终导致卧病衰弱而死亡。男主角良之助得知女方之病实由己引起，为时已晚。戴上了千代临终赠送的遗物戒指，被迫催其返家时，千代却以细如丝的声音道别：“明天，跟你道歉。”此与往日吵吵闹闹，隔日道歉和好之无忧无虑，成为对比互应。一叶所要表现的，或者是由孩童成长进入男女爱情世界之悲哀吗？而结束处则以“也无风，檐上却见樱花纷纷飘落，满天夕照，晚钟幽幽催人伤悲”。含蓄的笔调作收。如诗如歌，耐人寻味。一叶所有的作品，几乎也都有这种淡雅而余韵无限的表现。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多变化，但文字精美古典，是一叶作品的特色。由于她身处明治时代的日本，其社会、政治、民情、风俗等，一切皆由传统转向现代化之际，加以个人浸染古典文学甚深，所以她虽以现代小说之形式写作，但字里行间每常蕴含浓郁的典雅风格。作为译者，这种美文的传迻，最是困难不易。若其径采意译，则趣味尽失，唯留单纯的故事骨架；若一一顾及所蹈袭隐喻之典故、俗谚，乃至顶真格、双关语等诸奥妙之处，则恐怕将事倍功半，徒显得冗长费解而已。这一篇四千余字的译文，斟酌再三后，仍不得不设十一条注释，已是我尽量约制的结果。

下雪天

放眼望去,大地一片敷盖着银沙。轻轻如飞舞的蝴蝶,枯木之上竟似春花满开。世人竞相写歌咏诗,雪与花月并称,真教人艳羡。然而,想起难忘的从前,眼前这下了又下的雪,却令我悔憾又悲伤。虽说后悔八千也无济于事,只可惜自己离乡背井告别祖地,又叛离了养育恩深的姨母。如今想起来,实在有愧自己“珠儿”这个名字。想当年,父母必定是希望我洁白无瑕才如此命名,他们怎料想到我竟会经历砖瓦都不如的世事?好比谷川之水流呀流,变成了污浊不清之身。怪只怪自己年轻不懂事,执迷不悟;而那又牵连着一个下雪天。

我的故乡是在山里,一个草莽莽的小村。我们“薄井”家在当地倒是颇有名望的,而我又是个独生女儿。不幸,父母早亡故,我便由守寡归宁的姨母抚养带大。她从我三岁就照拂我,所以视我如同己出,珍珠宝贝似的把我捧在手心里爱护,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七岁就给我挑老师学习,至于丝竹乐艺方面,则由她亲自调教。

岁月流逝,无可止挡。我也不知不觉间长大,衣摆放长了,

眉毛拔细了，私自庆幸着自己总算可以配戴大人用的宽腰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候未免太傻，乡下姑娘怎么比得上都市女孩子的伶俐呢。我的身材倒是长得与年龄相称了，只是仍然懵懵懂懂，不辨男女之别，无忧无虑地迎接十五岁之冬。连我自己都尚未了然于心底的一点色彩，也不知是谁看见了，事情竟然传入姨母耳中，谣传说是我恋爱了。

这世间真是充满谬误。子虚乌有的谣言，如川流波浪，而那个受牵连濡湿衣袖的人，名叫桂木一郎，是我学校里的老师。他是东京的人，相貌英俊，心地善良，学生都喜欢他，亲近他，大伙儿"桂木老师，桂木老师"地称赞着。他的住宿处，在我家北边十条街的地方，就在法正寺的一个边房借宿着。因为从小受教于桂木先生，他自然地习惯爱护我，有时来访我家，而我也有时去他住宿处拜访。他总是在种种有趣的谈说之中寓含着教诲，待我有如妹妹，我则因为没有兄弟姊妹，也十分高兴。当时，在学校里觉得挺骄傲的，可现在回想起来，别人或许会见怪的吧。就算我们俩的心清清白白，毕竟我那时已经是梳着成人的发髻，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而老师三十多岁。《礼记》说，"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我怎么就忘了那教条和他亲近起来了呢！

"世人总是喜欢把眼睛所见鼻子所闻夸大其事，明明是无中生有，但谣言四起浮名不消，徒为白玉添瑕。这不但是你自己一生的不幸，人家还会说：'看吧，就是放任姨妈养，那薄井家的女孩才会这么没规矩，如果有双亲的话，就不至于如此了！'想到你母亲临终时幽幽拜托我：'姐姐，阿珠的事，交给你了。'我眼

泪就流不停。想当时,她那一句话里隐藏着千思万量,有如暗路摸索。我是承担下来了,可现在事情弄到这地步,变成世人笑柄,教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妹妹,怎么对得起咱们薄井家的声名啊。"姨母压低声音,怕引起四邻注意。平日不多言的她,大概深有所思,便谆谆教谕我。

起初,我根本弄不清姨母所指为何,也没怎么在意。渐渐地,姨母的言语变得尖锐了起来。

"阿珠,你给我听着。桂木老师大概爱着你,你也仰慕他的吧。可咱们薄井家是有定规,不跟外乡人结姻缘的。何况,桂木先生学问虽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何人之子、何方之种,怎能够匹配做有门第的薄井家女婿,也不能把你随随便便许嫁给他。就算是你们恋爱,也没办法,假如不然的话,更不行。从今以后,不许跟他来往,也不必再去跟他学什么了。我是因为宝贝你,才尊敬他为老师的。没有价值的人,何必要珍重呢!这些年来,我用心养育你,人人都夸赞,我自己也挺得意的,都只因为这个人,才害咱们弄成这样子!过去的事儿就算了,从今以后,跟他要一刀两断。一方面是洗雪你的浮名,一方面也好教我安心。总之,他是你仇人,你要顾念到家,顾念到阿姨,忘了那桂木,忘了那一郎,连走过他家门口也别进去。"她再三地念叨,令我柔肠寸断,泪水夺眶而出,衣袖遮着脸哭了又哭。

心中委实憾恨极了。"不管世人怎么造谣喧腾,就算是整个村庄都舍弃我,养育我的阿姨眼中总应该看得见我清浊的,而她居然会道出怀疑我污浊的说辞,真教人心里难过。说到我老师,

又不是昨日今日的浅交，应该晓得他端正的人品才是。也不知道是受了谁人谗言的唆动，实在是令人伤心，真恨不得剖了这颗心证明我此身的洁白啊。”我啼哭不停。可是，心底仿佛潜侵了什么，我的情绪却又有如狂奔的马勒制不住。

小帘一层足隔阂，何况是彼此之间距离十条街，而且众目虎视眈眈。秋风乍起，红叶飞舞，自自在在地飘散，也不知要飘到何处远方，真教人羡慕。在那树荫之外，似有什么在招引着我。“啊，老师就住在村郊……”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他居处的模样。日暮时分，法正寺的钟声幽幽敲起，我的心已灵空向往，但姨母的诫言严重，却是裹足不敢前。只盼望着：“但愿老师能够来访。”但是，受浮名困扰的大概不只是我一个人，看来他也是有所顾忌的。音信全断，一日如隔千秋，而度过了有如万代一般悠长的时光，到了新岁初七之日。

姨母想到邻村的亲戚家里拜年。这一天，从早起就阴沉沉的，天黑以后，风停了，可是寒气彻骨，教人不由得心底不安。抬眼望去，空中漫漫都是白飘飘的。“要下雪了。阿姨她不知道冷不冷呀。”我依偎在暖炉边想着。雪霏霏下个不停，像似棉絮满空飞，不多久，一切都在白濛濛的笼罩之下，庭园、篱笆。我悄悄打开窗一丝儿缝，后院子一片农地，田也没在雪中，亩也没在雪中。日日展望的那处树林子，也和天空成为同一颜色了。“啊啊，老师！”我的心不禁激越起来。

果真有什么祸神吗？这时我大概是着了魔了。这一刻的心，到底在想着什么呢？不辨善，也不辨恶，只一劲儿被怀念占

据着，身子却不加思索地逃离了出来，从薄井的家。

我毫不眷恋地，头也不回去看自己的家一眼，急急忙忙跑出庭院口。

“小姐，这下雪天上哪儿去啊？伞也不带。”吃惊的是名叫平助的长工，老实憨厚的男人。

“去接我阿姨。”我撒了个谎。

“哦，她今晚会在那边过夜的吧。你一定要接她回来的话，就让我去。等一等。”他竟来阻止，真讨厌。

“其实，是我想要让阿姨夸我下雪天还来接。我一定要自己去。你就当做没看见好了。”见我执拗，老头儿大笑：

“傻孩子。那您拿着伞。”说着，他把自己手中的递给我，又叮咛说：“好走，别摔跤了。”

“武藏野原草萋萋”那句古和歌说得有道理。有缘有情总关爱的，不管姨母对我多么冷峻、严肃，她都是为了我好，希望我幸福呀。后来我才深深明白姨母的心。

我虽然恋慕着桂木老师，可是说实在的，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成为我的丈夫，也没想到自己会跟他共踏他乡之地。就像窗外的吴竹为积雪压低枝梢，我的心也渐渐低沉，真是罪孽深重。我之所以背离故乡，我之所以叛弃姨母，都是那一个下雪天的狂乱所致啊。

到如今再怨恨我丈夫已属徒然。诚如古歌所谓“都城虽丽人人赏”，“我似山林荫下草”，“冬日寂寥独一人”[一]。用袖端频频擦拭着泪水。回想当初，所有的一切，无非都是谬误。

后来，故乡方面有消息传来。姨母为我悲叹再三，听说那年秋天过世了。真是后悔莫及，而今浮世万事已矣！我竟为一个无情无义的男子徒然默默地坚守贞节操行。我想起紫式部的一首和歌：

降霏霏兮白皑皑，
世事多忧我未谙，
荒庭初雪兮心底哀。(二)

不知情的雪今年又降下，把我家的颓垣破墙遮上了白茫茫的一片。我多么怀念往昔的日子啊。

注释

(一)此处引用《新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等古和歌。本文虽短制，但暗中蹈袭古歌处不少。译文于不妨碍文意处，时则略去，以免繁冗费解。

(二)见《新古今和歌集》冬、紫式部。

译后小记

《下雪天》，是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一叶二十一岁时所

作。采用第一人称口吻，写一个背弃姨母和故乡而私奔的女子的悔憾。日本学界咸认为此小说实基于一叶自身的体验。在明治二十五年一月八日的日记中，一叶记述了她雪中访半井桃水未遇一事。虽然在现实生活里，一叶顺从师友的劝告而与桃水中止交往，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她却反其道而安排了女主人公选择她的老师，离乡背井，叛逆养育恩人而远赴他乡。虽然文中并未详细交代故事，但读者可以从后段充满悔憾的语气中感知，当年令女主人公钦羡崇拜的男人，一旦结婚之后，也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丈夫罢了，而且"无情无义"背逆了感情，遂令她"徒然默默地坚守贞节操行"。

显然，小说中的薄井珠，是樋口一叶的替身，桂木一郎则为半井桃水之投影。作者把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折射成另一种不同的始末，所欲传达的意旨为何？不得而知。但无论现实或虚设，人生种种境遇，往往系乎一念之间，而得失因果却有时又始料所未及。樋口一叶用虚设之笔写成与现实经验相反的情境，或许只是一种纾解，或许竟是一种嘲讽也说不定。

暗夜

其一

围墙之内的广宅不知有几多坪大，紧闭的大门至今危危岌岌，依旧是几年前暴风雨侵袭过的样子。墙间虽然不见瓦松草[一]，瓦溜下却长着苔藓斑驳，能不令人追思往昔？蒿艾花盛之际，犹似移来鹿鸣呦呦的宫城野之秋[二]。想当年赏月的宴席上贵人联袂的景象，可是梦境？而今秋风凄凄，时移事迁，风风雨雨的谣传虽留人口，倒也无甚来访之人，主仆三人就在此中过着寂寂如山居的生活。

诈欺者的下场就是那样！世间人士众口齐声指向这里。其实家无余财，足证非关贪私，但其人虽积阴德却不喜张扬，故蒙受过恩惠的人也不肯出面澄清，致丑闻久久留储于宅内庭园古池。别提了罢，多可怕。人人茶余饭后雨夜之际的杂谈，更是添枝加叶，说到这松川先生的宅第，总觉得有些阴森可怖。

这宅第本来就广阔而人口稀少，而今更空寂有如荒庙一般，

也无心思打理，有些不常用的房间甚至任其外窗紧闭。那所谓河原院的荒邸，大概也不过是如此的罢。女主人虽非夕颜[三]，这位阿兰小姐，朝夕金枝玉叶似的受着呵护，倒是也没有给妖鬼攫去，她能在这种地方寂寂无事地过日子，可真教人好生奇怪哩。

白昼已不好消受，而况入夜之后，孤灯暗淡，对着一室自己的壁影为伴，她悄然独自数着钟声度时，即使是个不畏鬼神的壮汉，回想过去思念将来，也会禁不住冷泪湿襟的罢。时值阴历五月二十八，无月的天空，才入暮未几，已然一片漆暗。屋后如森林一般茂盛的大橡树，有风吹过，音响凄烈，而稍远处的池泉，也不知深几许，浪声传闻，犹似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这些声音她似闻非闻，正倚着紫檀木小几沉思，双目半闭，好像睡着一般。柳眉波纹频频，可是有什么愁烦？近日大热！几将流金[四]，一头丰饶的长发难耐酷暑，今天早晨才清洗过，正乌亮地垂覆着肩膀，有几绺发丝还落在赛雪的面颊上。这等姿色不教赏心人看见真可惜。她的容貌有几分像观音，只是寂寞些，美丽些。

玄关那边似发生了什么事，忽闻人声吵杂不同寻常。仿佛睡着的佳人竖起耳朵来听。火烧吗？争吵吗？难道是那一对老夫妻……她的脸上绽现一丝微笑，但究竟有些奇怪，便正襟危坐倾耳。这时走廊上脚步声大响。

“兰小姐，您在看书吗？对不起，想讨点儿药。”

老婆婆隔着纸门问。

“怎么啦，佐助生病了吗？拿药也得看是什么病啊。别急，

慢慢儿说来听。”

老婆婆跪坐在门边，双手规规矩矩并放膝前说：

“不，不是老头儿。

“今晚，照例的，佐助他又去巡看庭院里面，查查大门有没有关好。侧门有点儿别扭，常碍到手的，他想修理一下，便在那儿开开关关。忽然大街那边有辆车飞快过来，照亮了马路。提灯上印着慈姑叶图徽，他认出是波崎先生家的，以为他来访，就把原本要关的门开着等候。哪儿晓得不是波崎先生。

“那车子过咱们门口时，老头儿也没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有个人在那儿，突然撞着车轮，啊！一声大叫。老头儿不顾把额角碰在侧门上疼痛，赶忙连滚带跑赶了出去。可恶的是，车撞了人还不管，加速跑掉了。

“留下给撞倒的男人，伤势虽然不重，可年纪轻轻却也挺没用，软趴趴站也站不起来，像半死了似的惨兮兮。老头儿看不过去，自做主张，不知会不会挨骂？把那人给拖进玄关里边。也不晓得到底是有气没气。您瞧瞧看。不骗您，怪可怜的。”

其二

数日来的饥饿加上疲劳，身体有如棉花一般软弱，又被车轮撞着，疼痛和惊吓，魂魄都离了窍。有气没气一时如在梦境中。不知何处飘来馥郁郁的香气，胸口顿时清凉。好比给什么蒙着

的头部也慢慢地清醒了过来。稍稍睁开眼睛看看身边周遭。“醒了。再来一点儿药。”微微听见声音，但魂魄仍游在极乐世界似的，枕边的人儿像似菩萨一般。

“真是差劲的家伙，才小指头受了点伤而已。小孩子捕蜻蜓掉进水沟里都会伤到这么点儿的呀。哪有笨蛋就这么昏过去呢！振作一点，喝药罢。”

佐助在一旁啰啰嗦嗦。

“别这么粗声粗气的，人家病后什么的，大伤元气，要安静照料才是。

“这儿不用担心，好好睡罢，在这儿待多少天都没关系。如果有什么家人要通知的话，我们会差人接来。人都会碰到意外之祸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尽量放松罢。看来，伤痛刚刚好，这么晚了还不回家，怕你双亲要着急。今晚就在这里过一夜，我叫人到你家跑一趟。没有亲眼看到，猜东猜西更教人忧虑。通知他们没大碍，好让他们不要太操心罢。你家住哪儿？”

阿兰这一问，这男的才勉强支起身子来。他两颊削瘦，眼睛大而无光采，鼻头虽不低但鼻梁却洼下，衬得那额际更加显著，头发单薄却长及衣领。他欲语先泪，苍白的嘴唇抖颤不已，是因为百感交集于胸口的缘故吗？阿兰静静趋前靠近，想劝他进药，却被挥手挡住道：

“我已经没事了。

“我无家可归，没亲人关心。就算是给车撞了，倒毙在路上，

命中注定孤单单一个人，世间也没有人可怜我。好心人说些窝心的话，对命薄的我来说，只会增加痛苦而已。昏迷的时候自当别论，而今只希望你把我丢弃在门外。活着只合看尽忧苦，一旦死了，这残骸就去喂瘦狗算了。可恨，撞我那车子的徽纹是慈姑叶图案，黑暗中看清楚的那张面孔，一定要报仇。但我对于施惠的善人可是报恩不起啊。

“那么，请原谅罢。”

想要起身，无奈脚步不稳，摇摇摆摆的。

“小心！危险哪。别傻了。”佐助自己也深受过儿子的苦恼，所以禁不住叱责道：“没亲人，那你这身体是谁给你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糟蹋自己！都是因为有你这种混球小子，世上父母才烦恼不完咧。”

说着，要他坐好。那年轻人只顾低着头。

“他大概昏了头罢。说的话自己也没搞清楚。今晚就让他睡这儿，好好休息休息。”

老婆婆解围道。把男的交给老夫妇两人，阿兰回房去了。

其三

墙边盛开的牵牛花朝绽暮凋，尽其生命之本怀。人只要能辨知自己身分际限，又何必为不如意的浮生种种多所忧虑愤恚呢。

他的祖父曾经是地方上的名医，当年车轿子所行经处，垄亩上的村童们都纷纷下跪表敬意的，但曾几何时，家道中衰，父亲不幸早逝，母亲无法正名称妻，过着阴暗的日子。浮生无情，不知是亲族中谁唆谋的，争也没用，明明是亡故的主人的种，神明之前也不怕咒誓，可就是卑贱的身分，人家偏说是起于贪欲之心，母亲只得吞泪回娘家。那时候，肚子里的这孩子才七个月，正是主人过世一十四日的事情。

可怜妇人心，饱受人间冷暖奚落恨事，备感百无聊赖，遂萌求死之念。正今日明日祈愿之际，初产本就是大厄。她血崩骚骚扰扰，也没来得及看生下来的孩子一眼，二十一岁的年华啊，就在秋雨滂沱之中像似随水而逝。

这孩子打生下不辨西东之初就无父无母，除了外公怀里的一点温暖外，也不知这世上还有什么。春风解冰时节，别的村童都在田畔戏耍，独独他避开大伙，越长越孤僻倔强。怜悯他的只有外公一人。“可怜呐，没有爹娘的孩子。好比野地生长的菊，没有竹枝扶正怎能不弯曲呢？都是老天注定的歹命，又不是你犯的罪过，那些笑你没爹娘，看不起你的，可是蛇鬼心肠呀！人说好人头上神明在，都是骗人的。世人都跟我们作对，那我们也只好跟世人斗到底了。阿公死后，不管走到哪儿人情都薄，千万不要相信别人。人家对你不好，你也不必对人好。横竖是惹人嫌的命嘛，也不必背了自己心意去讨好人，末了还弃之如敝屣。”旦暮含泪遗憾不已。越是疼爱自己的孙子，就越是恼恨世人。别人如果敢碰这孩子一根寒毛，不管是村长的孩子还是谁，

不管有理没理，绝对争到底誓不罢休。但是，他们原本是身无恒产的穷百姓，“老糊涂，还死硬。看怎么收拾你！”一旦惹火地主，那就完了。祖孙二人的命如风前残烛，不灭才怪。

女儿死亡后的第十三回忌日，老外公病倒了。他自知这一病将不起，药石罔效。可怜的孙子和顽固的外公二人相依为命，守着茅屋望着屋檐上的月。如果有人听到他临终所留下悲惨的话语，定会吓坏了。这老人倒是临危不乱，“也没有佛祖来唱迎哩”，嘴角竟残留一丝嘲笑。到底是去了地狱还是天堂？方寸之间一息既绝，万事遂休止。

遗留下来的孙子，即是今日这高木直次郎。他年方十九，所经历过的忧伤测量起来委实可哀。离开仰之弥高的鹿野山，遗弃出生地天羽郡。“世间既然背弃了我，不如拼此一身，到东京去修习医学，求得复兴家风罢。”遂背负了母亲和外公的遗憾，也无人可以商谈，但凭一己内心的志向而已。都市里虽未必都是残忍似鬼的人，但不管什么地方，所任用的都是有才气的人，即使稍嫌轻薄点儿，世人总是喜欢那种巧言令色擅长阿谀巴结的。当今之世不知还有像孟尝君一般的明主吗？他自己那颗怪僻的心就像治理乱丝似的，纷纷扰扰而且毫不知修饰，又拙于与人周旋，从来也不会到某博士或什么院长的门前去热心陈述费尽口舌毛遂自荐。像他这样的人，即使愿意出卖自身为食客(五)，有谁会信以为真。到处给人当做是疯子，可真伤感情。有一处人家竟然把他误当成乞丐，叫进厨房里，准备一顿给他吃，引得他火冒三丈，“无礼失礼，奇怪至极！”大吼大叫，外加大

踢膳食而出。

简直就像野猪似的，有勇无智谋。任谁见了都是标准笨人一个。倒也有人可怜他，说什么"谦虚一点，别老端着架子，若是你肯做点儿脚踏实地的工作，我们也可以照顾照顾你。"澡堂捡柴的、面店外送的、仆役园丁，一年里倒也换三十来个零工，耐不到三天工夫就落跑是常事不说，竟然也有嫌老板娘衣鬓凌乱够恶心推开不卖账的，跟老板顶嘴打架弄得不可开交闹进派出所也有几回；这下又多了一个敌人哩。

最近一个工作是在廉价旅馆的暗淡灯下记账，就因为主人一句侮辱的话，他那老毛病又发作。干吗要忍受这个气？把笔折断砚台也砸了。东西南北前途茫茫，露宿山野的孑然一身。大话是说了，一口气也出了，但是今后怎么混得一餐饭吃呢？既然是宁可嚼舌而死也不肯行乞于人家那种硬骨头，今日又空闻暮钟响起，没有巢穴的人比羁鸟更可悲啊。行行复行行颠颠狈狈来到松川家的大门口，霎时之间飞奔而来的车，正如佐助也看到的有着慈姑叶的图徽。

其四

被救的头三天似梦如幻地过去。虽然记忆不甚清楚，最初那一夜，枕边仿佛是有一位女菩萨一般的人细心照拂，朦胧之间又好似听到美妙的声音安慰着自己，被柔软的双手抱着的感觉，

就如同重生在天上一般。只可惜觉醒之后，又好像飞过花间的蝴蝶，分辨不清是我梦蝶还是蝶梦我？(六)

“遭遇浮世孤寂的时候，人心冷漠的时候，来牵着我的手，把头靠在我膝上罢。我俩可以携手共游野山。悲伤的眼泪不想给别人看，但不必躲避我，泉涌也似的泪水，自有我的衣袖为你拭擦。我不会嫌弃你愚昧，也不会憎恨你邪恶。如果你为了过去所犯下的罪而独自苦闷，或者更有些什么悔憾不为人知，不妨告诉我，让我来分担你心事罢。所以在你怀恨时、怨怼时、羞辱时、无奈时、失望时、泄气时、想躲避世人到深山时、杀了人劫了财时、想得高位想获高官时、想观花赏月时、等待风盼望云时，不管是在波涛汹涌的小舟中，山岚呼啸的山阴里，或者是在日光照射不到的谷底，我永远要陪伴在你身旁，酷暑太阳照得大地龟裂时，我变成清水来治愈你的渴，严冬天空降雪寒冷的夜晚，我化做皮衣来为你取暖。你不要离开我，我也绝不离开你，不论美丑善恶曲直邪正，对我无所隐匿无所包藏，你只管自在放松，倚着我的手臂，枕在我的膝上安心睡罢。”

这声音来回在耳边响。究竟是何方的谁人啊？这等温柔的话语，直教他要膜拜，那指端碰触到东西，忽然魂魄便回到现实来。

如此睡睡醒醒，到今日正巧一周。下午才清醒过来，可以进些粥汤。由啰嗦些但是挺好心的佐助和阿素(七)照顾着，都是令他清醒后感动流泪的好人。听他俩说，病中的自己可真个胡作非为，粗暴狂乱，阿素的额头上到现在都还有疤痕，据说是自己

丢掷过去的杯子所致。他们笑说这话时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更教人惭愧得冷汗直冒后悔不已，对于平素心行原形毕露，委实自觉得羞耻。

“也不知都说了些什么。除你们两人以外，不知还有没有别的人听到吗？”

他试探地问。佐助大笑道：

“想让人听，这儿也没有人，怕只有天花板上的老鼠，或墙壁间的蜥蜴罢了，除我们两个人和小姐之外，这偌大的古庙也似的宅第里，连只小狗的影子都不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客来也没有客去。这没有人的宅第本来就用不着去操心的，怕只怕您现在醒过来会觉得寂寞得慌，跟前些时候您昏沉沉的境况相比，今晚可能会睡不好了。睡不着的夜晚，屋檐下的松风，恐怕会教您听不习惯的罢。”

“你说的那位小姐，可是常常出现在我枕边的人儿吗？”

“正是。”

这么说来，那温柔的声音朝夕安慰自己的，并不是梦啊。是她把自己抱在膝头上的。随着身体逐渐康复过来，这眼前叫做阿兰的人，真叫自己来回思索弄不清楚。若说那位梦境中见到的女菩萨是阿兰小姐，那么眼前现在看到的阿兰小姐像是变了一个人；虽然并不是对自己无情，但就是觉得好像中间隔了一道墙，凛然不可亲的样子，如何教人牵依她的手攀靠她的膝呢？曾经要自己用她的袖端去擦拭悲伤的眼泪，可是，如今即使去触摩那袖子的一端，都令人羞惭恐惧，身子颤抖呼息欲停。梦中的女

子是多么美丽、温婉、可怀念。虽然自己已经没有记忆了，总觉得母亲应该就是那样子的罢。然而，现在的阿兰小姐，除了温婉可怀念之外，却又教人感到敬畏可怖，哪儿像是说过要自己将身心都交托给她的人呢。她的头发梳成一个髻子（八），也与朦胧的梦境中所见有别，美貌倒是依稀还保留着记忆里的印象，而朝夕慰问的声音也与前时同样悦耳。

他想，此地终究是他人的家，终究不是自己可以安心托身的地方。然则，自己也终究有一天要辞别这一位温婉的阿兰小姐的。

其五

直次郎想到要辞别，他的心就似箭在弦上一刻不能等，马上通过佐助转禀阿兰小姐。阿兰大吃一惊。

“你自己瞧瞧镜子。像你现在这样的脸色，到哪儿去呢！平常时候可以逞强，生病的时候，身体是由不得人的。别讲这些不耐烦的事情，安安静静养病才好。老早就跟你说过的，在这儿，你一点都不用客气，也不用担心。只要你能回复到健健康康的样子，我就高兴了。俗语说：袖子相触是他生之缘。更何况，你已经在这儿待了十天了，怎能当你是个陌生人呢？又听说你无家可归，真教人担心，猜想你可能还得遭受一些困难罢。至于我嘛，住在这么一个荒废的房子里，将来也不知究竟是怎么个命

运。跟你的遭遇相比，只觉得聊胜于任浮世浪涛漂荡的人而已。我一个妇道人家，或许你也不屑于同我商谈什么，可是咱们同属天涯沦落人，若是你觉得跟我谈不方便，这儿还有佐助和阿素，他们两人年纪大，经验多，总是多知道些处世的道理，应该是可以跟他们谈谈的。我这房子虽空荡荡像个鬼屋，究竟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住的地方，用不着害怕。”阿兰小姐稍带着微笑说。难道她是看穿了自己[九]没胆识不中用才这么讲的吗？说真个的，离开了此地，自己倒是无处可去，病倒在马路上，也没人会来救。直次郎念及此，身体羸弱心志也脆，虽然惭愧，却也不再是开始时候那么倔强，便也不说什么了。

老夫妇两个人则又比阿兰小姐更加添说词：“连我们都想挽留您住到身子稍稍硬朗才走，更何况小姐都这么说了，大可以光明正大待在这儿做食客，一方面做您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时也帮忙这儿一些事情罢。年轻人哪，最不该糊里糊涂混日子了。”于是，他们便这样那样把适合他的事情交由直次郎去办。人家当你是自己人，直次郎心里的芥蒂也少一点。就这么的，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倒也不一定是存心赖着，自自然然像是生根了也似的，不知不觉过日子。

这宅第实在广大，许多地方都照顾不周全，树木生长得极其茂盛。尤其这一阵子以来，夏草肆意衍生，萱草、忍草不说，其他各种杂草丛生割不胜割。屋后的老松要有几人围抱，那枝桠盘错有如大蛇缠绕，下枝垂覆的古池也不知有几多深沉。有处地势稍高，曾经是亭阁所在处，而今徒留遗迹令人凭吊，委实荒废

得可以，不待秋风兴起，只要黄昏日落之际独自伫立，便会不由得教人心生怪异之感。在此一片荒凉的住处，原本就孤沉的直次郎旦夕为寂寞所袭，越发的像似要远离浮世了。

夏夜虽然有月或无月都十分有情趣(十)，而这个宅第的月夜，则又令人联想到光源氏访问在五条居处所瞥见的夕颜花(十一)。阿兰小姐的闺房在回廊曲曲折折的远处，她若是独自沉思，即使呼唤，也只闻松涛之声骚动罢了，真个是深闺深深深几许。

直次与老夫妇同住在靠近玄关处，所以虽然都在一个屋檐底下，却自然地各自分隔着。跟病中的情况有别的是，他也不怎么主动谈话。佐助和阿素俩伺候女主人小心翼翼翼翼小心，简直当她神明一般，为了她命都如尘土可以舍弃。忠义不消说，敬畏有加，把她看成名花一株盛绽似的，又怕凋散又怕人来折，恨不得拿根绳子(十二)围住保护。

由于和阿兰小姐无法亲近，不知不觉地直次也受到老夫妇的感染，身为食客原本可上可下，却也觉得她是个主人的地位了。阿兰小姐可不是那种月夜乘凉之际手持团扇高声谈笑，将那白日暑气拂向竹叶，让蚊香在空中袅袅生烟的轻率的女子，怎么能够探知她这个人和她这个家的底细呢？一切都像是捕捉云朵似的想象，虚实不可辨认。跟佐助和阿素倒是谈到了些许，只知松川某某曾是一位颇有财势的人物，只因为投机失手，白云苍狗化为乌有，余下来阿兰小姐孤单一人。可悲的是还负债累累，就连这个宅第都不属于她哩。

其六

庭草缀露，微风轻拂的一个清晨，阿兰小姐起得比平日为早。

“今天是父亲的忌日，我自己去剪些花儿供奉罢。”她手持着花剪子下庭院。

“抚子花，是后院的比较好看。”

直次也跟随而至。

有机会想趁时间一问此地的情况，直次郎暗忖着：说不定阿兰小姐会亲口讲出来，所以破例地话说得多一些。没想到阿兰今天心情也特别好。她剪完了百合花、抚子花及其他这个那个多种花以后，仍好奇地伫立赏览着自家的院子。直次装得若无其事地问：

“听说今天是为了供奉令尊。您几岁的时候他过世的呢？”

想不到阿兰竟微笑道：

“你也是早早就孤独一人吗。跟我可是真像啊。”又说：

“走这下坡路到那边去休息一下。累了就不想多说话呢。”

“那么，回去了吗？”

“不，不。稍微再待会儿。”

遂走向苔滑的小径。

“哦，危险。”

“对不起，让我靠一靠你肩膀罢。”

说着忽地靠过来走。

走下来正好是到那个池塘的旁边。直次把一株树根上面清了清说：

“坐这儿罢。”

“真好。今天好像是让弟弟照顾似的。你也过来坐坐。”阿兰让出一半的位置。

“怎么好意思。不敢当。”

直次径自在前面的枯草中蹲下来。

“听说你双亲早早过世了吗。我也没见过自己的母亲，是由父亲带大的，所以特别怀念他。平时还好，逢着他的忌日，更加思念。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怎么都没法儿忘怀。你大概也能了解我这心情的罢。”

“是的。”

直次也禁不住眼眶湿了。

“那么令尊几年前去世的呢？您的双亲应该是还年轻的罢。”

“不。倒也不怎么年轻。八年前过世的。想起来倒像是做梦一样。”

“那是患了什么病？突然过世的吗？”

直次追问。

“什么病？不。我父亲是在这个池里投身的。”

阿兰斜斜地俯视直次惊吓发青的脸，冷冷的眼中浮现一丝

笑意。

“我不懂《平家物语》中那个诈‘水底有都’诱帝入水的尼姑是怎样的心态[十三]，可我知道父亲是厌倦了这浮生忧愁，想寻求一个可以安眠的处所。虽然波浪表面上看来骚动着，那底层应该是沉静的。世事多忧，躲向何处？山边嫌浅水涯也枉然，恐怕还是这个池底好去罢。”

她静静地凝视着水面说。

风吹引得松涛高响，池面微波兴生，众草披靡，令人不由得背脊发凉。阿兰小姐犹不思起身。

“直次，你为什么这样拘谨？别只是教我讲，你也说说话呀。”

但他越发的说不出话来，只一径低着头。

“唉，真是的。怎么像个女人啊。”

给她这么一取笑，“到如今都隐瞒不住恐慌形于色，难怪教她笑啊。跟自己这胆怯相比，阿兰小姐可是强得多。看她自自在在地谈说，反观自己呢，连听她说话都觉得魂儿都没有了呢”。直次心里这样想着，表面却不敢言语，只盯着阿兰的脸。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吗，觉得那面色倒是有些苍白。

“这种话恐怕是不适合跟别人讲。世人总爱说这说那，轮到亲人的事情就尤其不舍。你听了这些，可能不舒服罢。我不该讲的。”

她的表情有些变化。

“哪儿的话呀。请不要这么想。我也不会去跟人家讲的。

请千万不要担心。”

“真的是把你当弟弟一样，所以把心底的话都跟你说了出来。不好意思啊。听过就算了。咱们走罢。”

说着，阿兰站起来。

“花，让我拿好了。”

“不。倒是让我扶一下罢。”走那条小径时，她把一只皓白美丽的手搭在直次的肩头。

“看来小巧，毕竟是男人个子高啊。你几岁了？十九？二十？跟我比起来该是弟弟的样子。我呢，看起来是几岁的样子？”

“可能是大一两岁的姐姐罢。”

“哪里。都近花凋色衰三十的二十五哩。”

“真的吗。看来多年轻啊。”

“这究竟是夸奖呢？还是挖苦人！”

说着，她脸色都红了。

其七

女子只要温顺柔和就好了。若是另秉具一些特性，能顺应好运气固然更佳，若其遭遇浮世风浪逆流，面对岔道之际，究竟何所适从须做抉择时，偏又向不幸的一方火上加油也似的燃烧了起来，即便是释迦和孔子牵着她双手说教，也还猛摇着头“别

说了,省省力罢”。尽管眼眶里噙着泪水,也不让人看见,也不肯滴落。这叫做倔强不服输。所谓丽质天生者乃在脸上,姿态绝佳,家世也不错,如此条件倘使身为人妻,真个洁白无垢完美无瑕。可怜这就是指阿兰啊。

她丧失了天地间唯一的亲父。而且如果是说侍候病榻几多日后药石罔效尽天年,犹有可解,却竟然是留下所谓诈欺之恶名,何况又是自沉于池底化为泡沫。追究起那罪因,恨不叫冤说“天道是非无差别”。尽管真正有罪的是那些蓄着胡须满口正义的高官辈,父亲却是他们手下首当其冲供差使的人。人家要他一个人嗜毒膳做牺牲品,剩下的却高枕无忧梦春夜的花。对于他所遗下的女儿阿兰,容或感到歉疚,但门庭既荒车马稀,万一过访,则恐世人不知如何传闻。唉,再没有比人心更丑恶肮脏的了!

人说“巫峡之水能覆舟[十四]”,阿兰就像一叶孤舟在那险水里漂荡,一颗少女的心充满了悲愤恐惧。“好罢。我好歹生为父亲的女儿,得干一下。恶就恶罢,反正也不会有人夸赞是善的本性。表面上装得一派温和,干他一番,若其事败,也就算了。父亲已经在黄泉向自己招手,虽然不是九品莲台的上品[十五],好的住家总是在那里。那就梦途游一番罢。”这可不是一时兴起的决心。时则泪欲滴落胸襟,却张笑半颊。抬头忍看檐端的野草日荒,却又佯装风流识趣,心中的伤情有谁知晓呢?

千万试不得的是恋爱。初时偷藏于衷的感情,终究会彰显开来而难免烦恼,相思又被相思,最苦恼莫过于单相思。[十六]

当时番町有一个叫做波崎漂的众议院著名的美男子,年少的议员。从不远的辖区选出之际,倒也没有什么教人议论的瑕疵,其秘密在与松川家之间。据说他的财产一半来自什么地方哩。松川氏在世之时,二人亲密的交情无人不知,甚至还有人传说松川家有了乘龙快婿人选。讵料,浮云来遮,扶桑影昏,一切起变化。波崎出游外国,历经年月,归来时其人已亡故。今日振羽拂去往昔尘埃,委实不可一世,难道要阿兰再度提起过去种种缘由吗?所谓衙门官厅那种臭味儿,可不是女子所嗅闻惯之处,而人家既已贵为驸马爷,自然是受人敬重身势不轻,加以能说擅道忒会感动人。诚然,阿兰就是被那三寸不烂之舌所摆弄,直到二十五岁之秋都独眠单寝哩。

到底为谁守着贞操啊,长青之松(十七)竟落得遭人遗弃。回顾自己这一生,不由得嗟叹浮世多忧,嵯峨野的佛堂嫌远,就此虽然即可遁入空门着尼衣墨袖,难道只为那男人心而秋色独赏(十八),念诵半生不熟的佛经弃绝世事吗?

哦,不,不。要狂,就要与世共黑暗。运气好的话,做个留名千载的女子,否则只图一时荣华,末了化为山野之露算了。

阿兰自忖本性之中所含女夜叉成分委实可怕,可是事已至此,不必后悔也不必恨,浮生如梦,这一切都因恋爱而起。最可怕者,莫过于拭干泪后的女人心了。

其八

夏季已过，已属风吹芦苇的秋日。松川宅的日月是如何度过的呢？阿兰小姐、佐助夫妇和直次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直次已经放弃了原本一心想修习医学的愿望，可说是这男子唯一的变动了。

“我一定要做到。即使粉身碎骨都要做到。精诚所至，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好歹我也是一个男人，绝不能后退的。过去百般受到村子里大伙儿欺侮，来了都市以后，也还教人看不起，说我没出息，才真气人。若是不好好儿做给他们看，那就连一点儿骨气都没有了。我看起来像个没骨气的男人吗？”

起初，谈到这件事，直次总是青筋暴露地击打着榻榻米叫喊。

“这小子，做医生跟种萝卜芋头可不是一回事啊！”佐助毫不留情地斥责他：

“做不来就算了罢！”

阿兰小姐则耐性地听他说话。

“可怜。别这样子责备他。真的那么想的话，也不是做不成的，只是，这世界竞争激烈，人本来就多，年年困难增加。再说，没有学费来源的话，不是更不容易吗？你说精诚所至什么的，但你宝玉一样可贵的清廉节操，现今世人却看成瓦石一般不值钱。

我不忍这么明讲，可世事往往多折磨。你若是能够领会到这一层，还尽力去做，能成功当然是很好，不过，恐怕还是不太容易的罢。”

自从他离开家乡以后，一心向前奔跑。说出口的话，绝不想撤回，但是屡次遭受打击、轻侮，末了还被车子撞倒，几乎险些儿变成终身残废，幸蒙有爱心的大恩人救起；然而，浮世多忧，秋风也一样吹过这里。门墙荒废，可怜美玉隐埋在尘中(十九)，旦夕的生活何其悲苦。

天道为甚不能常与善人啊(二十)！我祖、我父，直到我这一代，连飞虫一只都不忍乱杀，里巷有小狗饥渴，我都愿以自己的饭分食，何曾想到自己会变成树敌受恨无家可归的人呢？到如今，难道还得要取媚于世人以贯彻初衷？这途径可是自己所讨厌，最讨厌的。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人捧着草鞋(二十一)，像狗一样地趴从，等到一旦成了医生，便自视仁术什么的。真是肮脏啊！这样的事业不要也罢。算了，不干了，断绝此念罢。即使做个浮世的无能猴子，也不要做肮脏的男人。一旦断了此念，便再也不提此事了。

可是，既无处可去，世间又充满了仇人，自从万念成空以后，真不知如何处理这一身。遍寻不得自处之所，而这个墙垣荒废满园秋草如野的宅邸里，却有一位阿兰小姐，似风中颤动的女郎花(二十二)，令人怜恤。

“自己本是个愚骙的人。阿兰小姐是一个女子，可她意志坚强不可计。我诚懦弱之辈，她虽坚强毕竟孤独无依无靠，一根柱

子如何抵得住将倾的大厦呢。佐助和阿素夫妇忠心耿耿献身侍主，终究看来还有不足之处。伺候那样一位纤细的女主人，就好比狂风欲吹花要散，挡风的袖子何其狭窄何其狭窄啊。他们俩跟主人或许是有几代的因缘，我不过是蒙受昨日今日之恩，但既然也沾到恩情的甘露，那就不必计较时间长短。说来也许嫌夸大口，但已经把自己的命献给阿兰小姐了。这个誓愿既定，浮世种种便可断绝思念，死生由之。”直次虽没有说出口来，那决心却已彰著在面上。

人的心真是奇怪。直次越是喜欢阿兰小姐，佐助夫妇就越对他冷淡起来。当初全不相识，把他抱进宅里照顾，虽然是出自真诚，至今都不改，可他“这也阿兰小姐，那也阿兰小姐”，简直就像是他一个人的主似的，真是不懂道理不识相啊。就连阿兰婴儿时就抱过她的我这老头儿自己，有些心意还得保留一半去伺候着，这才是世间一般的礼俗。哪像他无家可归给人救起的忘恩负义家伙，竟然以一派小姐的弟弟自居呢。真可恶。这种不懂事的人呀，不当面教训教训怎么成！瞧他唠唠叨叨地数骂不已。这其间说不定还有老人家一股竞争的火燃烧着哩。害阿兰也不知道该袒护谁好，一个人空着急。

其九

秋暮，夕日灿烂，归鸟声寂寞时分，真稀罕的，有个黑衣装束

的人力车夫带了装着信函的盒子来，说是波崎家差使。赶巧，阿兰正在欣赏着藩篱边夕阳照耀下的菊花。阿素把信盒子呈上，说：

“真难得，您有信呢。”

阿兰接信顺口道：

“不是所谓‘白纱袖’(二十三)，竟然是信呐。”

遂步入房里。

那信文长长，几有一丈之长。“久违未通信息，望勿相责。心实念君，唯俗务缠身，处世有若小舟披分芦苇而行。今日始得告假来染井(二十四)邸闲居独处。谅君当知其所以，此地稍避人目也。本拟趋访贵府，报吾心事，因忌世间耳目嗅觉特烦，遂只得托此车以奉告也。”能书擅写，墨痕淡淡。若是往昔，阿兰大概早已经魂都消了。

“瞧这，阿素。波崎先生还是会说。”

见她一点没有高兴的样子，阿素觉得有些纳闷，催促道：

“您倒是满笃定的样子，可人家一得空就迫不及待的习惯，您也知道的。快些准备罢。车子也在等着呢。”

“哟，老太婆，还劝我去呀。真是老实人一个。”

阿兰心里暗笑，径自写起回信。

接到信便心存万一的希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今的阿兰早已弃绝掉那种纯洁的千金小姐习惯。他这套老掉牙的讨好手段，再也不会让她欣然感动赴别墅去看他脸色了。男子无情，音讯断绝，这类事情世间亦常有，倒也算了。可恶这男

人，自恃他位高权势重，到底想玩弄我到什么时候呀！父亲既已背负了诈欺投机的污名，至今都去不掉被人嘲笑为杂耍帮闲不务正业。说什么避人耳目偷情，这都是表面话。他若有真心，暗夜里赤脚跑千里来会，才见得诚意啊。他在那个离此不远的染井别墅一个月度过几日，其实无需看报纸都可以知道。特别绕道我家门口去别处，不得已而非得经过不可时，则特令车夫飞快跑过门口。为了怕遇见一个女子，所费的心也未免太多了罢。真是无聊可笑，难道是因为我而害他的天地变得如此狭窄吗？为着想要突破委屈求广大的空间，竟要欺骗我，说什么心实念君云云。还要教我认清现实别强求，又说什么虽然无法明媒正娶，一辈子会照顾我云云。很明显的，他以为把我摆在暗处别人不知晓，那么他就从此可以放心了吗。或者他也会担心，这女人不知什么时候会来报仇也说不定。他担心的是有道理，我正有这个意思。我可不是里巷夫妻见弃于对方那么好说话的。大家都是有身分不堪受世人攻击的，互揭疮疤总是不好过的事情。至于我自己的仇恨呢，慢慢再说罢。阿兰独自一人在心底冷冷笑着。

回信仅书："不巧正患感冒，狼狈何似。恐君会而见嫌，特请原谅。谨此。"表面上应付得漂漂亮亮，令使者带回信去。

波崎的人力车有时也会经过此门前。直次被撞那夜，那辆车的提灯上印的是慈姑叶图徽，今天这车夫所穿的褂子上缝贴的徽章也是慈姑叶图案。这个和那个，究竟是否同属一个来源呢？直次对这个罕见的差使有些疑惑，所以一直盯住眼看。当

其返身回去时，那背影上的徽章，却忽然吸引了他的视线。

“他是哪儿派来的差使啊？”

他问佐助。

“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家里总会有使者来的呀。”佐助冷冷地回答。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可是，讲一下哪儿来的也不妨罢。何必要这样子带刺儿像吵架似的呢！”

见他低声下气，佐助便也回说：

“跟你讲也没用。信是给小姐的，除了她也没人知道。是波崎先生，报纸上常见到的一位议员家派来的差使。”

“那是她的亲戚吗？怎么也没见过上这儿来呢。我没来此以前，曾来过吗？”

“咳呀，真啰嗦。打听那么多干啥。”

“不干啥。只是那人穿的褂子上缝贴的徽章跟那夜见到的相同，觉得有点儿怪，所以才想问一问。”

“难道想逮着人家，把他小指斩下一截不成！你这家伙真可怕呀。你上辈子难不成是毒蛇吗？不过，话倒要讲回来，还记得那一晚的仇恨呐。不错啊，有志气。我还以为你早忘了恩，仇大概也记不住的，还真是个男子汉哩！”

也不知道是哪根筋碍事了，讲了将来准后悔的话，佐助竟然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平时一定会口沫横飞地与之争论的直次郎，这会儿却一言不发，似为某种事而钻入牛角尖。当晚他去找阿兰，促膝而谈，泪流满面，向她告白心事。佐助在房外偷听，也

哭湿了衣袖，可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年轻人影淡歹期近了呢。[二十五]

其十

和歌三十一个字，虽然可以妆点门面虚饰风雅，可是幼小时候近似愚騃的诚意何以全都消失了呢？那一晚，夜阑灯下惊动了阿兰。直次两眼泪汪汪，心事重重，双手并放在榻榻米上，委实吓了她一大跳。

“不用跟我客气。有什么话，直说罢。”

她温婉的语调，更令他把持不住自己，泪滴洒落在膝上，终于下了决心说：

“请让我告假。”

就这么一句，也无前言也无后语，教人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意思。

“又是起了争论不成？老人家顽固，唠叨些什么，别放在心上，否则日子不好过。他不是个坏人，大概是想为你好而讲的，千万不要介意才好。唉，到底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生气呢？”

阿兰小姐照例又在劝慰。

“不、不、不。他没有唠叨什么，吵架是常有的事。只是，我对自己不耐烦，不想活了。”

直次整个身子冲倒在榻榻米上哭起来。

“直次，你想死啊。真的吗，真的吗？”

她坐直了问。

“死，怎能说着玩儿呢。那一天陪您在院子里游览，您说老爷自沉在那池塘里。您说那儿是浮世之外的一个安静的地方。到如今我都忘不了。我的心就是骚动不已，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没有片刻安静的时候。可一生下来就不幸不快乐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倒霉一辈子，这本分义务就尽了呢？蒙您照料，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不瞒您说，您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在您庇护底下，也曾有过有意思的事情有趣味的事情。在这世上初初尝到这滋味，就要结束了。我已明白这一层，再也不能滞留在这可悲的世上了。说来有些婆婆妈妈的，可就是不忍不声不响放下恩情深重的您离开这世间。感谢的话，说也说不尽，只恨自己口才拙笨，但愿您长寿多福。我生为愚骇的人，没能够报答您的大恩大惠，但愿死后以我灵魂来保护您。”

他啼啼哭哭道出，言语悲伤感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仰慕您，也不知道为什么爱恋您，可这种感情一日比一日深，一时比一时增。我的心被您吸引，晨昏就只见到您的身影听到您的声音；若是就此满足倒也罢了，偏偏我心火燃烧，自己都不知所以，最后只有深深责备了。静静回想起来，真是冒犯，也不晓得这难为情的感觉究竟是躲藏在哪里？如今悟出痛苦的由来，恨不得把自身撕裂弃市。今天下午看到那差使，听说是跟您有缘分的人家派来的，说来难为情，我真的嫉妒了。很遗憾教我撞见；不看还好，偏又看到那车夫身上穿的有

那个可恨的慈姑叶图徽。我这人神经病,那一晚乍看见车子里坐的男人微微有些胡须,就是那个、那个,叫做波崎什么的家伙。说是国会议员什么的,世人还挺尊敬的样子。大概是那家伙。我跟自己讲,不要胡思乱想了,可是讲了几次都没用,这事情就是烙在脑子里。怀恨大恩人的情人,就等于成了您的仇敌。这个念头越来越强,怎么办呢?自己想想都可怕,所以想把这身弃绝算了,可又不想因为我的死而为难您。或许是我的想象错了,今天那封信可能并没有像我妄想的那种事情,只是,我的心显然已经朽腐了,要忍受这种不再清纯的思想,就是已经犯了大罪。不管我表面上怎样伪装瞒骗他人耳目,我这颗旦夕纠缠您的心实在可耻。身在地狱饿鬼道的我,即使听见您美妙的声音,恐怕也会有炎火焚身的痛苦罢。人心不可测,回想我过去到现在的经历,随着时光转移,日后也许自己都不晓得会变成怎样一个我,不知会做出怎样的事情呢。我现在死,实在无法报恩于万一,只希望不要再为害于您。您可能会讨厌我,可我死后能求求您吊祭吗?"

直次眼泪直流,发自内心的话颤抖着,双手置于榻榻米之上一动也不动,诚惶诚恐的样子,如何能不令人感动。

其十一

"是谁说过爱情不可恃,是谁说过爱情无诚真。昨日的述怀

令我羞愧。直次真的这么思念我吗？我没有这样子思念你。我怜恤你，可没有倾命爱过你。而今日现在，你成了一个真正可爱的人。说实在的，我，松川兰到如今都没有一个可以亲口说爱过的人，这一生也没有倾心恋爱过。年少不懂事的从前，能动我心的是春风啦，才智啦，总是为容貌或者一些外表而心乱。就像今儿白天里送信给我的那个波崎。这么说，可能你难免觉得我不贞，然而不是我不守操，所谓'班女闺中秋扇色'(二十六)，我也是受秋风之害的人。遭人遗弃而埋怨是不智，但受人玩弄，你别责我可怕，不知什么时候，魔鬼已经进入我的心中。在你面前，我觉得抬不起头来，我是一个恶人。你不会嫌厌我这个恶人吗？不觉得我可怕吗？如果你不会厌嫌我这个恶人，不怕我这个恶魔，那么从今日开始你做我兰的心中的丈夫，把兰当成你的妻子罢。

"可是，这世间的缘分，你得要放弃。我也会放弃。知道你爱我，这事儿很难教我说出口来，挺痛心的，可是，请你把咱们相遇的事情当做是不幸的会合罢。如果你真心爱我，我现在就想请你把命赐给我。你可能会觉得我词不仁心不慈，世上不会有这样的情侣，何况而今我得悉你可贵的衷情，要说出这种不情之请求，委实有如吐血一般痛苦。今天写信给我的是我从前的爱人，而今他是我的仇人，是我心的手铐脚镣。我心中充满了非断绝他的命不可的执念；这大概也是爱的一部分罢？我不明白。但是我恨透他，这个恨日夜难断。我想亲手杀了他，可请你体谅，我此身还有日后之用。也许是贪心罢，我还得继承先父的遗

志，所以恳求你替代我这条二十五年的命，请牺牲你的身子，把这事儿办了罢。天哪，究竟我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可怕的女子呢？”

平时不肯轻易掉眼泪的阿兰，竟也泪水沾湿了袖端。

“你所怀恨的必是身家慈姑叶徽的那人，我确信是他无疑。他要飞车去染井的别墅，不巧又在我家门口出了那件事。他怕事逃之夭夭。你的伤是他造成的，但原因却在于我，想起来罪都是由我。我不但没有救起你，其实反倒是险些儿导致你死。一切都是因缘际会。把你的命赐给我罢！你的命运可真是硬的。你只要事后逃过现场，趁着夜晚暂时躲一躲，一旦进到大门里就安全了。你知道这儿根本没什么人，连狗洞都没有小狗进出，屋主是个女人，警察也不会注意。你只管逃就是了。”

她悄声说。

直次郎默默地听。

“您别再讲，我懂了。听您刚才所说的话(二十七)，今后再也没什么遗憾了。我本来就没打算要活过今晚的。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一定会把您吩咐的事情完成。这辈子从来也没有达成过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总是给人看做一事无成不中用的榜样。能为所仰慕的您舍身成就此事，只要您日后在心里头赞赏一句‘直次不愧是个男子汉’，心愿已足。就算是当场被捕送绞刑台，也不会后悔。只遗憾您方才说要我事后逃离现场什么的。可能是您慈悲罢，可是想逃，这么卑怯，怎能杀人呀。我虽生性钝鲁，可不想懂那种工于巧计的做法。在你死我活没有其他第

二条路可走之际，还想存着那样子污秽的心思多所顾忌的话，怎能够痛痛快快达成任务呢！若是被对方先杀了，那是一了百了；即使完事后被捕，我也绝不会把您的名字说出来。请不要挂虑，罪都由我一人担。万一我命大，逃得过现场，也不会再度来拜会您了。千忌罪状暴显而连累到最爱的您。请让直次就此告辞了。只当我不在世，事成与否，请就便打听打听罢。那么，跟您就缘尽于此了。我这就去赴死。"

既已下定决心，泪水也不流一滴，可那影子悄然映在房门上，长长，长长，长长的。这一夜的事情，阿兰忘也忘不了。

其十二

直次当夜趁黑离开了松川宅。

天明后，佐助夫妇才发现，吓了一大跳。平时虽然对他唠叨惯了，可怎想得到他竟然会不告而别呢。真令人担心。他们夫妻两老难免猜东猜西。阿素更是每天早上祷告神明，别让他出事才是。

时间流逝，冬天来临。事情发生在波崎番町那边的本宅。他出席了某大会，担任干事之职，席上演讲获得满堂喝彩。回家时带着醉意在车上半睡半醒地晃摇着。到得家门前，忽然暗中闪现一男子，抓住人力车前的布帘往后一拽，车箱连同里面坐的人一齐倒翻，被那男子说时迟那时快地押住，亮晃晃的白刃抵在

脖子上。也不知是那刀子钝嘛还是怎的，只面颊上刮擦到一些。受到轻伤大声呼叫的声音响彻四周。“完了！”那男子拔腿就跑到什么地方，一会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次日早上，报纸的新闻大大地刊出：某党派人士与某某俱乐部的谁谁有过节，因有嫌疑，为警察拘捕，终因证据不足而释放云云。最后，也没弄清楚究竟是谁干下的事。一个月之后，也无风声也无余波。

波崎脸上的伤更是半个月就治愈，他的身价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即使留下伤痕，也是遭人袭击所致，他可没有逃避，还挺自负的。真有趣。世人都夸他才子之君聪明之人，万万岁！而再次失败的人，则是永远出不了头，只能躲入暗处。同样在世上而天地逼仄，那直次郎究竟哪儿去了呢？自沉河中还是隐避山奥？或者竟心机一转重新做人吗？

更奇怪的则是松川宅的故事了。这事发生后三个月，大门焕然一新十分气派，破旧的铺道也整修过，日日园丁啦木匠啦进出频仍，显然是换了屋主。至于佐助夫妇和阿兰小姐又去了哪里呢？世界辽廓，那是全国到处汽车愈为增多的时期。

注释

（一）瓦松，昨叶何草之异名。此句蹈袭白居易《骊宫高》句：“墙有衣兮瓦有松”。

（二）宫城野，在今仙台市近郊。《万叶集》以来，其地多为文人咏秋之背景。

（三）《源氏物语》中光源氏曾过京都河原之荒邸，与夕颜相遇。其人后中邪而死，故有此联想。樋口一叶熟读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此篇前段部分引用颇多，译文径简化之。

（四）《淮南子》："大热铁石流金。"又前之"柳眉"亦蹈袭白居易《长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

（五）当时青年学子往往寄宿有地位人家，食宿免费，稍事杂务以换取攻读大学，称之为"书生"。

（六）此处明显蹈袭《庄子·齐物论》。

（七）佐助之妻名。原著作"おそよ"，无汉字，姑以音近之"素"代译之。

（八）原文作"岛田髻"；为当时未婚女性所梳之发型。

（九）指直次郎。

（十）此暗含《枕草子》第一段之意。

（十一）此句引用《源氏物语》第五帖《夕颜》。光源氏过访于五条疗病的乳母，因瞥见墙边夕颜花而与楚楚可人之女子发生一段缠绵悱恻之爱情故事。原文着墨少而含意深，译文不得不稍加润饰之。

（十二）原文作"注绳"。为日本神道用以区隔神圣地带或神木之祭祀用绳。此表示佐助夫妇对女主人敬畏如神也。

（十三）典出《平家物语》卷十一《先帝投身》。皈佛为尼的平清盛之妻咏"浪下亦有都"，劝慰安德天皇投水。

（十四）典出白居易诗《太行路》："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

（十五）谓死后安坐极乐净土所开莲花，依生前之功德分为九等（上、中、下各三品）。"上品"依《观无量寿经》九品往生之教说，为上位三阶级总称。

（十六）此数句，原文蹈袭古代和歌多阕，而文字缠绕，又多取日语音义相关之趣，无法以中文译出，故径取意译。

（十七）松叶长青，以喻贤贞之身。又日语"松"与"待"同音，故以称阿兰为波崎久等守身之贞操。

（十八）嵯峨野，为京都附近胜地，其地佛堂则引用《源氏物语》第十八帖《松风》文。此数句亦多袭典故及双关语。日语"秋"与"厌"同

音。谓男子厌弃，害女独赏秋色（嵯峨野以秋景著称）。

（十九）美玉，指阿兰。谓其遭世人冷落，有如美玉隐没尘中。

（二十）《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二十一）丰臣秀吉出道之前（当时名木下藤吉郎），为织田信长捧草鞋。比喻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屈尽自尊。

（二十二）"女郎花"采直译。为秋天七种野花之一，黄花龙芽。以其日文俗称富女性趣味，古代和歌多以喻女性。此指生长深闺中而自幼饱受家庭变故困难的松川兰。

（二十三）此典出《古今和歌集》秋、纪友则之和歌。其内容谓：赏花等待恋人，菊花之白色令人疑以为恋人之白纱袖也。

（二十四）今东京丰岛区驹込附近。

（二十五）日本古谚语"身影消淡"，谓人的元气消褪，死期逼近。

（二十六）引用《和汉朗咏集》（卷上，冬、雪、尊敬）。班女指班婕妤，谓秋扇见捐，见弃于君主。日语"秋"则又与"厌倦"同音，前注（十八）已说明。

（二十七）指阿兰许以心中之夫妇事。

译后小记

本篇完成于明治二十七（一八九四）年。时一叶二十二岁。一叶的作品在夜景的叙述上，往往有月照览，但此作无月，故事在黑暗中进行。"暗"象征着女主人阿兰的心。松川宅广大但阴森可怖，而屋主阿兰之父投身自杀的后院池塘四周，更是幽暗神秘。

故事中的波崎漂象征着走在时代前端的得意者、成功者。

为父复仇的阿兰和为爱而代她执行复仇任务的直次郎(原著时或称直次),则代表阴暗的失败者、潦倒者。文末:“那是全国到处汽车愈为增多的时期。”标出明治时代的日本,已从传统古老的社会,迈向全新的科技文明之途;或许道德、节操、价值观,也不知不觉中在改变吧。

大年夜

上

井深，须赖辘轳纲绳十二寻(一)之长。厨房面向北边，十二月的寒风冷冷地吹着。哦，真受不了。在炉灶前烤火取个暖，一分钟竟觉得像一个钟头那么的长。连劈个小柴火都会挨骂，做下女的可真是难为啊。

当初，仲介的老婆婆说："他们家小孩，男女共六人，不过，经常在家的，只老大和底下两个。那太太虽然脾气霸道些，日后你只要会察言观色，应该也不难伺候，反正既然是吃奉承这一套的性子，就看你怎么应对，将来也不愁给自己添增半襟半褂围巾带子什么的。人家财富是城里第一把，可吝啬小气也不下第二；好在老爷人好，你要弄点外快，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吧。万一真做不下去了，只要给我这儿捎个明信片，不用细表，想找别处工作，保证跑断腿都给你觅到。伺候人家的差事呀，秘诀只在揣摩表里啦。"那人说的话怪吓人，可又觉得，凡事只在自己的一念，绝

不会再去麻烦她了。又认为只要做事卖力，便不会不讨人欢喜；这就是侍奉这位魔鬼一般的主子的缘由。

拜见过主人的第三日，七岁的小姐下午要去舞蹈师父那儿表演。太太命令在服侍小姐晨浴时准备妥当。霜露结冰的清早，她人在暖和的被窝里，大声敲打烟灰缸，这样那样地吩咐，简直比闹钟还刺耳。不等她叫唤三声，便即急急忙忙颠倒衣裳走出门外。晓月照着井边，寒风刺骨，教人睡意全消。

浴缸虽然是装置的，并不算大，却也得靠双肩担水，满满两木桶来回走十三趟。挑水挑得满头大汗，脚上穿的做工用粗木屐，系带都已松弛，得把脚指抬浮，不然会滑脱；穿着那样的木屐，还得担重水，更加的脚步不稳。走着走着，就滑倒在井边的冰地上。一刹那间摔个大跟头，让腿在井口边儿着实地碰撞，可怜雪白的肌肤上留下了青紫斑痕。木桶子也打翻了，一个还算完好，另一个却脱了底部。也不知道那木桶子一个值多少钱？伺候早餐时，只见太太的额际青筋浮突，仿佛家财就会因此损减也似的怒目相瞪，一天都不讲话。隔天，举箸放筷都要叨唠："这家里的东西，可不是平白得来的。别以为主人家的就粗心大意，要遭天罚的啊。"一天念到晚，还逢人便告。害年轻的心底，无限羞愧；其后，凡事谨慎小心，总算不再犯同样毛病了。

"世间雇使下女的不少，可没见过像山村家那样勤换下女的。一个月换两个人算是平常事，有的三四天就请辞回去，更有住了一夜就逃走的哩。开天辟地来(二)追寻起来，屈指数数，恐怕那位太太的袖口都会磨损呢(三)。想想阿峰是真有耐性的了，

如果再要对她苛刻，真会遭天罚哟。今后，虽以东京之广大，想当山村家下女的，大概没人喽。”有人同情，称赞，褒扬。“再说，那女孩子长得挺标致的。”男人总会牵扯到这一点。

入秋以来，仅有的一个亲人舅父生病了。听说他把做买卖的蔬果店关了门，搬到贫民窟去。虽然住同一个地域，在这等严苛的主人家做差事，薪水既然先拿了，就如同卖了身一样，想去探望探望也不成；有时外出当差那一点儿时间，也拿时钟计算几步几条街，看守得可真是严紧。再不然，快快跑，溜回去一下，怕只怕“恶事传千里”，好不容易累积的辛勤都泡了汤；如果请假，定会让害病的舅父操心，穷人居所哪怕是借住一宿都麻烦人；于是，一天天拖延着，只寄信而身不由己地度日。

十二月这个月份，家家户户都忙碌。刻意选择锦罗绫缎的华服啦，风闻前日才上演的新戏啦，还有刚刚推出的有趣的狂言(四)等等，不可胜数。小姐们当然都不愿意错过。看戏选在十五日，难得这事牵动了主人家里头每一位成员。若是平常时候，能够陪侍主人是挺高兴的事情，但是父母过世后，只剩下这么一位亲人，卧病在床，也没去探望，怎么还有心情去看戏游乐呢？遂提出请假，代替陪伺观戏。心想：万一拂逆其意，也没有办法。所幸，平日辛勤工作，终有些用途。隔了一天，女主人才随便丢一句：

“早去早回来哦。”

“谢谢太太。”

记得是这么道谢的；转眼间人已在车(五)上，焦急地盼着：

“小石川还没到吗？还没到吗？”

初音町，名称倒是挺有情趣的，却是莺声频啼(六)的贫民窟。有道是“神自在老实人头顶”，老实人安兵卫那个铜一般光亮的额际，倒也成为附近吸引人的标的。从田町到菊坂一带人家都来他这儿买些茄子啦、萝卜什么的。小本买卖现金收入，除了便宜量多的货色以外，从来也不卖那些装在船形容器里的小黄瓜呀，裹在稻草内的新上市松茸等等时鲜名贵东西。大伙儿都笑他：老是一成不变的便宜蔬果，可也托大家的福照顾，勉强倒是大小三人得以餬口。三之助已经八岁，虽然也尽了让他上“五厘学校”(七)的义务，可是到了艰难的九月末，忽然寒风袭人的一个早上，把到神田去采购的货色搬回家里头，就这么发起烧来，疼彻骨子里。直到三个月后的现今，做生意就别提了，吃老本吃到担菜杆都得出卖的地步，所以连前面的店铺都难以维持，也顾不得人家耻笑，把家搬到月租五毛的后街巷去。心想：若是以后情况好转的话，或许还可以再搬回来。搬家的时候，也惨兮兮，车子上就坐个病人；行李只有只手提着那么点儿东西，就那样子悄悄地搬去了同一区这角落。

阿峰下了车，东寻西找之间，看到檐下吊着风筝啦、纸船等小孩聚集的杂货店。想着：或许三之助也杂在里面罢，便探首看看，却不见踪影，不免失望；忽抬头，望见对面街上有个削瘦的孩子提着药瓶走过的背影。看来比三之助略高，也嫌太瘦，可那模样儿挺相像，遂跑过去近看。

“呀，姐姐。”

“咦，阿三么。还好，找到你了。”

于是，两个人结伴走。在卖酒铺子和卖芋薯铺子的里头，踩着格格作响的阴沟板盖，进入微暗的后巷，三之助先跑过去。

“爹，娘。我带姐姐来了。”

他在门口叫起来。

“什么？阿峰来了吗？”

安兵卫侧起身来。他的妻子也暂停了手里缝纫的兼差工作说：

“啊，稀客、稀客。”

恨不得拉手似的高兴。那屋子就只六叠一间、一个柜子。别说是五斗柜和衣箱都无，竟连从前见过的长火盆都没踪影。这家唯一像个家具的，就算那只装在箱子里的粗制今户烧(八)陶器了。听说连个米缸都没有，真教人心痛。同样十二月的天空下，有人竟在看戏呢。阿峰禁不住泪盈眶。

“风寒啊，您躺着吧。”说着，她把棉絮已结成像硬饼似的薄被子拉到舅父肩头。“您这一向可是吃苦了吧。舅母看来也瘦了些。您可别太操心劳累着。病可是好转些吗？虽然是写信问候过，不来看看总不放心；等了好久，才等到今天请这个假呢。管他主人家里怎么想法！只要舅舅的病好了，再搬回街上的店铺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请您早日康复哦。想给舅舅带些什么来的，可路远心急，老觉得车夫的腿跑得太慢，竟也错过了几家您喜欢的糖果店哩。这儿只有一点钱，是我零用剩下的。主人家曲町那边的亲戚来访，那老太太胃肠不舒服，我连夜给她捶背揉


W.Y. 2002

腰，赏钱给我去买围裙什么的。山村家确实是够吝啬的，可别人还满疼我。舅舅，您放心吧，这工作还算不错呢。您看，这口袋儿、半襟儿，都是人家送的。半襟儿挺素的，舅母就拿去用吧。口袋儿，稍微改一改，给三之助装饭盒正好。对啦，你还上学吧。有没有誊写好的作文什么的，让姐姐看看。”

讲这讲那，阿峰的话道也道不完。

七岁那年，父亲给顾客建盖仓库时，手持镘子登上扶梯涂泥灰之际，想跟下面的工人讲话，一回头，也不知那天是否黄历上记着不吉的日子吗？搞不好是印着黑星子的佛灭之日也说不定。明明是长年以来习惯了的，却不知怎么，踩了个空摔下来；摔下来处偏偏又是铺石地准备翻新花样的地方，正好挖了一堆石块堆积在那儿，他头就着实撞到那石块尖角儿上，一命呜呼了。后来人人都吓坏了，说可哀的，准是男人四十二岁大厄运的前厄(九)啊。母亲是安兵卫的胞姐，父亲死后投靠于此，可是两年之后，也因伤风忽然转剧而死。从那以后，阿峰便视安兵卫夫妇为亲人，直到十八岁的现今，感恩自不在话下。

“姐姐。”

只要三之助一叫，就如同亲弟弟似的疼爱他。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抚摩他的背，望入他的脸孔，又告诉他：

“爹爹病了，这阵子你可寂寞难过哦。快过年了，姐姐给你买东西。可别吵着娘，教她为难才好。”

“不但没有为难，阿峰，你听着。这孩子虽然只有八岁，个头

大，又有力气。我病倒后，没人挣钱，费用也增加。他看尽了四苦八苦(十)，所以跟门口卖鱼店的家伙们一块儿，买些蚬啦什么的，挑着担子尽着腿力叫卖，人家卖八毛，他就能卖一块钱。不知道是老天爷可怜他孝心么，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咱买药的钱都是这阿三赚来的。阿峰啊，你也夸奖夸奖他吧。”那为父的蒙着被子泪声抖颤地说。

“他呀，爱上学爱得要命，从来也不教我们操心。吃完早饭就赶快跑；下午三点下了课就回来，没有耽误过，也不调皮捣蛋。这可不是我自夸自誉，连老师都称赞的孩子，咳，如果不是家里穷，怎舍得让他挑担子叫卖蚬呢。这大冷天，给那双小小的脚穿草鞋的父母心，你可是能体会吗？”舅母也禁不住落泪。阿峰紧紧拥抱三之助说：

“天可怜见的大孝子。虽然是个头大，八岁终归是八岁。挑扁担儿，肩膀疼不疼呀？穿草鞋，磨了脚没？原谅我啊。从今天起，让我回来照顾舅舅，家计也由我来帮忙。原先不知道这些，还嫌什么操作井绳不好受啊，真是罪过。教一个该当上学年龄的孩子去挑扁担卖蚬，做姐姐的怎舍得穿好衣服(十一)过日子？舅舅，请您代为请个假。我不再去做工了。”阿峰激动地哭泣起来。三之助温顺地静静淌泪，他低头想要藏着泪痕。那肩头的衣服都破了，露出粗粗的针线痕迹来。想到，这可是那挑担子的肩头，便觉得心疼眼眶热。安兵卫听阿峰要辞职，便道：

“这怎么行！你的心意，教我感动；可是你一个女人，回来又能干啥？何况，你在主人那儿，还有些前债，也不是说走就能走

的。初次工作经验，最是要紧，千万不要吃点儿苦就想辞职。好好儿伺候你主人吧。我这病也不会是长久的，只要好点儿，打起精神就能再去干活儿做生意。啊，再过半个月，今年过了，明春应该有些好事情的罢。凡事都得忍耐、忍耐。三之助要稍微忍耐点儿。阿峰也忍耐点儿罢。"遂强收住眼泪。

"没什么好东西请稀客吃，倒是有些你爱的今川烧饼（十二），还有些白煮芋头。多吃点儿罢。"

舅父的话，令阿峰欣喜。

"不想麻烦你，可眼看就是大年夜了。我这胸口的痛呐，倒不全是因为病。刚卧病那一阵子，跟田町的高利贷借用了十块钱，说好三个月还，一块五毛算是先扣除的利息，真正到手的就只有八块半。现在是九月底，这个月就到期了，但是，看样子，又能怎么办？跟你舅母商量了半天，她妇道人家，向别人拦一点缝纫什么的活儿回来做，做得手指都流血，也不过一天赚个一毛罢了。说给三之助听也没啥用处。阿峰，你那主人是白金台町的富翁，上百来家房屋出租，总是出入都光鲜亮丽的衣着，阔绰得很。有一回，我有事儿去找你。咳，新盖的仓库，少说也上千圆，真个羡煞人的富贵啊！你跟他们也相熟一年了。得宠的用人稍稍拜托一下也不碍事罢。你去向他们哭诉一下，说是舅舅月底得加倍还人家的利息一块五毛；那就又可以拖延三个月。我这么讲，像是挺贪心的样子，但是，正月初三，不让三之助吃到一点儿年糕，那真是有爹娘做啥用！这话，舅舅也真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的。大年夜前，能不能想办法弄到两块钱啊。"阿峰想了

想，说：

“好。我答应。顶多了不起，算是向他们先借用薪水就是了。外表看起来，跟在家里不同，不管谁家，提到钱的事儿，总是不太容易；好在也不是太大的数目，只要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他们大概也不至于不肯罢。对啦，可不能损了他们的好感。今天，我这就回去了。下回的假期大概得等到开春[十三]了。到时候，大家可要高高兴兴见面才好。”遂接受了周转接济金钱一事。

“那么，到时候钱怎么送来？让三之助过去取吗？”舅父问起。

“这样也好。平时就够忙的，到了大年夜，恐怕连一点空闲都没有。路远，真不太好意思。阿三，那就拜托你了。我一定一定会在中午以前把钱准备好。”

就这样一言为定，阿峰回去了。

下

石之助，是山村家的少东。由于他是前妻所出，父亲对他的爱也较淡薄。家里有意要把他送给别人做养子，而在继母所生的妹妹之中挑一个做继承人。这档子事儿，打从十年之前就风闻，所以心中老大不愉快。十五岁起，就为所欲为地游荡，恨不得气哭了母亲，根本也不把父亲放在眼中。假如是在当今之世，

没有断绝父子关系才怪哩。

他可是一表人材，眼神伶俐，皮肤虽黝黑，却长得挺好看。难怪会谣传说，跟四邻的女孩子们有些风风雨雨的。一径儿的胡闹，也逛过品川的窑子，倒是没听说有过什么瓜葛纠缠。却经常三更半夜的飞车赴车町(十四)，把那些哥儿们叫起，要他们买酒呀买消夜什么的，把钱包里的纸币掏尽，就是乐此不疲。"要他继承产业，等于往油库里投火。咱们必定会一无所有。你也得替几个小的着想才是。"继母不停地在父亲耳边进谗言。"像这样的放荡，也不可能有人肯认领他做养子的罢。倒不如分些财产给他，让他另外设籍，年纪轻轻就退隐算了。"对于父母这样的决定，石之助本人可满不在乎，一点也没放心上。"钱财分一万，另外每月有退休金，丝毫不影响游兴。一旦父亲不在了，长兄如父，妹妹们终究不得不像供灶神一般烧香听话的罢。既然别立门户，本家的事情一概不管。这样子，也没什么不好啊。"您听他说的，真教人气死！

听人家说，比起去年来，房子增多了，收入也加倍了。"奇怪奇怪真奇怪！赚那么多钱，究竟为谁呀。人说'火起于油灯'，难道不知道名叫少东的火种正在这儿滚动吗？看我把钱都弄到手，让你们大家过个好新年。"石之助这口气，听得那些伊皿子(十五)一带的穷弟兄们个个欢喜，兴高采烈地为大年夜痛饮寻找场地哩。

"大哥回来了。"只要一听到这，妹妹们都吓死，像遇着什么肿瘤似的，碰也不敢碰。他说一便不二，在家为所欲为，更加的

放肆了。把两脚往暖炉的被盖底下一伸，大声喊叫："醒酒的水。水！"简直粗鲁至极。继母对他虽然恨透，可终究前妻之子难伺候，只好藏起背地里的毒舌，表面上叮咛别着凉了，又是小棉袄又是什么的，末了还添加枕头。随后，托辞要为明日元旦准备鱼干，"交由下人去做，她们会糟蹋东西。"离去前还故意撂下一句挺俭省的语气给枕上的人听。

已近中午了。阿峰想起答应舅父之事便担心，她连看女主人脸色的功夫都没有，稍一得空便摘下头上的巾子拿在手里。"前些时候拜托您的事儿，我知道您现在忙得不可开交，"她搓着双手说："可约好了今天下午……听说是一笔很要紧的钱。您若肯答应帮忙，是舅父的福，我会感恩不尽。"

当初说出口时，太太并未置可否，也不知她安什么心，究竟答应不答应；只怕重复唠叨反而不好，便忍耐到今日。但是，同舅父约定大年夜上午，太太难道忘了吗？也不提一句话。对阿峰而言，真是不好开口，但事已迫在眉睫，遂只得这么讲。女主人做出一副大吃一惊的表情说：

"什么？你在讲什么？关于你舅舅生病的事情，还有，借钱的事情，是听说过，可我并没有答应过替你周转什么的。你弄错了罢？我可是一点儿都不记得有这回事。"

此人就是这般善变，真正教人无可奈何。

看着女儿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一会儿整整衣领，一会儿又修修裙摆，看了又看，喜不自胜。"就是讨厌那眼中钉的哥哥在场。快走，还不快走！"山村家这位太太，嘴里虽然没说出来，心

中可是早已经耐不住。这若是教高僧看在眼中,恐怕会身被火焰熏黑、心绪狂乱(十六)起来。而巧不巧,所谈的事儿又是跟金钱相关,钱的事儿最伤人。是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可就是不高兴认。

“你会错意了罢!”

女主人断然否认。嘴里吐着烟圈儿,一副不理人的样子。

咳,又不是什么大数目,才不过两块钱而已,并且明明亲口答应的,不到十天功夫,也不至于老糊涂了罢。啾,就在那收笔墨砚台的抽屉下面,正放着没动用过的钞票一叠,十张、二十张。用不着全部,只要两张,就能让舅舅高兴、舅母欢笑,三之助也能吃到年糕的啊。多么想要拿到那钱!可恨这女主人!阿峰气得连话也说不上来。平时温顺的她,碰到这种有理说不清的境况,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怅然回到厨房。这时候,报正午的炮声隆隆响起,听在耳中,格外震惊人心。

“娘呀,请快点儿来。”山村家的大女儿差人来催促。她从今天早上就开始阵痛,预产期是下午。由于是第一次生产,那做丈夫的慌乱成一团;又由于家里没有老人家,其混杂之境况更不用说了,只一个劲儿催促:“现在就来,现在就来。”初次分娩是冒生命之险的事儿,所以嫁到西应寺(十七)的女儿早就雇了一辆人力车来迎。生产是不分大年夜合不合时宜的。家里头放着钱,那个不肖子少爷躺在那儿。一颗心裂为二,实在分身乏术。终究还是疼爱女儿之情重,便只得上了车。这种时候,不免怨怼脾性轻松乐观的丈夫,“像今天这种日子,还去钓什么鱼!”真是

太公望[十八]似的不可指望。女主人便念叨着出门去。

稍顷,三之助来到这白银台町的山村家。询问好几次才找到。怕自己这副寒酸相让姐姐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便从厨房门口偷偷探首。阿峰正伏在灶前哭着,"是谁呀?"她藏着眼泪定神望。原来是这孩子。"哦,你可来了。"也不是说这话的当儿,可怎生是好。

"姐,进来会不会挨骂?约好的东西可以拿回去吗?爹说得好好谢过老爷和太太才是。"

瞧他完全不知究竟,还一派喜孜孜的表情。

"等等,稍微等一下。有点儿事。"

阿峰跑过去,里里外外巡察一遍。小姐们都在院子里打羽球,打得正起劲。小伙计有差事,还没有回来。做针线的在二楼,她又耳聋,应该没问题。少爷呢?正在房里躲在暖炉中,梦正酣。"拜神明,求菩萨。我要做坏人啰。不想做坏人,可是没法子。若要处罚,请罚我一人。即使舅舅、舅母用了这钱,他们也是不知情的。对不起,让我偷了这钱罢。"遂自平时留意的那个放着砚台的抽屉里那一叠钞票中,只抽取两张。得手之后,简直已不辨虚实,把那钱塞给了三之助。还以为一切始末没人看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可真是傻啊!

这一天近暮时分,老爷心满意足像惠比须神[十九]似的回家。接着,太太也因女儿安产,难得对车夫都客客气气说:"忙完今晚的事儿[二十],再去看她。告诉她,明天早上定会差她哪个妹妹

去帮帮忙。辛苦了你哟。"说着,还掏出小费[二十一]来。

"咳,忙死人哪。恨不得借人家半个身子来用。阿峰,油菜烫好了没?鱼子洗过了吗?老爷回来没有?少爷呢?"最后一句轻声问。听说还没回去,则又皱起眉头来。

石之助这一夜倒是规规矩矩。"新春拜年,在明日以后三天内,照理说,应该待在家庆祝才对,可你们也知道,我这人就是散散的,懒得去跟那些穿戴整齐的人拜年打招呼,也讨厌听他们说教什么的。再说,亲戚中也没半个脸蛋儿生得俏的,也就不会引起想见的念头。赶巧,跟后街那伙朋友今晚有约,所以先告个辞,等开了年新春,再来讨那些数目罢。对啦,听说妹妹有喜事儿,压岁钱给多少啊?"瞧,一早睡到现在,等父亲回来,开口就是钱!

人说:子债欠三界[二十二],但是,有放荡子的双亲尤其大不幸。虽说血缘断也断不了,像他这般捣蛋搞尽,身败名裂,陷入此渊,不理不睬他么,世人会责怪。再说,让他败了家誉,也抬不起头来;故只好不舍得也得打开金库。石之助见机又道:

"有几笔今夜到期的钱。有些是经保证人盖过章的,有的是赌场里唏哩哗啦一阵狂风,欠着哥儿们的,不还也不行。我是无所谓,就怕伤到您老人家清誉咧。"

说这说那,终归要钱就是。继母从早上就猜到大概会如此,果不出所料。

"究竟想要多少?丈夫的反应也忒教人焦急!"她心里虽这么想着,可嘴上却也斗不过这石之助,所以和早上令阿峰哭泣的

状况判然不同，竟然在那儿静静观察丈夫的脸色。瞧她斜着眼那神情，多可怕！

为父的静静赴放着金库的房间。不久，拿了五十圆的钞票一叠回来，说道：

“这不是为了你而给的。你那些还没嫁人的妹妹们可怜，还有，你姐夫的面子也得顾到。咱们山村家，可是代代规规矩矩，正正直直的，从来也没有让人谣传过什么坏事儿。你这小子，是恶魔替生吗？短了点儿钱就不分青红皂白去贪别人荷包的话，耻辱才不止一代哩！家风要紧，可别给你家人添耻才好。跟你讲也没用，可若是寻常的话，做个山村家的少东，不教世间批评，多少也代我担起拜年的责任什么的；你却只会教这近六十的老头子掉眼泪，真是罪过啊！小时候也稍微读过书的，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吗？呶，拿走。回去罢。管你回哪里。别再给家添耻辱了。”

说罢，父亲径自走入房间里，那钞票便入了石之助怀中。

“母亲您好，新年快乐！那我走了。”石之助装模作样故示夸张。

“阿峰，给我拿鞋子来。从玄关走。不是回去。是出门去！”

他大模大样地甩着双手出门去。究竟上哪儿去？父亲流的泪，大概经他一夜胡闹也就化做梦幻了罢。啊，要不得的是放荡儿子，要不得的是造成放荡儿子的继母。

虽然还不至于撒盐祛秽[二十三]，少爷走后，却也彻底扫除了一下。人走心安。钱是不舍得，但是看着人更讨厌，"不在家为上上。真不知道怎会长成那副德性。倒想看看什么样子的母亲生那样的孩子呢！"女主人又在大嚼其毒舌了。

阿峰当然也会风闻此事。不过，她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恐惧至深，以至于怀疑前一刻的做为不辨究竟那是自己做的？还是别人干的？恍恍惚惚。"这事能不被人发现吗？只要数一数其中的一张，破绽就会露出。那数目恰恰好跟自己所请求的相符。就近遗失，连自己都会往什么方向去怀疑的罢。如果查问起来，该怎么办？该怎么回答？撒谎强辩，罪更深。坦承的话，连舅舅都要牵扯上。自己犯的罪自是无所逃遁，可怎能教正直的舅舅都蒙冤呢？都说穷人穿湿衣不遑晾干，别人会不会说他偷窃呢？啊，可悲。到底怎么办才好。有没有办法不伤到舅舅？自己死掉算了。"她眼睛盯着女主人的一举一动，心思却老绕着那砚台下面的抽屉转。

大年夜这一天照例是总决算的日子，要把所有的钱算一算收入信封中盖印。女主人忽然想起，说：

"那放砚台的柜子里，方才修屋顶的太郎，还了借的钱二十。阿峰、阿峰，把小柜子拿来。"

她从里边的房间叫唤。阿峰想：完了！"干脆当着老爷面前，把事情的始末讲明白，太太她若是不同情，那就法也没了术也没了，只得凭着老老实实的本分，逃不得躲不得，坦白承认不是自己要的可也偷了。舅舅是不知情的，这一点定要说清楚。

人家不肯相信的话，只好当场咬舌死掉。用一条命来证实，大概不会认为是骗人的罢。”心神稍定，便走向里边房间去，像煞一只给牵进屠宰场的羊。

阿峰只抽取两张，应该还有十八张才对。但是，怎么回事？整叠都不见了。把抽屉翻倒过来抖一抖，也没用。奇怪的是，掉下一张纸片，不知什么时候书写的，竟然是收条一通。

（抽屉内的也借用了。石之助）

原来是那浪子啊！人人面面相觑，便也无人怀疑责问阿峰了。

她孝顺舅父的余德，竟教石之助顶下来那罪吗？不，不，说不定是他知道了故意替她顶下来的。然则，石之助可成了阿峰的守护神哩。真想知道以后他们俩的事儿呢。

注释

（一）一寻约当六尺。十二寻合二十一点六公尺。

（二）此指雇用下女以来。故意用夸张笔调。

（三）当亦夸张之笔法，唯“屈指”与“袖口”之关联未详。此从和田芳惠注说。

（四）日本传统笑剧。全盛于室町时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至今仍有演出。

（五）当系人力车。

（六）蹈袭《续古今集》醍醐天皇和歌：“春意深兮已阑珊/山樱纷纷开且落/莺声啭兮无日安。”

（七）明治二十一、二十二年（一八八八、一八八九）时代，贫民子弟的私立小学每月学费三毛（比较公立为便宜），合每日五厘，故俗称“五厘学校”。

（八）为东京庶民地区浅草之今户町产品。

（九）日本古时相传四十二岁为男性大厄年；故前厄当系四十一岁。

（十）佛家语。指人间所有的苦痛。佛教深入日本民间，故庶民百姓日常用语中亦常沿用佛家语。

（十一）原文作“长衣”。指非劳动用之衣服。阿峰虽然亦属劳动阶级，然与表弟相比，觉得自己的辛劳远不如其苦，故云。

（十二）面粉包馅，烧烤之饼。

（十三）当时受雇为佣者，年休二次。以正月及七月十六为惯例。

（十四）今东京港区。

（十五）今东京港区。当时地痞流氓颇居其地。

（十六）此引佛教典故。《大藏法数》：“瞋恚者，即忿怒之心也。谓众生或于违状境，不顺己意，心生忿怒也。”

（十七）今东京港区西应寺町。作者一叶一度居此。

（十八）引中国周代人物吕尚典故。姜太公钓于渭水，为文王所举用，助文王、武王灭殷。此处仅引以喻好钓之人。

（十九）“惠比须”为日本民间信仰七福神之一。因其造型笑脸、手钓红鱼，故此以为钓罢有所获之主人形容。

（二十）通常大年夜须要总决算，故云。

（二十一）原文作“买烛钱”。为供夜间拉车提灯用费。

（二十二）三界，佛教语。指过去、现在、未来。谓双亲溺爱子女，致过去、现在、未来，情难断绝。

（二十三）日人习俗，以盐为洁净之物，故往往于参加葬礼等不吉之事后，撒盐取净吉。

译后小记

明治二十七（一八九一）年十月以后，一叶曾向当时文坛上

的朋友平田秃木借阅《西鹤全集》。井原西鹤(一六四二——一六九三)为江户前期重要作家,曾著《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本朝二十不孝》等社会写实小说。年轻的一叶初崛起于文坛,颇醉心于现代小说的撰著,西鹤给她的影响可能不小。她较早发表的作品,从《暗樱》到《暗夜》,都有颇浓郁的古典文学的色彩,这与她个人的教育背景有关;至此篇而逐见社会写实观点,不仅于文体有所改变,即其内容亦多取材于庶民生活及心态。日本学界咸认为一叶的这个转变,奠定了她在近代文学史上所代表的意义与地位。

比肩

一

从大街拐个弯儿，到大门回望柳那一带的路程虽然挺长，但灯火映入黑齿沟的三楼里头喧嚣不已，却是清晰如在眼前手边，而人力车不分昼夜地来来往往，更教人想见无可测度的繁华盛况。“大音寺前，这名称虽然嫌佛味儿重些，实际上可真是很热闹的街哦！”住这儿的人都这么说(一)。

过了三岛神社，再转个弯儿，就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大厦，只见破旧的娼寮十间、二十间，大抵生意都很差。半掩着的木门外头，张贴着莫可名状的怪异剪纸，上面涂了颜料，就像是有彩色的烤鱼串儿似的。那里面贴的串子，模样儿也挺可笑。而且，这还不只一家两家呢，朝起就拿出来晒太阳，傍晚便收起来，全家人忙得团团转。若问：“那是什么啊？”便道：“你不知道吗？十一月酉日，那大鸟神社的市集里，贪心的人竞相扛回去的祈福耙子(二)。这会儿正赶做着呢。”打从正月里拆除大门上的松饰(三)

时节开始，一年到头干活儿的，是真正做这买卖的；即使兼差的，从夏天起，也把手脚都沾得到处是颜料，新年的新衣，全靠这买卖的收入哩！大伙儿口中念念有词："南无大鸟大神明，既然给买的人大福大利，可也要赏我们这些制造的人万倍利益啊！"可就是事与愿违，也没听说这一带有过什么人发财的。

住这里的人多数和堂子有关系。那丈夫是小娼寮的什么人吧，手提着鞋牌儿，在门口台阶上哐啷哐啷地敲出声响来，倒是挺忙碌的样子[四]；一到黄昏，披上外褂就要出门去。那老婆呢，连忙在他背后敲击打火石消灾求福[五]。瞧她脸上的表情，活像诀别似的。说不定真个牵连进"十人斩"[六]啦，莫名其妙的殉情未遂啦什么的，既然是容易遭引仇恨危机四伏之处境，这种工作呀，不啻是卖命的，却见他又只当出游去一般，轻轻松松，倒也是有趣。至于那女儿嘛，据说是在一处勾栏充当打杂之类的，也或许就在那青楼七轩的某家茶店当个导客[七]什么的。瞧她提着灯笼跑碎步那股子修习模样儿，若问：卒业以后做什么呢？不外乎盼望有朝一日当一名花魁，登上自己的舞台，光耀门楣一番啦。那风韵犹存的三十多岁徐娘，穿着一袭净净爽爽藏青色细条纹衣裳，脚上一双相配的布袜套，革履后跟钉着的铁片儿在地上踩出锵锵的声音，好不忙碌。胸前横抱着的包袱，不问也知道那是什么。她在那茶店的栈桥上砰砰砰地敲打两三下，喊道："不绕远路了，打这儿奉上。"这一带的都管她这种人叫做裁缝娘娘。

这一区的风俗有别于他处，女子的腰间带鲜少在背后好好

儿绑紧，偏就流行选好看的花样儿，将那宽幅的料子一任其垂下。年纪稍大的，倒也罢了，就连十五六岁俏妞儿，嘴里嚼着酸浆[八]，也打扮成这副德性，怎不教人侧目！只因为地区使然，也奈何不得。

又譬如昨天才在河边那一带开家叫紫什么的源氏味儿挺重的店，今天却又改开本地气息十足叫吉什么的烤鸟夜市来；外行兮兮的，反正等老本赔光了，大概又要回老巢再当她的老板娘的吧。即便如此，或许看来还是比寻常人家有吸引力的样子，鲜少有孩子辈不受到感染的。

时值秋九月，倒是瞧瞧仁和贺时节[九]的大街上吧。究竟是怎么学会的，那露八的模仿术和荣作的身段儿[十]？学得可真快，连孟母见了都会吓一跳哩。大伙儿一夸奖，今宵更想再露一手。打七岁八岁就学起的玩意儿，后来索性更学得把手巾往肩头一搭，连带的，鼻间还哼哼艳词儿什么的，十五岁少年人学成一副成人派头，才真可怕呢！即使在学校里唱歌的课堂上，也都打着流行曲“吉见吉见”的拍子；说不定运动会时还来个手舞足蹈的“击壤歌”[十一]哩。

教育，本来就是十分困难，而这里的老师们可真要多费苦心了。入谷附近有一所“育英舍”，虽然是私立的，学生的人数倒是有近千人之众。在狭小的校舍内，挤得跟什么似的；可正因为如此，老师的声望就更为凸显，只消一提“学校”，远近这一带的，无人不知所指的是哪一所学校了。至于学校里的学生嘛，可真是形形色色。有救火员的儿子，“我爹在桥头的看守屋里。”

不学自通，倒是颇伶俐。瞧他学他爹爹爬云梯的模样儿，“哎呀，防盗刺尖折断了。”一会儿又喋喋不休地告状。又有被称作“三百”的地下代书之子，同学们取笑：“你老头儿是马仔(十二)哟！”童心倒也知道不屑于承认，可怜他羞红了脸。至于那个众多游客出入的青楼的少爷，在寮中成长，装成一副贵族气派。头上一顶有穗子的帽，面色从容，轻披着西装，好不潇洒。大伙儿簇拥着他，巴结道：“少爷，少爷”，岂不可笑。

这众多人当中，有个龙华寺的信如(十三)。那万缕青丝也不知还有几多年可留？将来这一身俗服终是要改穿僧侣的墨色袍子的，但出家之愿可是出于他本心吗？不管怎么样，这少年人倒是继承了他爹爹的勤勉用功。天生温和的脾性，同学们反而看不惯，经常作弄他。譬如有一回，把死猫绑在绳子上丢过来，说什么：“呶，是你本分的事情，拜托，给它来个超度吧。”不过，这些都是从前的事儿，而今人家可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再也没有人敢欺侮他了。年纪十五，普通身材，那一头绒绒的头发，看起来就是颇有些与众不同。名字叫做藤本信如，不知怎的，一举一动间，自是有点儿佛门身分的味道。

注释

(一)作者以旁观者口吻介绍了《比肩》的故事背景——吉原。江户初期，将散在江户(东京旧称)市中各地的娼妓户集中于今之东京市中央区日本桥一带，称为吉原。游廓有大门，四周有沟渠(沟渠之设置，一方面是与其他地区为隔界，一方面则为防备娼妓逃亡)。大门之东有

堤，遍植垂柳。游人离开娼楼至此，往往依依不舍，一再回望，故称“回望柳”。吉原，在一叶当时仍为游人盛地，娼楼通宵达旦弦歌不已，人力车载娼妓穿梭各楼接客，却讽刺的取名“大音寺前”，故有首段末尾之说。

（二）原文作“熊手”，耙理用之农具。民俗以为其能敛财敛福，故多于市集上卖之，以大发利市。

（三）日人习俗，元旦悬挂松饰于门口，以示庆贺，约于正月十五之后除去，其俗如西方人于圣诞节挂饰物于大门。

（四）为娼楼傍晚时分开业之习俗，由店主或佣工手持鞋牌（日式房屋，须于上屋之际脱鞋，由娼楼下役持鞋牌，以为返家时取鞋之凭证）以击台阶，象征生意兴隆。

（五）祈求安全的方法。

（六）引歌舞伎《笼钓瓶花街醉醒》之主人公佐野次郎左卫门杀伤妓女多人之事件。

（七）较高级的妓楼，游客先至茶店，再由专人导引至青楼。

（八）一种植物种囊，日本孩童用以含在口中，可嚼出声音。

（九）为吉原三大景物之一，有艺伎舞蹈及滑稽戏表演等。

（十）露八、荣作皆为当时著名的逗笑丑角。

（十一）此段描写吉原的年少子弟，因耳濡目染，从小擅长模仿当地游客逛堂子情况。“击壤歌”为借用我国古代名词。此指原本劳动者之歌，后转为吉原地区艺伎的歌舞。

（十二）催取嫖客欠款者之称。

（十三）信如之父为吉原地区龙华寺之住持，故信如成长以后亦将继承父职而为该寺住持。

二

八月二十日为千束神社的祭庆日。每个地区都在所抬出的

神舆和轿车上各别苗头，准备爬上河堤，抬进廟内来，年轻人的兴奋，可想而知。由于耳濡目染，孩子们也不能小看他们。大伙儿相约穿着一式的浴衣[一]，自不在话下，又都纷纷商量好要逞能尽致，教人听了会吓破胆子。

有个自许为后街帮派的孩子王，大伙儿喊他做“头仔长”的，年纪十六岁，自从仁和贺那次代他父亲当过保镖以后，气焰忽然高起来，衣带嘛，定要扯到腰底下，回人家的话都在鼻尖上哼哈，装模作样讨人嫌。“他要不是咱们头儿的孩子的话……”救火队里的女人们都背地里这么议论着。尽管他任性使脾气地横行霸道过来，可就比不过大街上“田中屋”的正太郎。年纪虽然小三岁，可人家家里有钱，又得人缘，不讨人嫌，自当是足以匹敌的对象。

“俺读的是私立学校，对方可是公立的[二]。同样一首歌，唱起来倒好像他们唱的才是正宗的似的。去年和前年，他们那边都有大人撑腰，气氛也搞得比咱们风光，简直想找架吵都吵不成。今年要是再输给他们，那就连平常夸称‘你以为是谁？俺乃是后街的长吉！’岂不也变成了空吹牛吗？再这么下去，以后连弁天沟的游泳比赛时，还有多少人肯到咱们这边来啊。比力气，是俺强；可大伙儿容易上‘田中屋’那家伙的温顺劲儿的当，再说，也搞不过他会念书。咱们后街帮的太郎吉啦，三五郎啦，早都靠拢过去了。真气人！祭日是后天，真要是输定，干脆来个大闹特闹，教他正太郎脸上挂彩，俺自己也准备伤个一眼一脚算了。这边只要有车行的丑仔、纽线店的阿文、玩具店的弥助等人

就差不多了。哦,对啦,还有那个人,那个人呐,藤本应该有什么好主意才是。”十八日傍晚时分,长吉用手赶着一张口讲话就嗡嗡飞来扰人的蚊子,穿过竹丛蓊翳的龙华寺前庭,缓缓走向信如的房间,探首问:“信兄在吗?”

“俺干的事儿,别人都说胡闹。胡闹归胡闹,可就是不甘心。听俺说吧,信兄。去年也是咱们这边的弟兄跟正太郎帮的小喽啰,为了提灯打起架来。冷不防,那边的家伙从四处跑出来,把小弟兄的灯给打得唏哩哗啦,还把他举到头顶上。有个叫喊:‘瞧,后街帮的德性!’另一个个头高得不像话、面孔跟大人一样的丸子店那混账,竟也嚷嚷:‘头啥个头,尾巴还差不多。猪尾巴啦!’俺当时正跟着大伙儿抬千束神明的轿子;后来听到,恨不得马上报仇去,却被俺老头子劈头臭骂一顿,只好忍气吞声。前年嘛,呶,你也知道的,文具店那儿,不是大街上那一票人聚在一处耍滑稽戏什么的吗?俺当时赶去看,竟碰了一鼻子灰,说什么‘后街有后街的一套’,被奚落一番。他们只当正太郎是客人,真教人心不爽!就算他家里有钱吧,当铺末流的小高利贷,有什么了不起!这种人呐,让他活着,还不如打死他,对世间好些。俺这次祭日,非把他趁闹事儿报仇不可。所以啊,信兄,看在朋友分上,俺知道你不会喜欢的;可就是务必要撑撑腰,也是替咱们后街帮雪雪耻啊。喂,拜托帮帮忙,把那个神气巴拉,自以为唱的是本家歌的正太郎收拾收拾吧。咱们私立的被人说成差劲学生,你还不是也同样?拜托啦,请帮个忙,到时候挥舞个灯笼就好。俺可是打心底恨得咬牙切齿,这次再输了,俺长吉就

连个立场都没有了。”他气急败坏地使劲摇动着那宽广结实的肩膀。

“可是，我没力气啊。”

“没力气，没关系。”

“也不会挥舞灯笼。”

“不会挥舞，也没关系。”

“我参加，会害你们输，行吗？”

“输了也没关系，只好认输算了。你什么也不必做，只要在那儿端架子，说是后街帮的，自然就会有助气盛。俺不会念书，你可是很棒。他们要是用汉语讲咱们的坏话，你好歹也替我们用汉语骂回去(三)。啊，现在心里爽快多了。你答应，就敌一千个人了。谢啦，信兄。”

想不到这么难得的温和语气，竟然也会从他口里流出。

一个是腰缠三尺带，趿拉着草履的工人之子，一个是身着青绿色外褂，紫色腰带的少爷模样儿。两个人想的事情经常是南辕北辙，讲的话也略不搭调，可是大和尚夫妇偏爱他，说什么“长吉是在咱们家门口呱呱落地的”；何况，既然上同一个学校，教人嫌弃“私立的、私立的”，也确实心里不舒服。长吉嘛，生就不讨人喜的样子，可怜他大概也没什么人打心中依从的吧；至于对方，是街上人人推捧的。长吉的心虚，倒不一定出于自卑，实在不能不怪“田中屋”那方了。人家既然看得起自己，特别来相托，道义上也不好推辞，所以信如答应了。

“那我就加入你这一帮吧。答应是答应了，可还是尽量不滋

事为胜算。要是对方真来找麻烦,又另当别论了。真要是有什么事,田中的正太郎,不过小指头尖儿罢了。”信如居然也忘了自己没有力道,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把有人从京都带来送给他的小锻冶(四)的利刃出示。

“好像挺利的嘛。”

长吉凑过去看。危险!要真的挥舞这玩意儿就不得了啦。

注释

(一)日式和服之便装。通常于浴后穿着,节庆之际抬轿或观赏,亦多穿此。

(二)就读于私立小学者,多为下层阶级家庭之子女,故称。

(三)直到明治中期,日本民间仍崇尚汉语文,认为是有学问的象征。此表明长吉自认学问不如信如也。

(四)小锻冶为京都旧时名刀匠所制之刀。

三

把松解下来约可及脚边的长发,在发根处扎实地结牢,前面的刘海丰饶,髻子厚重,这种称做“赭熊”的发型,虽然名称可怕,时下可流行得很,大家闺秀之间也竞相仿梳呢。肌肤白皙,鼻梁挺直,嘴巴虽不怎么小,紧抿着倒也不难看;若是一一细究起来,也许算不得美人胚子,可说话时声音细柔清脆,瞅人之际眼角儿温温婉婉,而举手投足间又活活泼泼,十分讨人喜爱。身

着橘红色上印染着大型蝶鸟图案的浴衣，胸前高高地系着黑锦缎和混色染织的腰带，脚上穿着漆了颜色的木屐，底跟的高度，在这一带都是少见的。晨浴回家时露出白白的颈项，手提着浴巾那种姿色(一)，引得游罢勾栏将回去的年轻荡子纷纷艳羡道："瞧她，三年后不知道有多标致！"

这"大黑屋"(二)的美登利，出生在纪州(三)，讲起话来，略微带些腔调，反而令人觉得可爱。她生就的慷慨大方，无人不喜欢。不像一般的孩子，她荷包里总是沉甸甸，只因为姊姊是正值全盛期的花魁(四)，托她姊姊的福，那些老鸨大姊辈，想巴结她姊姊，经常会塞些钱给她："阿美，去买个布娃娃吧。""这点儿钱，给你买球儿玩。"给的人既然不在乎，收的便也不知珍惜。花钱呀、花钱呀，一下子买橡皮球给同班的二十个女同学，每人一只；这还不算什么，有一回，竟在一家熟的文具店里买下整个店内的玩意儿，教那老板娘乐坏了。这样子日日夜夜地散财，哪里是像她这年纪、身分的人该当的呢？也不知她将来会怎么样？分明是有双亲的，可也都没有管她这些，连一句重话也不曾对她说过。那青楼主人宠她的样子更怪了，据说不是养女，也不是什么亲戚；当初她姊姊卖身时，听由到家乡品鉴的楼主相劝上京来讨生计，夫妇俩和小女儿三人便收拾家当出来了。至于其余事，也不甚了然。如今，代管着这个寮，为母的照料女郎们的衣物裁缝，为父的则在另外的小娼楼中任书记什么的。至于美登利呢，倒是学学歌舞游艺和缝纫等等，也让她上学，其余的时间就随心所欲。半天待在姊姊屋里头，半天就上街戏耍。耳闻目睹，不是

三味弦[五]声就是鼓音，非朱即紫等艳丽的衣裳。想当初刚到东京时，藤色衣衿的褂子套在棉衣上面，土里土气，惹得街上的女孩子们嘲笑："乡下姑娘，乡下姑娘！"害她恼羞，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如今倒是反过来，由她去调侃人家；"什么烂衣裳！"也没人敢回她的嘴。

二十日为祭庆之日，朋友们大伙儿都来要求，想好好儿热闹热闹。

"各人分头想些点子，最好是大家都喜欢的才好。钱多少都不怕。我来管。"

照例夸下海口。她简直就是玩伴里的女王，这一剂，在孩子们的世界，可比大人间有效多了。

"来一场表演吧。咱们借个店面，让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得见。"

有人提议。

"胡说。还不如去定做一台神轿，要像停放在'蒲田屋'[六]里头那种真个的。多重都不怕，哼唷哼唷，没问题！"一个额头上绑着布巾的男孩说。

"那不好玩，我们就只有看热闹的分儿了。美登利，你也一样啊。再想想看有什么更好玩的嘛。"

另外一群女孩子们可不服气，她们仿佛不管祭庆这档子事，一心只想去观赏小剧场戏似的[七]，真有趣。"田中"的正太则转动着溜溜的眼珠子说：

"幻灯[八]，怎么样？幻灯吧。俺那儿有一些，不够的，让美

登利凑足。咱们借用文具店。俺来负责放映，让后街的三五郎做旁白。美登利，你说好不好？”

“啊，好呀！阿三的口才，没人不会笑吧。顺便能把他那一张脸也照出来，那就更好玩了。”

众人总算商量定，不足的东西，交由正太郎去采购。瞧他汗流浃背团团转的样子，可真有趣。祭庆前一天，消息都传到后街那边去了。

注释

（一）旧时日本人习惯在外洗公共澡堂。此段作者纯以衣着装扮，及姿色之美，刻画女主角美登利，以为登场之用，并暗示其后将步入之色艺世界。

（二）妓楼之名称。

（三）在今和歌山县。

（四）见后，为妓女“大卷”。

（五）三味弦，为日本乐器，有三条弦，可抱弹。

（六）殆为此一区之大商店。

（七）当时在浅草公园里表演的三流剧场。

（八）当时尚未有电影，取影片照射放大于墙上，颇受人欢迎。

四

鼓音咚咚，三味弦声切切。即使乐声不绝的地区，祭庆总归不同。除了酉日市集以外，一年一度的热闹，就算此日了。三岛

神社啦、小野照神社啦，怎么能输给这些邻近的神社。后街和大街的都不约而同，用真冈绵[一]缝制浴衣，上面各印着自己的街名；可仍旧有人嘟哝："不如去年的花样儿好看。"栀子果染的黄麻带，用来扎起衣袖，越宽越好。十四五岁以下的，在那带子上系着达摩、猫头鹰、小狗等等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互相比多，有的系上七个、九个、十一个哩。还有些则在背后结着大铃、小铃，跑起来铃铃铃地响个不停，颇带劲的。

正太站在离众人稍远处。穿一袭镶红边、有印记的上衣。白皙的脖子下面套了一件藏青色肚兜，看上去挺别致的。腰间紧系着浅蓝带子。瞧，那考究的印染，衣领上的印花也十分醒目。额头上反系一条巾子，上面还插一枝纸花。革带的高屐，走起路来虽然响亮，却并不加入闹哄哄的群众里。

节庆的前夕，平静地过去，今日祭庆又到了黄昏时辰。有十二个人聚在文具店前，独缺美登利一人。她妆扮的时间未免太长。"还没来吗？还没来吗？"正太在门口徘徊。

"三五郎，去叫她来。你没去过'大黑屋'的堂寮吧。在院前喊声'美登利'，应该听得见的。快去、快去！"

"好吧，那俺就去叫。灯笼搁这儿，不会被人偷走蜡烛吧。正太，替我看着。"

"小气鬼，还不快去！"

被年少的正太骂了也不介意。

"次郎左卫门[二]这就去也！"

说罢，一溜烟跑开，快得跟韦驮[三]似的。"哎哟，瞧那跑的

样儿，真可笑！”引得那些在后头看的女孩子们发笑。他长得胖嘟嘟，矮个子，头形前凸后出，活像一把槌子，脖子又短短的；要是回过头来看呢，怪怪，冲额、狮子鼻，难怪大家叫他“暴牙三五郎”。他肌肤虽然黝黑，可眼神儿挺滑稽可爱，再加上两颊上的一对酒窝儿，十分讨人喜欢，眉毛长得跟蒙眼笑福[四]似的。这孩子，真是善良有趣。可怜，他家里贫穷，竟穿着廉价的棉衣便服。“俺来不及缝制服。”对不知内情的伴侣，只好这么辩解。在家居老大，共有六个孩子，全靠他爹拉人力车来养活一家大小。他爹在那一带茶店都有老主顾，可就是难以维持生计。三五郎到了十三岁就想帮助家计，前年起，在“并木”[五]的印刷店里打工，可就是懒惰，十天都捱不到；没有一样工作干上一个月的。十一月到春天，在羽毛球[六]厂兼工，夏天又到检验所[七]帮忙送冰块。怪声怪腔，倒是擅长招徕客人，满得人心的。

自从去岁仁和贺的祭庆日担任拉舞台的打杂工以后，朋友们都嘲笑他“万年町”[八]，到现在大伙儿还这么叫唤着；不过，一提到三五郎，大家都公认他是个活宝，没有人讨厌，倒也是长处之一。“田中屋”是他家的命脉，父子俩都受他们恩惠匪浅。所谓日息，那利息并不便宜，可就是少不了的财神爷，怎敢随便怨尤？“三公，到我们大街来玩儿吧。”正太一叫，岂有说不的道理。但是生于后街、长于巷衖，明明是属于龙华寺的人，长吉的爹是他们家的房东，便也不敢明的背叛，只好私底下给这边跑跑腿；招惹白眼，心中委实很苦。

正太坐在文具店等美登利。百无聊赖之余，哼哼《私恋》那

一首小调儿，引来老板娘嘲笑："哟，你听听……"害他脸红到耳根子，赶忙大声叫喊："大家走啊！"正当此时，他祖母来迎：

"正太，怎么不回家吃晚饭？这孩子，玩儿疯了。叫了半天也没听见。大家过会儿再玩耍吧。对不起啦！"遂又跟文具店的老板娘打招呼。见祖母亲自来迎，正太也不便拒绝，只得跟着回去。他一走，周遭陡地空寂下来，其实，人数也没变多少。"那孩子不在，连咱们大人都觉得挺寂寞的。也不胡闹，说笑起来，也不像三仔那样儿；可就是讨人喜爱的。有钱人家少爷，能这样子惹人爱，倒也真难得啊。""你们瞧见没？'田中屋'老太太那股骚劲儿！人家年纪都六十四岁了，发髻子梳得忒大[九]，所幸不再抹粉了。可嗲声嗲气，也不管别人死活。我看她临了，终是为一个钱字！""咳，可咱们偏偏就是冲着那孔方兄抬不起头的嘛！谁个不喜欢那东西？听说，这一带堂子大楼，也有不少向她借钱的呢。"两三个女人站在马路上，就这样子算起人家的财产来。

注释

（一）枥木县真冈特产之木棉，最为结实耐用。

（二）三五郎俏皮地套用歌舞伎《笼钓瓶花街醉醒》主角佐野次郎左卫门的口气。

（三）佛庙守护神之一。传说捷疾鬼盗取佛舍利齿时，韦驮追捕取回之，故以喻快速。

（四）日本民间庇佑之神像。此段着笔，塑造出丑陋而善良可爱的三五郎外貌。

(五)街名。
(六)日本少女于正月戏耍之物。用木板拍子互相拍打羽球。
(七)吉原地区的娼妓性病检验所。
(八)当时此地区有名的贫民窟。
(九)当时风俗,妇女的发髻随年龄增长,越梳越小为宜。

五

小调儿里有一节:“夜半空待难遣怀。”真正道尽恋爱中的心情。夏日傍晚的风凉凉的。美登利洗了一个澡,把日间的燠热都消除殆尽,正对着穿衣镜整妆。母亲亲自为她梳理乱发,禁不住被女儿所散发的美所感动,犹自喃喃:“颈子上的粉,太淡了些。”美登利穿的是一袭浅蓝色,看来清清爽爽的丝质和服。挑了一条稍窄的腰带,淡茶色的织锦上羼着金线。等她打扮停妥,到庭石穿木屐时,已经迁延了许多时辰。

“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三五郎已经绕墙走了七圈,哈欠也打尽,拂也拂不开当地名产的蚊子把脖子、额际都狠狠地叮遍。正等得不耐烦时,美登利才姗姗来迟,说:“走吧。”三五郎不由分说,一把捉住她的袖子便跑。“气都喘不过来啦,胸口疼呐。我不管,你要那么赶,自己去好了!”美登利生气,遂各自分别走。来到文具店前时,正太大概正在家里吃晚饭吧。

“嗳,不好玩,真不好玩。他不来,也不想开始放映幻灯片。伯母,这儿有没有卖拼图板儿?要不然象棋(一)啦什么的都行。

闲得无聊呢。”美登利一嚷嚷，大伙儿即响应。女孩子们借来剪刀，即刻开始在那儿剪起各种纸板儿来；男孩子们则以三五郎为中心，竟然唱起仁和贺的歌来了。

看呐，北堂子的盛况哟，
家家户户张灯又结彩，
热热闹闹是五条街……

众声齐唱，十分有趣。大伙儿不由得记起去年、前年的事情，手舞足蹈，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十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起哄，引得路人在门口围观。其中有一人说：

“三五郎在吗？来一下，有要紧事儿。”

是那个纽线店的文次在叫。被叫的毫不防备地应一声：“哦，来啦。”正要轻身跨过门槛之际，

“这个混蛋奸细，你给我小心点儿！咱们后街帮的脸都给你丢尽了。可不能饶了你！以为俺是谁？告诉你，是长吉！你干的好事，别后悔！”

说着，一拳打在面颊上。

“哇！”

吓得三五郎魂都没有，拔腿想逃，却被一群后街的家伙揪住领口。

“打死他！”

“把正太也揪出来干掉！”

"胆小鬼,别跑。"

"丸子店的呆瓜也不要放过。"

一伙人像潮涌似的闹成一团。文具店门口挂的灯笼一下子就被打落下来,屋里头的吊灯也岌岌可危。

"别在我店门口打架啊!"

老板娘喊叫,也没人理会。人数大约十四五个。个个额头上绑着布巾,挥舞着大提灯,横冲直撞地胡闹,简直是旁若无人。既然找不到正太,大伙儿便嚷嚷:

"人呢,藏到哪儿去了?"

"逃到哪里?"

"说啊,说啊。不说可不饶你!"

众人围住三五郎,拳打脚踢。看得美登利实在气不过,她推开正劝架的老板娘,使劲吼骂:

"喂,你们想干吗?阿三又做错什么了?你们想找正太吵架,就去找正太好了。人家不会逃也不会躲,他明明是不在这里嘛!这儿可是我的地盘,由不得你们碰一根小指头。长吉,你这个讨厌鬼,干吗打阿三?咦,怎么又拽倒他?你要是不高兴,打我好了。我来应付你。伯母,你不要管我呀。"

她气得浑身颤抖。

"臭婊子,嚼什么舌!继承你姊姊的叫花子婆娘[二],对付你,要这样子还差不多!"

长吉从人群后面抓起一只脏草鞋扔了过来,不偏不倚,正好击中美登利的额际。美登利气白了脸站起来;老板娘怕她受伤,

拚命将她抱住。

“活该！这边可是有龙华寺的藤本哟。想报复，随时过来吧。他妈的，胆小鬼，没出息！回头有埋伏，走后街小巷暗路，给俺小心点儿。”

说着，把三五郎整个人推倒在店门口。赶巧这时听到有一阵皮靴声，不知是谁去报了警察。

“快跑！”

长吉一声呼啸，丑松、文次，其余十几个人迅速地四处逃窜，更有人躲到衖堂小巷子里去。

“混账混账混账！长吉、文次、丑松，为什么不宰了俺？来呀，来杀啊！俺三五郎，可是白白甘心死的？化做鬼，也要咒死你们！你给牢牢记住，混蛋的长吉！”

大颗大颗的热泪下滚，索性又嚎啕大哭起来。身上大概痛得紧。袖子到处都被扯破，背部、腰上，全都是泥砂。那文具店的老板娘，劝也劝不住，眼看着一群少年打得天翻地覆，吓得她目瞪口呆；这会儿才连忙抱起三五郎，又是揉背，又是弹灰土，一边又说：

“忍着点儿，忍着点儿。不管怎么说，对方是人多气盛，咱们这边都是弱小的。连大人都不容易对付他们，更别说是你一个人了。幸亏没大碍，回头倒是要小心他们在中途什么地方埋伏；好在已经有警伯到家里来看过，多少总是教人放心些。事情是如此这般的……”遂又将来龙去脉大概向警察说明一番。“我送你回去吧。”那值班的警察就要履行他的职责，牵起三五郎的

手来。

“不不,不用送啦。我可以自己回去。”

害他羞得缩到一边。

“别怕。可以送你到家,不必担心。”

警察笑着摸摸三五郎的头,更加令他害臊。

“爹爹要是知道我打架,一定会臭骂一顿。长吉他爹,是我们家的房东呢。”

见他畏畏葸葸,警察便哄他:

“那好吧。就送你到门口,不教你爹骂你。”

遂终于拉着三五郎走。四下大伙儿才松一口气,目送着他们离去;哪知走到街角转弯处,三五郎竟用力甩开警察的手,拚命跑掉了。

注释

(一)原文作“十六武藏”,系当时游戏之一种。以子母十六张牌比胜负,如象棋然。

(二)美登利的大姊为当时花街出名的娼女,日后美登利亦将步其后尘出卖色相,故长吉辱骂之。

六

“哟,这可真是稀奇事儿。这大热天,要下雪了吗?美登利

不肯去上学[一]，恐怕是真正不高兴了。早饭也不怎么吃，回头得去叫点儿什么来给她吃才行。说她感冒嘛，又没发烧，大概是昨儿累着的吧。太郎公[二]那儿，娘代你去拜拜就好了，你尽管歇着吧。”

“不不，是我许下的愿，要他保佑姊姊生意昌隆，不去可不成。给点儿香火钱，我这就去啦。”

说着就跑了出去。来到田中央的神社，拉开正面的粗麻绳，使劲撞响了钟[三]，合十而拜，也不知道她念诵些什么？只见她来时低着头回时也低着头，悻悻然不乐的样子。正太看到美登利从田埂上走过来，老远认出便喊住她，跑过去拉她的袖口说：

“美登利，昨晚上对不起啊。”

正太忽然这么道歉。

“不关你事儿。”

“可是，他们是恨俺，冲着俺来吵架的。要不是俺奶奶来叫，俺也不会回家去，三五郎也就不会那样挨打的……早上去了三五郎那儿，他也不甘心地哭着。俺听了都气坏了。那个死长吉，听说还朝你脸上丢草鞋哩。王八蛋，也未免太过分了！可是，美登利，请你原谅，俺不是故意跑开的。胡乱扒拉几口饭，想要出门，没想到奶奶说要去澡堂，只好看家；谁知道就在那时候起的事儿。真的不知道呢。”

瞧他连连道歉，就像是自己的过错似的，又仔细端详美登利的额头问：

“还疼吗？”

美登利遂笑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可阿正，不管谁问起，都千万不要说我被长吉丢了草鞋哦。万一被我娘知道了，会挨骂的。爹娘都从来没碰过我的头；长吉那家伙，竟然把鞋上的泥巴弄脏我额头，那不跟被他踩了一样！”

说罢，背转过脸，那模样儿真令人心疼。

“真的对不起，都是俺不好，所以跟你道歉。别不高兴了好吗？你生气，俺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说着说着，不觉得已来到自己家附近。

“美登利，要不要进来一下。没有人在。奶奶大概去收日息去了，俺一个人，挺寂寞的。想给你看看上回跟你提过的彩画儿(四)。有好多种呢！”

拉着袖子不肯放，美登利只好默然点头。自一扇破旧的木门进入院子里。那院子虽不大，却摆设着一些盆栽，颇饶情趣。屋檐底下吊挂着一盆羊齿类草，大概是正太在午日那天稻荷神社市集买回家的。不知他家底细的，定会疑惑，这一区最阔的人家，家中只这祖孙俩，怎么到处都下了锁(五)？教人看着觉得心凉凉的；偶尔出门，也总是交代邻居来看家，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人来撬开这些锁才对。

正太径自先走了上去，找一处通风的地方，招呼道：

“上这儿来。”

他用一把团扇替美登利扇风。才十三岁的少年人，也真亏他设想周到。取出来的许多彩色古画，给美登利一夸赞，更是喜

形于色。

“美登利，再给你瞧瞧古老的羽球板吧。据说是俺的娘从前在大宅伺候时，人家赏她的哩。看看，挺大的吧。上面画的人物脸谱，跟现在的人也不一样呢[六]。啊啊，娘如果活着就好了。俺三岁时，娘就死了，虽然有爹爹，可他回乡下去了，所以现在就只剩下奶奶和俺二人。真羡慕你啊！”

听他幽幽道出心事，美登利赶紧说：

“哟，画儿都要湿了。男孩子不能哭。”

“是。是太娘娘腔了？时常会想起种种事情来呢。现在这种时候还好，冬天有月亮的晚上，到田町那一带去收利钱时，一个人儿走在堤上，哭过好几回。也不是怕冷，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东想想西想想的。嗯，从前年起，俺也出去收日息。奶奶年纪大了，往后，夜里出门也挺危险。眼力又不好，要她盖印章什么的，也不怎么方便。过去雇用过几个男的，就因为家里只有老少两个人，所以他们欺侮人，不肯好好儿工作。奶奶说，只要俺再长大一些，她就让俺开一家当铺；不一定能像从前那样儿，可就是期待着要挂出咱们‘田中屋’的招牌哩。别人都说奶奶小气，可她就是为了俺省吃俭用的，实在可怜。去收钱的地方，也有通新町那种穷人住的地方，大家一定骂死她，想到这种事情，俺就忍不住要掉眼泪；大概真的是差劲儿吧。今天早上，俺还去三公家里收钱。那家伙，身子还没有复元，就瞒着他爹偷偷在工作；俺见了，怎么都开不了口。男的掉眼泪，岂不可笑？所以后街那些不懂事的才会常常看不起他哩。”

正太说着，自己倒害臊起来，无意间和美登利交会的眼神，才真教人怜爱。

“祭庆那天，你穿得挺帅。我要是生做男孩的话，也想那么打扮。你看起来，比谁都好看呢。”

给美登利这么一夸，

“俺算什么。倒是你那天才漂亮呀！人人都说你比堂子里的大卷姊姊(七)还漂亮。如果你是俺姊姊，不知有多荣幸；不管你走到哪儿，都跟着，可真神气哩！可惜俺连一个兄弟都没有。喂，美登利，下回咱们来一块儿照个像好不好？俺就穿那祭庆时穿的模样儿，你呢，也穿一件薄丝的粗条子和服，挺帅气的(八)。咱们到水道尻的‘加藤’那家摄影店照像，教‘龙华寺’那家伙羡煞！他定当会生气，真的，一定会气得脸色铁青；像他那种阴沉的家伙，不会气得脸红。也许，他会笑我们吗？笑也不管。拍一张大大的，最好能摆在橱窗里当样品。你不喜欢？脸上好像不怎么喜欢的样子。”

瞧他，又有些怨怼的神情，美登利忍俊不住，

“照坏了，岂不教你讨厌了！”

她大声笑出来，声音甚是好听，显然心情已经都好转了。

早晨的凉爽已消失，日头炎热了起来。

“正太，那就晚上再见啦。你也到我们寮楼那边来玩儿嘛。咱们可以在池塘上放灯笼，追逐鱼儿呀。桥已经修理好，没什么好怕的了。”

说罢，美登利便径自走开了。正太欢欢喜喜地目送着她的

背影,觉得真是个美人儿!

注释

(一)当时值暑假,此处恐系作者之误。

(二)当地之守护神,有如土地公一类,属于民间信仰之神。

(三)日人祭拜之形式,先以钟口下垂之粗绳拉撞使响,再合掌拜之。

(四)木版彩色图画。

(五)正太的祖母经营高利贷,故家中金库、抽屉内藏有钱,下锁以防盗也。

(六)元旦时节女孩子游戏之一种。二人各操一只尺许长之木板,互击羽球,木板上多绘有男女人物。考究者则以彩画制出立体效果。以其古藏,故人物脸谱有别于当时。

(七)美登利的长姊大卷,当时为吉原区域走红的娼妓。

(八)夏季和服,当时以粗条为时尚摩登,故云。

七

“龙华寺”的信如、“大黑屋”的美登利,二人同在“育英舍”上学。去岁四月之末,樱花散去,藤花绰约在绿叶间绽开时节,春季运动会在水谷(一)的草原举行。大伙儿兴奋地参加拉绳、丢球、跳绳等游戏,忘了春日长长将暮。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吧?信如,也不知平时十分沉着的他,怎么会被池畔的松树树根绊倒,双手撑在红泥道路上,弄得外套袖口到处是泥巴,真不好

看。赶巧在他身旁的美登利看见了，连忙掏出红手绢儿给他，说道："用这个擦一擦。"同学当中，有人喜欢吃醋的，见此便谣传："藤本，那小和尚，还跟女生说话。瞧他，挺乐的样子，岂不好笑！恐怕那美登利要嫁给他啰。做和尚的老婆，就得叫做'大黑娘(二)'哟。"

信如原本是个连听别人闲话都不喜欢的人，常常都会摆一副冷面孔别过脸去；何况，事关自己，他怎能忍受得了？从此之后，连听到美登利的名字都害怕，就担心别人是不是又要提起那件事情，心里头惴惴不安，说不出的不舒泰。可又不能每次都生气，所以只好尽量佯装不知，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正经八百的表情；有时候，被人当面问起，才真叫做尴尬哩。那种场合里，他多半只用"不知道"一句话挡住，可心里别扭，身上总是汗流浃背的。

美登利可是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这些，初时还"藤本、藤本"地叫得很亲热。放学的路上，自己走在前面，如果看到路边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花儿，也会待在那里，等信如来了，跟他说："瞧，这么美丽的花儿！枝头太高，我够不着。信哥，你个子高，手碰得到吧。拜托啦，替我摘一下。"就因为一群人当中，信如年纪最长，被她这么一央求，也不好意思拂袖而去，怕只怕别人又不知要怎么想，实在发愁，便只得随手拉一枝最近的，也不管花儿好坏，摘下就丢给她，然后大步大步走开。好个没情趣的人呐！美登利心中不无讶异。此类事情累积多了，不禁教她觉得对方仿佛是故意要整自己似的。"对别人都不会这样子，他就是只

对我一人不好。每次问他话，连个像样儿的答复也没有；走近他身旁，就逃走开；跟他讲话，又惹他生气。阴阳怪气的也不知要怎样讨好他，真教人受不了。这么难伺候的人，由他去别扭生气使坏算了。才不把他当朋友，才不理他哩！”美登利也恼火了，没事儿连碰面也不说话打招呼。两个人之间不知不觉好像有条大河横梗在那儿，舟楫渡筏都无由沟通，各人走着各人的岸边路。

祭庆既过，次日起美登利忽然不去上学了。不用说，那是因为额头上被人沾污的耻辱，令她大感愤恨，洗也洗不清似的。“什么大街的、后街的。在同一所学校上课，大家还不都是同学吗？干吗要分什么帮派，装啥腔！看我是个女孩子家，敌不过他们，就像庆典那晚上对付我，真是卑鄙！长吉那家伙是个捣蛋鬼，谁都知道，可要是没有信如撑他腰，敢那样子大闹大街帮吗？好啊，人前倒是装得乖巧温顺，暗地里在那儿操纵，这一定是藤本干的好事儿！就算他是高班的；就算他学问好，‘龙华寺’的少爷，我‘大黑屋’的美登利可没有受过他一丁点照拂，也没有道理平白侮辱我。‘龙华寺’有多少后台，我不知道，可我姊姊的老主顾当中，有银行家的川先生，兜町的号子老板米先生(三)，还有小矮个儿议员先生想要替姊姊赎身，娶她做太太；姊姊虽嫌弃他，没答应，可大伙儿说人家还是颇有名气地位的呢。不相信的话，去打听打听，‘大黑屋’若是没有了大卷，那楼可就暗淡无光了。所以，老板对于我爹啦、我娘啦、我自己啦，都不敢怠慢的。有一回，在供有磁器大黑天像(四)的客厅里打羽毛球，我不

小心把摆在那儿的花瓶打碎了，老板正在隔壁房间喝酒，也不过说了一句：‘美登利，别太野了。’此外也没骂我什么。若是别人的话，他不知要怎么光火哩！店里的女佣们，事后都挺羡慕的；归究起来，还不都是托了我姊姊的威光嘛。我虽然借住在人家的堂子里，可我姊姊是‘大黑屋’的大卷。长吉，他算老几？还要受‘龙华寺’那小和尚的气！”于是，从此再也不去学校。原本就任性的她，经过这次的侮辱，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把蜡笔也折断了，书本和算盘也都扔了，只管和玩伴儿们尽兴戏耍。

注释

（一）位于吉原地区的草坡。

（二）此系一语双关。美登利为“大黑屋”娼寮之少女，而和尚衣黑色袈裟，故合称为“大黑娘”。

（三）当时花街习俗，以姓氏第一字昵称客人。如川先生，可能是川上、川崎……米先生，可能是米泽等等。

（四）大黑天，为印度三宝守护神。

八

与昨宵飞车入廓的情况相较，今朝拥着残梦乘车离去，那种寂寥的况味，自是不相同[一]。有人拉低帽缘，怕别人看见；有人取毛巾裹着脸颊，许是临别之际那女的给一击教他难忘的捶拍吧，至今挨打处尚有余疼，想起来都心喜，不禁暗自偷笑[二]。到

坂本的人，可要小心啦；到千住市场采购回来拉板车的，得当心脚步啦；往三岛神社拐弯儿一带，可尽是教人癫狂的街道，绷紧的脸，全都松缓开来，说句不客气的话，松缓得鼻子下面都变长啰。咳，总之，到这里来的大人先生们呀，不瞒您说，全都是失魂落魄不值一毛钱哩[三]！

杨家有女受君宠[四]，不待引用《长恨歌》为证，女儿家总是到处受宠爱的，尤其这一地区，后街陋巷冒出赫奕姬[五]的例子特多。如今，筑地某某屋[六]的台柱，妙善舞艺的美人阿雪，专门伺候达官贵人，别看她现在当众装成一派不解事儿模样，说什么“长米的树云云”[七]；其实，她早年还不是闲人儿一个，干过制作花牌的兼差罢了。名气虽然高，但这种地方，去者日以疏，很快就会销声匿迹。那第二个升起的，是染布店的女儿，叫做小吉，公园一带响当当的尤物，如今已在千束町的某家新店挂起了红灯[八]。她也是这儿出生的。早晚大伙儿听到出名发迹的，无非都是女娃儿，男孩儿，就像是扒灰的黑狗儿尾巴似的，可有可无。

这地区的年轻小伙子们，到了十七八岁气盛精力旺时期便五人一组、七人一组，虽然尚不至于腰间一管箫[九]什么的，倒也各随某某有名气的头子，大伙儿一式的毛巾，长提灯，在尚未学会掷骰子之前，也不便站在娼寮的木格子门口白吃豆腐。要认真干活儿，也只有白天的时间；洗个澡，天快黑时分便会趿拉着木屐，套上哥儿们穿的便装，说什么“某某家新来的妞儿，见过没？跟卖丝线的金杉家里的姑娘挺像的，就是鼻梁塌了点儿。”

脑子里尽转着这些事儿。挨家挨户去勒索香烟啦、草纸什么的。打人，也被人打，以此为荣。有些满好的家庭出生的，也同流合污，取个十分入俗的名称，还到大廓门那边去打架起哄哩！

不分春秋，这五条街[十]一年到头热闹，仿佛是向人说：看呐，女子的势力！如今虽然已不作兴送客时提灯笼了，但茶店里那引宾时来来往往的木屐声[十一]，配上歌舞音曲，引得人人心旌摇荡。问他们：找什么目标呢？则道是：大红衣襟，丰饶发髻，大褂儿的裳裾长长，嫣然一笑的嘴角儿眼神儿、说不出究竟是哪儿标致。所谓勾栏花魁，就是在这儿称宠受敬，外头的人还真不容易晓知的。

在这种地方朝夕过活的人，也难怪近朱者赤。在美登利眼中，男人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她压根儿也没觉得神女有什么卑贱，只依稀像梦一般记得，昔日姊姊离开故乡时，自己哭着相送的往事；而今，姊姊当红，还羡慕姊姊能这般奉养父母。她哪里知道姊姊做这种事情的愁苦？等待相好的鼠叫咒啦[十二]、打木格子门的咒文啦[十三]，离别之际拍恩客背后的轻重手法等等[十四]，对于美登利而言，只觉得好玩有趣；她甚至还学着姐儿们讲些花街的腔调，毫未察觉可耻，真个可哀啊！而今她刚刚十四岁，正是喜欢抱着布娃娃贴脸疼惜的年纪，与贵族阔人家千金都无分别。修身、家政等学问，唯有自学校里习得，平日所耳闻目染，无非都是些爱呀不爱啊等等花街狎客的传闻罢了。至如衣裳舍啦[十五]、寝具布置啦[十六]、赏茶屋引荐的钱额啦[十七]，出手阔绰，以为是有办法，稍不称职，便以为小气不屑。别人的事

自己的事，真要分辨，都是还嫌早的年纪。小小的心里，只识得眼前花花世界，天生好胜，又放纵任性，只顾自己营造着如同在云端的幻想世界。

狂欢街、不眠街，待那些晨朝始赋归的男人们走后，这晏起的街道也有人打扫洒水。眺望整洁的大街，来了、来了，以万年町、山伏町、新谷町一带为根的各行各业，也称得是民间艺人吧。瞧瞧，那打鼓唱歌卖糖的，手弄傀儡的耍把戏。住吉舞蹈、舞狮子，各有各的妆扮。这边厢穿着鲜明的绫罗锦缎；那边厢又是棉衣宽黑带。俊男美女，五个人、七个人、十个人一组的大型队伍；也有瘦老头儿一人独抱着一把破三弦琴走过的。更有让五六岁小女孩儿系上红带子，那跳的可不是纪国地方的舞蹈吗。观众嘛，要不就是久待在游廓里的客人，要不就是给女郎们解闷儿的，可大伙儿皆晓得，一旦来到此地(十八)，一辈子没完的赚取，所以来呀来呀，都没把在这几条街上的小赏钱放在心里，连衣着褴褛的叫化子都不在门口稍逗留，岂不有趣。

容貌姣好的女太夫(十九)，将脸深藏于斗笠内，只露点儿优雅的面颊，好嗓门、好技艺。“哎呀，那声音，咱们这儿可没有这种水准的。”文具店的老板娘啧啧称善。被正坐在店门口看人来人往，刚从澡堂回来的美登利听见，她把散落下来的前面头发，用黄杨木梳子迅速地梳上去，说：“伯母，我去叫那太夫过来。”便叭嗒叭嗒跑过去，拉着那人的袖口，也不知道她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进去的(二十)，笑而不言。没想竟让那女太夫唱了一曲《明乌梦泡雪》的歌。唱罢娇声道谢：“承蒙照顾。”这可不是随随便便

点唱得来的哦。“哟,那是小孩办得到的事儿吗!”众人不禁目瞪口呆,不看那唱歌的太夫,反倒盯住美登利的脸哩。“真想把走过这儿的艺人们拦住,三弦琴,笛子,皮鼓,叫他们唱歌、跳舞,热闹热闹,教大家开开眼界!”有一回,美登利悄悄在正太的耳边说,害他大惊道:“我可不干!”

注释

(一)指来吉原地区狎妓的游客心理。“梦”,指回味与妓女交欢的回忆。

(二)此描写游客与娼女打情骂俏。

(三)作者在此段文字内,冷嘲热讽世间好色男子,入木三分。

(四)此用白居易《长恨歌》典:“杨家有女初长成,……三千宠爱在一身。……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五)赫奕姬,为古代日本传说《竹取物语》的女主人公。自竹中诞生,受养于伐竹老夫妇。长成美丽女子,拒绝帝王贵族之热烈求婚,不嫁。八月十五夜,随月使者升天逸去。

(六)筑地,在今东京市中央区。“某屋”指艺伎楼。

(七)此表示阿雪如今故作天真无邪状,有如不解稻米生长的千金小姐。

(八)娼楼入门处张结之灯笼。

(九)歌舞伎中,名角儿的习尚派头。

(十)指吉原游廓区内五大娼楼街。

(十一)当时狎妓,先至茶屋,由店中少女引客至娼楼。少女足登木屐,来往路上之声响,代表生意兴隆。

(十二)鼠叫啾啾,引人注意,故当时花街妓女流行学鼠叫之咒,以期待恩客来。

(十三)、(十四)皆为花街习俗。

(十五)谓当红妓女以衣裳赏与下役女佣为酬劳。

(十六)妓女以恩客所赠被枕等寝具布置室内,以炫耀其身价。

(十七)妓女以钱赏与茶店引导恩客之惠。

(十八)指吉原游廓区。

(十九)江户时代,头戴斗笠,边弹着三弦琴边说书的女子。

(二十)和服宽袖,袖有袋,可藏物。此指美登利私下赏与女太夫金钱或贵重物品。

九

如是我闻,佛说阿弥陀经。诵经之声伴着松风,本当是拂去心中尘的寺院膳房里,竟飘出烤鱼的烟;墓地上怎的晒着婴儿的尿片。这乃是净土宗的宗旨(一),本无可厚非,但自世人眼中看来,法师有若木屑(二),岂不令人感觉得格外俗气。

龙华寺的大和尚,随着财产的增加,肚皮也愈形肥大。他肤色光润,真不知道该如何赞美才好。既非樱桃色,亦非绯桃的花色,从他那刚剃的头、到脸、到颈子,古铜色光亮之中没有一点阴暗。他扬起微羼着白毛的粗眉纵心大笑时,本堂里供着的如来佛恐怕都要震惊从台座滚落下来。

夫人才四十出头的样子,皮肤白、头发稀,髻子梳得小小,很是称她年纪身分。她对于前来参拜的人,颇为友善,连门口那花店爱讲人家坏话的老板娘都不批评她,大概是平时常常会送些旧衣服啦、剩菜啦什么的,小施恩惠的关系吧。这夫人原来也是

檀家[三]之一，早年丧夫，无依无靠，便在这个寺院里暂充缝纫之类的杂务，只求温饱为足，洗衣、做饭诸事自不消说，就是像清扫墓地等男人干的活儿也帮忙。和尚打打算盘，觉得不如纳为妻子划算，遂有了关系。女方心里想，年纪虽然差了二十岁，有点儿尴尬，但自已既然也无处可去，究竟也不失为托其终极之所，便也不再躲避人耳目了。这事儿有些别扭，但这女的心地善良，众檀家也就不再追究，在她怀了头一胎时，檀家之中热心者，那个坂本卖油店的老先生便充当了类似媒人之役，劝他俩把事情公开了出来。

信如便乃是他们所生的男女两个孩子之一。这孩子，真是典型的怪人，整天价待在屋子里头，个性阴沉沉的；而那姊姊阿花，生得细皮白肉，双层下巴的脸蛋儿挺可爱，虽称不上是美人胚子，可究竟花样年华讨人欢喜，所以也有人认为放着她当普通人家女孩子可惜了[四]。不过，毕竟寺院出身的女儿去当艺者，拜释迦人家可没听说弹三弦琴的，总得避着点儿世人耳目，末遂在田町的街道上开一爿纯卖茶的店[五]，布置得净净爽爽，让这个女儿在柜台后面管账。凭她的爱娇卖相，竟也引来一些年轻人，管他秤头如何价钱多少，生意异常兴隆，每夜直到十二点客人的踪迹也不会散去。

这可忙坏了大和尚。一会儿催讨债钱、一会儿巡视店面，还有些法事这个那个，一个月中总有几天是规定为说教的日子，又要查账、又要诵经，怕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所以傍晚时分坐在走廊上、垫一张凉席，把法衣卸下一半儿，露出一只胳膊，还一面

摇着团扇，大杯里注满酒，下酒的菜肴是大街上“武藏屋”的大串儿烤鳗鱼；而为他采购酒肴的，是信如的差事。他对此恨之入骨，走在路上，脸都不肯抬起来。对街文具店那边有什么年轻人的声音，便担心是不是在嘲笑自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故意走过鳗鱼店，等四下无人注意才走回头快步跑进去。“自己这一辈子可绝不吃生腥。”他心中暗暗这么想。

那为父的和尚，可真是个务实者。世人颇嫌其为贪心，但他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讲，得着空，甚至还想插一手从事制作祈福耙子(六)什么的。十一月酉日，他必定会让妻子在门前的空地摆个卖簪子(七)的摊儿，要她戴上头巾，叫喊“吉祥物啊！”一类的词儿。起初，她还有些难为情，谁都不会想到寺院住持的妻子也会这样子，认为傍晚之后，比较不会引人注目，故白日里请花店老板娘帮忙，入夜以后才自己出来叫卖，可心一贪，也就忘了害臊，竟然提高嗓门追着客人叫：“算便宜点儿，便宜点儿。”人潮汹涌之际，买方也眼睛都花了，为着祈求来生之福，前天才来的这寺院之前，如今也忘得一干二净，“簪子，三支七毛五。”出价的如此，那还价的便也回说：“五支三毛钱就买。”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此之谓欤！

信如对于这件事，可真是耿耿于怀，即使不传入那些檀家的耳中，邻近的人怎么想？孩子伙伴们又会怎么传说？“龙华寺”摆出了卖簪子摊儿，若是有人讥笑阿信他娘拼命卖东西，可真教人难为情死了。他试图劝止道：“这种事儿，别做吧。”可那大和尚只顾大笑说：“胡扯，住口。你懂得什么！”根本不加以理会，

只一个劲儿朝念佛夕算账。看到他拿着算盘笑嘻嘻的样子，虽云亲生父，真教人反胃，心底不禁怀恨：那么干吗要剃头当和尚呢！

原来生长在同胞姊弟单单纯纯的家庭里，委实没什么理由会造成这孩子这般阴沉沉的性格的，可他天性温和，加以自己的意见又常不为父亲采纳，心中遂闷闷不乐。他觉得父亲的做法、母亲的事情、姊姊的教养都错了，但说了也白说没人听取，所以只好算了；衷情却是伤心无奈，朋友们不知情，还以为他刚愎使坏，而他阴沉的心底，其实颇为脆弱，若是有人讲他半句坏话，连出面跟人吵架或理论的勇气也没有，只好躲在屋里头，不敢跟人见面，胆小极了。只因为他在学校里功课好、出身也不错(八)，没有人看得出他的弱点，以至于还有人认为："龙华寺"的藤本，像块半生的年糕，挺有劲儿，教人大意不得。

注释

(一)日本佛教净土宗，自古允许娶妻生子。明治五(一八七二)年以后，其他宗派亦承认和尚可如俗婚娶。

(二)典出《枕草子》第五段语。

(三)于寺院持有墓地，时时布施寺院之人。又称檀越。

(四)此代表龙华寺町一带人的想法，以为稍具姿色的年轻姑娘理当做艺伎。

(五)以别于此区做为青楼引荐之花茶屋。

(六)见第一章注(二)。

(七)酉日市集卖物之一。为系于祈福耙子上的吉祥饰品。

（八）谓僧侣之子，受当地人尊敬。

十

祭庆那夜，信如被家人吩咐差使，到田町的姊姊那儿去，到第二天才回家，所以他压根儿不知道文具店前发生的骚动。次日从丑松、文治一伙人的口中得知事情的始末，才对长吉的胡闹大感惊讶；然而，往者已矣，也无由怪责，只懊恼当初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他去用，虽然事非己出，总觉得给大家带来了麻烦[一]，一个人自责不已。长吉也感觉做得太过火了些，怕碰到信如准会挨骂，所以有三四天都不敢现身。等他火气稍过之后，才十分尴尬地去道歉："信兄，你恐怕在生俺的气，可真的是一时失控，对不起啊。谁知道正太会缺场呢？本来也没想到要去惹一个婊子，揍那三五郎的。只是，既然挥舞了提灯，也不能空手回来，结果捅下了那娄子。当然，都怪俺。不听你话是俺的不对，可现在骂俺也没用。就因为有你当后盾，俺才像乘了大船一样放心，要是你不理，可怎生是好？不管怎样，还是当咱们这一帮的头头吧，也不会总是出纰漏的。"给他这么央求，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遂道："算啦。只好走着瞧。欺侮弱者，教人看不起，拿美登利和三五郎出气，有什么意思！要是正太跟他那一伙要干架，到时再说，咱们可千万别先出手。"他倒也没怎么大骂长吉，只是祈求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而已。

最无辜的，莫过于后街三五郎了。被殴打踢蹴，两三天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傍晚时分帮着他爹爹拉空车到五十轩的茶屋檐下，认识他的茶屋雇工都会问："三公，你怎么啦？看来挺虚弱的样子嘛。"他爹外号叫做"鞠躬铁仔"，从来也不敢在上役人士面前抬过头，别说是廓内那些楼主们的前面了，即使房东地主诸人无理也一向逆来顺受的，听三五郎诉苦，反倒怪责："那没办法呀。人家是房东的少爷嘛。不管咱们有理或对方不好，怎么配跟他打架？快去道歉，去道歉。这混球！"硬逼着自己儿子去长吉那儿道歉。三五郎咬紧牙关忍住羞愤，过了七天十天，疼痛处渐愈，那心中的愤恨竟逐渐淡忘，看顾房东家的小娃儿[二]，拿人家两毛钱的工资，倒也挺高兴的样子。"乖乖，睡觉哟……"瞧他，背个婴孩在后头，年纪已十六，理当是少年人趾高气扬的时期，可他那大高个子，也不害臊，竟这般大街小巷地哄着背后的婴孩走来走去。常碰见美登利和正太在一起，被他俩嘲笑："瞧你，像什么样子嘛！"可也终究还是玩耍在一处。

春季，从赏夜樱的热闹开始；夏季，则有纪念名妓玉菊的灯笼展；接着下来便是秋季的仁和贺，门前的街，十分钟之内便飞驰过七十五辆车。转眼间，田亩上红头蜻蜓已乱飞，而壕沟周遭已渐渐可闻鹌鹑啼鸣了[三]。朝晚的秋风袭人颇有寒意。"上清"杂货店里卖的蚊香，已让位于怀炉[四]，石桥边的"田村屋"磨米的臼声，听来有些凄凉，"角海老"[五]的钟响，也有说不出的哀伤气氛。四季不断的日暮里火葬场升起的烟火，令人想到：那就是火化人的烟吗？不禁悲从中来。走在茶屋背后的堤下小

径，仰聆由楼中吹落的三弦琴音，听艺伎高妙的琴艺，寻常一节艳词："君情浓重虚度一宿"，也格外带着哀戚的风味。有个游女出身的女子说：从这个季节开始，到这儿来的客人，大抵都不是普通泛泛的嫖客，总是一些有心的人儿。

有些事情，写起来实在琐琐碎碎很麻烦。大音寺前发生一件比较奇特的事，便是有个二十岁许的目盲按摩姑娘，因为失恋，恨自己不便之身，投身于水之谷的池水中。这算是新近大家传说的。有人问卖菜的吉五郎："那木匠太吉，最近怎么许久都不见他踪影呢？"他用手指指着自己脸中央说："就是因为牵连到那件事啊(六)。"可终究也没人特别再对此谈论什么。眺望大路，只见天真的孩童们三五人手牵手唱："开花了、开花了，开的是什么花？"他们静静地戏耍着。廓内只有那来往的车辆声隆隆，与往常一样响亮。

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偶尔又有时一阵大雨。在这样寂寂的夜晚，也没什么过路的客人，文具店老板娘傍晚早早就把大门关上。店里面有美登利、正太郎，另外还有小孩二三人聚在那儿玩弹珠儿。美登利忽然竖起耳朵说：

"咦，有谁来买东西了吧？听到踩沟板儿的声音。"

"是吗？俺可是一点儿没听见。"

正太暂停了数仔儿说。

"可能是有什么伴儿来了。"

大家高兴起来，可是只听到脚步声到店门口，后来就无声无响，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

注释

（一）指美登利、三五郎等人。

（二）即长吉之幼弟。

（三）此段写吉原地区春、夏、秋季节的转换，以及冬季的重要庆典与风光，颇有《枕草子》风味。至于“十分钟内飞驰过七十五辆车云云”，另见于其《日记》明治二十六（一八九三）年八月三日内容。事实上，《比肩》一文中所写，即为作者生活背景，许多人、事、物皆有其真实性。

（四）秋冬际，用酒精点火之小型铝制薄炉，可置于胸腹之间取暖者。

（五）为当时吉原地区之地标大店。其三层楼建筑物上有大钟，直径七尺，四周设有灯光。

（六）表示那失明之女子所恋对象也。

十一

“哇！”正太打开门探个头叫，可是对方却已走到两三家前面的屋檐下，只见其背影。

“谁？谁啊？进来嘛。”

说着，他随便套上美登利的木屐，也不管下着雨，便要跑出去。

“哦，是那家伙。”

只那么一句，回头说：

“美登利，叫也没有用。那别扭的家伙！”

边说就边摸着自己的头顶。

“信仔吗？”美登利问。

“真是讨厌的和尚！一定是来买笔或什么，听到我们的声音，站站就回去的吧。坏心眼、别扭家伙、不爽不快、哑巴、缺牙、讨厌鬼！进来的话，要好好修理他。让他回去，可惜了。喂，把木屐给我，我来瞧瞧。”

美登利又代正太探头出去，没想，屋檐的雨水弄湿了前面的头发。

“哟，好不舒服！”

遂缩回头，却看见四五家前面的瓦斯灯下，撑着大黑伞低头缓步的信如背影。她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美登利，你怎么了？”

正太讶异地拍着她的背问。

“没什么。”

美登利心不在焉地回答。她上来教大家玩弹珠。

“没见过这么讨人嫌的小和尚！表面上看起来是温温顺顺，架都不会吵似的，脾气可真别扭。可恨！我娘说的，哇啦哇啦大喉咙的人，心地都不错；所以像信如那种哼哼默默的家伙，一定是不怀好心眼。正太，你说是不？”她疾言信如的不是。

“但，‘龙华寺’那小子还算讲道理的。至于长吉呀，那家伙才真是的！”

听他学大人口吻说话的样子！

"你少来啦！小孩学什么大人样儿。你这家伙，真滑稽。"

美登利用手指点了点正太的面颊说，又忍俊不禁地：

"瞧，你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俺再过些时候也就变大人了啊。也要像'蒲田屋'的老板那样，穿件方方正正的外套什么的，跟奶奶要她收藏了好多年的金表，戴上戒指，抽烟卷儿，脚上穿什么好？俺不喜欢木屐，要穿革履垫他三层皮，用讲究好看的丝织出来的做成履带。好看吧？"

听他这么讲，美登利嘻嘻地笑说：

"矮冬瓜穿外套革履呀，不知有多可笑哩。大概像一只眼药水的瓶子[一]在走路吧。"

听美登利说话损自己，正太不禁反驳：

"胡说，到时候，俺自然也会长高，不会老是这么矮啊。"

"谁知道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天花板上的老鼠'[二]，你瞧。"

说着，美登利一指，包括文具店的老板娘，一座的人都大笑。

只有正太自己一本正经，溜溜地转动着他那一双大眼珠子说：

"美登利以为开玩笑啊。谁都会长大成人，为什么俺讲的就可笑呢？俺也要讨个漂亮老婆，让她走在身边哩。俺什么都爱漂亮的，要是像饼干店的阿福那种麻子，或是柴薪店那个突额头来了，马上就赶她走，决不许进俺的家来。俺最讨厌麻子跟癣皮！"

听他认真说，那老板娘竟笑了出来。

“喂，正太，你常来我店里。可注意到伯母脸上的麻点没？”

“你年纪大了啊。俺说的是新娘子，年纪大的没关系。”

“算我多心啦。”

文具店的老板娘马上改口说成玩笑的话。

“这条街上漂亮的姑娘有花店的阿六、水果店的阿喜。还有，比她们更标致的，就坐在你旁边。正太，你挑谁呀？阿六的眼神吗？还是阿喜那好听的嗓子？哪一个？”被她这么一问，正太倒是羞红了脸。

“你说的什么呀。阿六的脸，阿喜，有什么好看的！”边说就边离开吊灯下，慢慢退到靠墙处(三)。

“那就是说喜欢美登利啰。心里这么决定了？”

被老板娘一语道破，正太连忙说：

“谁知道。干吗说这个！”

他把背转向后头，用手指轻敲着墙壁下方，唱《转呀转呀水车》的歌(四)。美登利则把大家前面的珠子收拢来，说：

“呶，再来一次吧。”

她的脸上也微微泛红。

注释

(一)当时眼药水瓶，形状四四方方短小，故云。

(二)讥讽人之词。谓：说起明天的事，天花板上的老鼠都要笑。

(三)表示避免羞红的脸被灯光照现,为众人察觉也。
(四)当时日本小学生所唱之歌。

十二

信如每次去田町找他姊姊时,其实不一定非走那儿不可;也就是说,抄堤边的近路,便可看到简单的木格子门,望进去,有鞍马(一)的石灯笼。萩茸的矮墙幽幽,竹帘卷起在走廊上方(二),也看来十分优雅。中央那玻璃门的后面,令人想见现代的按察君未亡人数着念珠,剪了短发的若紫仿佛就要出现似的(三)。这一幢房子便是"大黑屋"。

昨日、今日都下着秋雨。田町的姊姊托制的冬衣既已缝制好,母亲爱女心切,想早点儿让她穿上,便吩咐:"劳驾,上学前把这个送过去好不好? 你姊大概正等着。"温顺的他岂会说不? 唯唯答应,便抱了那包袱,套上了木屐,打一把伞,踢里趿拉走了出去。

在黑齿沟那边转个弯儿,想要走那一条平时常走的小径,不凑巧的,来到"大黑屋"前,一阵风吹起,连忙捉紧黑伞的上端,怕强风会把伞吹到天上,双脚一使劲,没想到木屐前边的带子竟松开来;这比伞飞了更糟糕!

信如急得团团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把伞靠在"大黑屋"的大门边,躲在屋檐下面整理屐带。这种事儿,平常就不是

像他这种少爷惯做的。真是糟，心底干着急，可就是不容易弄好，气死人的。急啊，急啊。他把袖袋里装的作文草稿纸拿出来，一张张撕开，捻成纸条儿，那讨厌的强风又吹袭，把靠在门旁的伞吹走。“可恶！”他愤愤地啐一句，想去逮住那伞。讵料，放在膝上的包袱，一下子就掉落地上，包袱上全是泥，外带的连袖口也弄脏了。

凄惨之事，莫过于雨中无伞，更何况木屐带子又断！美登利正在玻璃门后头看外面，“咦，那是谁断了木屐带子？娘，给点儿碎布，行吗？”问着，便从针线盒中抓出一把丝绸料子碎片，急急忙忙套上木屐，抓了把廊下的洋伞，也来不及打上就沿着庭石赶出来。

一见那人正是信如，美登利的脸霎时泛红，就像是碰到什么大事似的，心跳得很快；又怕被人从背后觑见，悄悄走近门口。信如也正好回头看见她，这边厢也是默默，腋下一把冷汗流出，恨不得光脚逃走。

若是平常时候的美登利，看到信如这副倒霉样子，准会指着他大笑特笑：“哎呀，真是没用！”更会尽其所能地责备他：“好啊，祭庆那晚，借机报正太的仇，阻挠我们玩儿，教人来揍无辜的三仔，你自己倒是高高在上指挥若定啊。看你道不道歉！长吉喊我‘婊子、婊子’的，也是你教唆的吧？婊子，又怎样？才不欠你丁点儿情哩。我有爹有娘，还有‘大黑屋’的老板和姊姊，才不要你臭和尚关照，休叫我婊子啦什么的。有话要讲，就在这儿讲明白，不要在人家背后偷偷讲。我这儿招架呐，来吧。”她一

定还会扯起袖子这么滔滔不绝地逼他的吧。可是，如今她却不言不语，躲在木格子门后，既不走开，只是胸口一个劲儿地蹦蹦跳，与平常的美登利全然不相同。

注释

（一）京都近郊地名，产石。此灯笼为日式庭院之设置前庭者，取其实用兼美观。以鞍马之石制造。

（二）表示夏季已过。

（三）此二、三句蹈袭《源氏物语》第五帖《若紫》内容。按察大纳言未亡人为若紫（即后之紫夫人）之祖母。作者有意以若紫比喻美登利，按察君未亡人喻美登利母，而以信如喻光源氏。

十三

来到这“大黑屋”前，信如便由衷地害怕起来，也不敢左顾右盼，只一心向前直走。可真是不凑巧的雨，更不凑巧的风，害他把木屐的带索都踩断了。不得已，在门口捻纸条儿。那心底啊，确实是难堪。正当此时，背后传来踩在庭石上的足音，简直就像是泼他一盆冷水似的。毋庸回首都可以知道是那人儿，不由得全身颤抖脸色都变了。他继续背向着她，佯装全神贯注修理带索的样子，可心已飘忽如在梦中。这木屐，仿佛永远都修不好穿不得似的。

站在院子里的美登利看到此情景。“咳，真是笨拙。那手

势，有啥用？纸条儿脆得跟老婆婆似的，即便是捡了稻梗子捻进去，也不管用的啊。喂喂，你外套的衣角都拖在地上沾到泥巴了还不晓得吗？呶，伞又吹走了。要收起来靠墙才行呐。”她心里替他焦急，却连说“这儿有布碎片儿，拿去用吧”都不敢。这边，她站立雨中袖袪尽湿，也不避一避雨，尽在那儿偷觑着。对此全然不知情的母亲，这时从远处大声叫喊：

“烫斗的火生好了哟。美登利这孩子，贪玩什么啦？下雨天可别在外头胡闹，不怕又像上回那样伤风吗！”

美登利给催得没有办法，只好大声回应：

“好，马上就来啦。”

又怕自己的声音被信如听见不好意思，胸口乱撞脑子里空空的。站在无法打开的门(一)旁，又委实看不过信如的困境，思虑再三，默默地将布碎片从木格子间扔出去。见信如故意佯装没有看到的模样儿，“哼，还是老样子。”万感交集显示于眼睛，泪汪汪脸上怀恨的表情。“干吗这么恨我？冷冰冰的！我这儿才是满肚子委屈呢。你这人也真是的！”美登利有满腔的思绪，无奈母亲一声声的叫唤，也由不得自己，只好往回走一步、两步。“咳，干吗要这么没出息？好不恼羞！”遂反身蹬蹬蹬地踩过庭石走回去了。至此，信如才寂寞地回头看，只见羼红的友仙染(二)碎布在雨中淋湿着，那红叶美丽的图案，散在自己的脚边。他衷情有所感动，却也一时没有去捡起，只是空望着那些布片，任忧思袭上心头。

最后，还是对自己的笨手笨脚绝望，他解开了外套上较长的

纽带，用它缠来绕去，随随便便充做屐带。这下子大概行了吧？试着踩下去，别说有多难走了，穿着这样的木屐，想走到田町，还不知道如何哩。可也别无他途，只好站起来，把包袱抱在腋下，才走离开这大门两步，那友仙染的红叶映入眼中，不忍心就这么走开，正依恋地回顾时，忽有人对他说：

"信兄，怎么了？木屐带子断了啊？瞧你，什么个样子！"

信如吓了一跳。回头看，原来是那捣蛋鬼的长吉。大概是才从堂子回来的吧(三)，浴衣上面套了一件讲究的和服，柿黄色的腰带照常系在低腰处。新的外褂上有帅气的黑衿，印着堂号的雨伞、高齿木屐上罩着的鲜亮防雨套子，分明也是今早新用的。浑身上下引人注目，一派傲人模样儿(四)。

"我的屐带子断了。正不知怎么办，懊恼着。"信如悻悻然说。

"是吧。你哪会修理。算了，穿俺的。这双木屐的带子可牢靠得很。"

"那你怎么办呢？"

"什么？俺习惯了。这么的……"

说着，就把和服下摆拉到屁股上揣着。

"倒不如这样爽快些。"

遂又脱下木屐。

"你要光脚啊。那不好意思。"

信如十分为难。

"没关系。俺惯了。信兄脚底太嫩，没法儿光脚丫子走在石

子路上。呶,穿上这个走吧。”

把一双木屐端端正正摆在信如足边,十分亲切的样子。平常人人都嫌弃他,有如疫鬼似的。这会儿,他扬着一对粗眉说出挺温暖人心的话语,可真有意思极了。

“信兄的木屐,就让俺给你提回去。扔到你们家厨房里,成了吧。呶,换上,把那交给俺。”

又照顾种种,将断了带子的木屐拎着。

“那么信兄,你走吧。回头儿在学校见!”

相约而别。信如去田町姊姊那儿,长吉回家去。至于思思念念的红色友仙染布片,则可怜空留在格子门外的雨地上。

注释

(一)此门,盖取吉原游廓“大门”之象征。又与第十二段首“简单的木格子门”互应。美登利无法打开此门,或者正暗示着她终将步上娼女的不可抗拒之命运。

(二)京都、大阪地区的上等染绢衣料。“羼红”,表示下文所称“红叶之图案”。即美登利自针线盒中取出之碎布,原拟供信如修补屐带之用,其后扔在地上者。

(三)此殆暗示长吉昨夜宿妓楼。当时长吉十六岁,为救火队长之子,且好斗闹事,故有此可能。

(四)此段对于长吉衣物的仔细描绘,用以衬出成为“男人”的长吉的骄傲心态。

十四

这一年共有三个酉日(一),中间一天因下雨而报销(二),可是前后两天都是极好的天气。大鸟神社的热闹,可真有得瞧。许多年轻人趁势从检疫所那边的门窜流进来,笑闹声简直天柱折地维缺(三)似的。廓内的中之町,一时间好像变了方向。角町和京町,处处的挂桥都人潮汹涌,“哼咳哦,挤呀、挤呀。”犹如船夫摇桨时的打气声此起彼落。从河岸小店的娇唤(四),到高大的三层楼上(五)格外响亮的弦歌声音,热闹透顶,凡是见过此情景的人,恐怕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正太此日休假一天,到三五郎卖芋头的小摊子去照顾照顾,又去卖丸子高个儿那不怎么起眼的红豆汤店去看看。

“怎样,有赚头吗?”

那高个儿逮住他说:

“阿正,你来得正巧。俺这儿的材料刚断了。不晓得接下去卖什么好。马上又备烧了一锅,可是不能让客人中断呀。怎么办?”

“笨东西!大锅四周不是还粘着些剩余的吗?拿热水冲一冲再多加些糖,不就可以应付十人份、二十人份嘛。每家店都是这样,不只你这儿呀。管他啦,这种闹哄哄场合里,谁分得出好坏啊。卖啦,卖啦。”

说着，径自端来糖罐子。高个儿那瞎了一只眼的娘在一旁看呆了。

"你可是真正生意人的料子。灵极了！"

他也不屑被人赞赏，只道：

"这算什么灵不灵的。刚刚看到后街丑仔那边料不够了，就是这么弄的；也不是俺的发明。"又问：

"你知道美登利在哪儿吗？俺一早就在找她，也不知她去了哪里，文具店也没去过。在堂子里吗？"

"哦，美登利啊。方才还走过我家门前，从扬屋町[六]的挂桥那边走进廓中去。阿正，不得了哇。她今天把头发梳成这么高的髻子哩。"说着，还用笨拙的手势在头顶上比了一下。

"她好漂亮啊。"

一边擦他的鼻涕说。

"对啊。比她姊姊大卷还标致。可是，她也要变成花魁了，真可怜。"

正太黯然低着头说。

"好呀。等她做了花魁，明年开始，俺就要开爿铺子，赚了钱，就去买她[七]。"

丑阿呆这么说。

"胡扯。那她一定不理你。"

"为什么，为什么？"

"她不会理你就是啦。"正太稍稍脸红。

"那，我也去转转。回头见！"遂走出去。

十六七岁小姑娘

爹娘疼她呀金枝玉叶般

一边声音抖颤地唱着流行的调儿。

而今入勾栏

才知道伤悲哟

嘴里来回哼着，把木屐在地上踩得好响。不多久，那小小的背影就混入杂沓的人群中，不见了。

好容易挤进游廓的一角落，远远看见有人跟女佣阿妻边说边走过来。仔细一瞧，那可不是“大黑屋”的美登利吗？真正如同丑阿呆说的，那蓬松高大新梳的发髻，漂亮的丝结飘下，玳瑁制的簪子斜插着，花钿随步摇颤，较诸她平时更为缤纷华丽，简直就像是个京玩偶[八]似的。正太看得目瞪口呆，也不像平时那么跑过去拉住她。美登利这边反倒跑过来叫：

“正太嘛！”

“阿妻娘娘，你要买东西的话，咱们在这儿分手吧。我跟他一块儿回去。再会啦。”

说罢，鞠躬。

“哟，阿美。瞧你，好现实哦。不必再需要我送了吗？那么我就去京町买点儿东西啦。”

见她碎步跑过去，弯进小店那边的小径，正太才拉了拉美登利的袖口说：

“好漂亮！什么时候梳的头？早上吗？还是昨天？怎么不早点儿让俺看到。”

听正太有些抱怨的口吻，美登利没精打采地难以启齿。

“今天早晨在姊姊那儿梳的呢。讨厌死啦！”

她低着头，羞见往来的人。

注释

（一）十一月之中，逢三次酉日。日本在明治时代仍沿用中国历干支计日法。

（二）逢酉之日，有地方市集热闹。二之酉日，因雨未如理想。

（三）此引《列子·汤问》语。明治时代日本一般青少年都学习汉字，故具备中国语文常识。樋口一叶亦除日本古典文学外，旁通一般汉学知识。

（四）指娼妓呼客之声。

（五）小店，指妓户之较低级简陋者；三层高楼，则指较华丽高级之勾栏。

（六）“扬屋”为日本近世娼女被游客召去游兴之处。此指类此之店楼集中之区。

（七）指去娼楼找美登利陪宿。

（八）京都所产玩偶，极细致华丽，故云。

十五

心中忧愁害羞，又无可言告，听别人赞美，就觉得好似被讽

刺一般;人家惊见她高髻之美而回顾,也觉得那眼光之中有轻蔑的意思。

“正太,我回家喽。”

“今天不玩了?是不是有人骂你?大卷姊跟你吵嘴了吗?”

正太全然不懂事的样子,教她不知从何答复,只有红着脸儿。他俩走过丸子店前,那阿呆自店里喊:

“挺要好的嘛!”

听这种开玩笑的话,美登利更是哭丧着脸。

“正太,别跟我在一起。”

说完,独个儿快步走开。

原本说好一起去看酉日市集的,这会儿却又改变方向往回家路上跑。

“怎么不一块儿去?干吗要往那边走?真是的!”

正太弄不清楚她是怎么回事,追过来对着美登利撒娇地说。但她就是不说一句话便要跑开。见她如此,正太又跑去扯她袖子怪责。美登利只是红着脸。

“没什么。”

那声音中,分明是有些缘由的。

穿过大门,这儿本是正太平时来玩儿惯的地方,所以也不必客气,径自跟着美登利到回廊上去。美登利的母亲看到便说:

“哦,正太,你来得正好。美登利从早晨就闹脾气,教大伙儿伤脑筋。你陪她玩玩儿吧。”

正太像个大人一般正襟危坐。


1997 w.y.

"是哪儿不舒服吗?"

见他一本正经地问,那为母的笑说(一):

"不不。过会儿就好了。她呀,就是任性。恐怕还要跟朋友闹别扭哩,真是个没办法的姑娘。"

回头看,不知什么时候,美登利已经在另一小房间里准备好寝具,脱下身上的外套和腰带,脸朝下卧着,也不说话。

正太悄悄地挪移了过去,

"美登利,到底是怎么啦?生病了?还是心情不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他到底也不好意思太靠近,只是将手叠放在膝头上焦虑。美登利更连一句话也不回答,只听见她从紧遮的袖口漏出来的哭泣声音,前额覆盖的刘海都被泪水沾湿了。这分明是有原因的,但年少的正太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徒然坐在那里发愁。

"究竟是怎么啦?俺也没有做什么惹你生气的事儿,干吗那么生气呢?"

见正太探头毫无办法的样子,美登利这才擦去眼泪说:

"正太,我不是生气。"

然则,又是为了什么?一问之下,其实,堪忧之事多多,这些事情怎能跟别人讲呢?虽然不言不语,面颊上自然泛红。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无端打心底忧愁起来。与昨日相比,今日的她真是百感交集,自觉羞赧。"恨不能一个人躲进暗暗的房间里,跟谁都不交谈,没人看见,独个儿过朝夕才好。即便有这种伤悲,也不必如此躲着别人耳目啊。倘使能永远永远

戏耍玩偶或纸娃娃、扮家家酒，该有多好！啊，不要不要，不要做大人！人为什么要长大？真想回到七个月前、十个月前、一年以前[二]！"这种想法岂不太像个老人似的？美登利也不顾正太在一旁，想同她讲什么，便任性地踢翻东西。

"回去！正太，拜托你回去。你在这儿，我会死掉。你跟我讲话，会害我头疼。我讲话，会眼花。谁都不许到这儿来，你也快快回去！"

这真是从来没见过的怪现象。正太觉得完全不可解，真正是一头雾水。

"你真是奇怪，怎么会说这种话呢？太莫名其妙了。"

他觉得十分委屈，极力想要伪装镇定，可不争气的眼泪就是要涌上来，真令人忍不下去。

"回去，回去！你要是再待在这儿，就不是我朋友啦！讨厌的正太！"

被她愤愤地催逼，只得说：

"好吧，那就回去了。打搅你了[三]。"

说着，站起来就走，也不同在浴室察看水冷热的美登利母亲打招呼，忽地从院子跑了出去。

注释

（一）一说以为系美登利月经初潮，只有母亲知道。

（二）此段美登利心中之自白，充分表现了初潮对于少女心理的影

响；对生长于吉原区"大黑屋"的美登利而言，长大成人更意味着即将步上其姊大卷的后尘，日后必赖卖笑为生，故作者于此极力描写美登利依恋童年生活，自有其同情立场也。

（三）此为正太讽刺之口吻。

十六

拼命地跑，穿过人群，飞奔进文具店。没想到三五郎已经卖完东西收拾好摊位，肚兜里藏着铜板儿叮当响，带了弟弟妹妹们，叫他们要什么买什么，一派阔大哥模样儿。正大开心之际，忽然冲进来正太。

"哟，阿正，正在找你呢。俺今天可赚了一票。请你吃点儿什么吧。"

"胡说八道，谁要你请！闭嘴，别神气！"前所未有的粗声粗气，接着又闷闷地：

"事情不好了。"

"干吗？发生什么事儿？打架了啊？"三五郎把吃了一半的甜面包塞入怀中，问：

"对方是谁？'龙华寺'？还是长吉？在哪儿开始的，廓内，还是神社？这次，可不同于祭庆那天。只要不是毫无防备，绝对不会输。俺在这儿，替你冲先锋。阿正，别害怕！"

瞧他，蠢蠢欲动的样子。

"去你的！才不是打架。"

可终究不好意思提美登利的事情。

“看你拚命冲了过来，还以为一定是跟人打架了呢。可是，阿正，今晚要是不打的话，以后可不容易打起来了。长吉那家伙，就要失掉一只胳臂了！”

“什么？为什么失掉一只胳臂？”

“你不知道啊。俺也是刚才听爹爹跟‘龙华寺’的太太讲话才晓得的。信兄不多久就要到附近什么和尚学校[一]去了。一旦穿上了袍子，咱们就下不了手啊。你想，穿那种宽宽大大的袍子，怎能撩它起来呀？这下子，大街和后街全都是你手下了！”

三五郎在巴结。

“你算了吧！给你两个钱，你马上就靠向长吉去了吧。像你这种人，多一百个也没什么好高兴的。你爱靠谁靠谁去，才不稀罕哩！倒是真想跟‘龙华寺’那家伙干一次。教他去了别处，就没得比了！藤本不是说明年学校毕业后才要去的吗？干吗那么早就走？真是的！”

正太虽然对此有些遗憾，倒没怎么放在心上；他眼前尽是美登利奇异的言行一再重现着，致连平时喜欢哼哼的小调儿也唱不上来，甚至大街上人来人往的忙碌景况，也因为心境寂寞而一点儿都不觉得热闹。华灯初上时分，便转到文具店去。今天这个酉日的市集，简直完全是白过了，到处都是怪事。

自从那日开始，美登利好像是整个儿换了一个人。有事情时，只到廓内的姊姊住处，绝不再出现在街上戏耍。朋友们想念她，去相约，总是推托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终究都是空言。

即使对于正太，那么要好的朋友，也不再亲近；老是羞答答地低着头，与前一阵子在文具店里手舞足蹈那个活泼泼的她，完全判若两人。

大家都觉得十分讶异，还有人担心她生病了。只有她的亲娘独自笑笑："不久就会露出马脚来。这只是她暂时休息罢了。"她语中颇带玄机地说。周遭不知底细的人，却都百思不解。有人夸她："变得温柔，像个女人了。"也有人抱怨："原来那么活泼可爱的孩子，真可惜了！(二)"

大街上忽然像是烟消雾散似的寂寞了下来。听不到正太美妙的歌声，只见夜夜悬挂在门口的提灯，证明是他日常去收利息所用。走在堤防上的影子，看来也寂寞，偶尔只听得到陪他走的三五郎谈话的声音，倒是与往常一样，不改其滑稽的本色。

关于"龙华寺"的信如将出门入宗教学校修业之事，美登利并没有听说。她把对于信如的恼怒悄悄地尘封起来，这阵子以来的怪事(三)，自己都不知何以自处，只觉得凡事令她感到羞赧。有一个霜皑皑的晨朝，有个人在木格子大门上插入一朵纸制的水仙花。不知是谁插的，美登利不由得感怀伤情起来。她把那花儿插在架上的小花瓶里，幽幽地欣赏那清雅的姿色。其后，辗转传闻，翌日正是信如要入某某佛教学校改换袍色(四)的日子。

注释

(一)专收僧侣子弟之佛教学校。

(二)此二种对美登利不同的评语,正反映着初长成人的美登利不得不告别童年步向大人的改变,而对生长于吉原游廓地区的她,则又意味着不久即将以一个女人的身分面对习艺卖笑的生涯。

(三)指她初潮来之生理变化。

(四)原文作"袖色"。意味换常服为僧侣之墨色袍衣也。

译后小记

本篇作于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一叶二十三岁时。题名原意为"比身高",一叶熟读古典文学,其旨实基于《伊势物语》第二十三段内容:写青梅竹马男女童长大成人后,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状况。内有和歌二首:"筒井筒兮井筒量/而今身高已过昔/不见阿妹兮几时光"、"比丱发兮互较长/今已过肩非同昔/结发为谁兮君岂详"(见拙译《伊势物语》)。故译题舍"比身高"而采"比肩"。况孩童比高,往往亦以肩为准。

一叶居住下层社会环境,邻居多贩夫走卒赌徒妓女。居陋巷旁观世相百态,借一群孩童的嬉笑游戏,与告别纯稚童年往事,撰成冷笔热心的绝妙文章。

檐月

"丈夫今夜又要迟归了。孩子已经早早入睡，大概他回来会觉得扫兴的吧。降霜的马路上月光冰寒，不知道他返家的脚步有多么冻冷啊。炕火已热，酒也已温。现在是几点钟了？咦，那不是上野宽永寺的钟声吗。二、三、四、八点吗？不，是九点了。怎么会这么晚呢？平常九点的钟声都是在饭桌上听的呀。对了，他说从今晚起要延长一小时工作的时间，为了这孩子想多赚些钱的。在那弥漫火热气的屋子里，不知头颈有多疼，举铁锤的手腕有多酸痛。"

这女的拉开了破窗向外眺望。对面的屋檐上月已升起，月影白白射入这边来，加以霜意，身子不禁发颤，寒气如针刺肤。她瞬时忘了一切地凝望着，忽然长长叹了一口气，竟在月光下浮现出白白的烟影。

"樱町的老爷不知已就寝了吗？或者在灯下看书？或者在

桌上展开纸静静动笔？写些什么呢？与朋友商量些什么吧？或者是给他母亲写问候的信吧？或者是把他心中所幻想的种种写出来，是汉诗吗？还是和歌？或者是，或者竟是，想给我写信，徒然在那里动笔吗？

几度几封信连看都没看的我，不知他会多么的憎恨。如果我读了那些信，定必心碎肠断，无法做出常理判断的。请原谅我。他一定恨透我。不怪他瞧不起我这个不识好歹的女子。我生来命不好，既然我生来会让老爷他憎恨的歹命，就请莫让我变成意图不贞的女子吧，老爷[一]。

出身卑贱的我，从小不知有上流社会，以为这世间就只限于陋巷仄屋，更不知道除我家之外另有天地；当初梦幻似的情愫一时萌生心头，致拟贵游的天上生活，如今想来，未免太过非分。此身不过是樱町家里头一年进进出出也不知凡几的雇工之一，称道丫鬟，也许听起来还像个人样儿，若其说是蒙主人宠爱，那跟趴在膝上的狗猫又有什么两样儿呢。

说起来可能有辱丈夫，当初辞了工回家来，听说定亲许嫁的对象是在工场任职的人。如果要比拟，未免不妥，不过，和老爷的地位相较起来，私心也曾经以为像似天女丢失了羽衣一般[二]。

但即使拒绝了这份姻缘，终究还不是野草花插在书房花瓶里罢了。让恩情深重的双亲受尽了苦，自己仍不免是在地上彷徨之身，万不可能实现天上之愿的啊。就算是能如愿，那也是邪道，定必遭他人侧目鄙视[三]的。我自己倒是不打紧，只怕若是

让老爷给世人诽谤,那就罪过了。瞧,夫人的眼中不正显现憎恨我嘲难我的颜色吗。”

这女子叹一口气,吹散心中的云,拉开月光透入的窗子。声响吵醒了婴儿,他哭了起来。“噢,乖宝宝。你梦见什么来着,啾,奶来喽。”说着,敞开胸口。那婴儿竟笑着找奶,真好玩。“不敢当呐,有这么个可爱的孩子。为了这孩子,为了我,不让我们不自由,不让我们忧虑世事,想让我们生活过得好些儿,早晨比谁都起早,晚上就像这样子忍着夜深霜寒,经常挂在嘴边说着:‘阿袖呀,现在就算是吃点儿苦,也是暂时的忍耐。赶明儿弄到个班长的资历,当上铁工场的经理,就可以换一间大点儿的屋子,雇个小丫鬟什么的,再也不要你这瘦弱的身子去挑水了。别看我不中用啊。至少我有一技之长,身子也还硬朗,不会永远如此的。’难道是我的心思写在脸上,他看到我有瞧不起他的样子吗?真是可怕呀,对这样有大恩惠的丈夫居然怀着如此的心思,还如果稍稍显露出这脸色的话……

“回想前年父亲去世时,去年母亲去世时,他都尽心尽力地照顾,晚上也衣不解带,咳嗽时抚摩背部,翻转时将身子抱将起来。三个多月的看顾,真亏他不假手于别人。就凭这一点,我都应该一辈子珍重感激的,却竟然表现出不满足的态度吗。我自己是无意的,但果真如此的话,可怎生是好?当我徒然怀抱着空中楼阁的时候,着实讨厌丈夫呼唤我的名字。‘阿袖,做这。阿袖,做那。’这样那样的吩咐,把我的幻想打断,不由得教我移恨于他。罪过都是在我,可是如果没有樱町的老爷那张脸的话,心

中的镜子里便也不会有影儿照映的啊。这么说来，罪是在我呢？还是在老爷呢？只要没有老爷的话，我的心便平静的吧？不，不要这么想。可别生什么咒诅之词才好[四]。

那婴儿也不知母亲的心彷徨何方，吃够了奶便将小脸儿贴靠乳房，全无心思地入睡。那面颊像似薄丝染红了，究竟他是想说什么？那小嘴儿有时弯一弯，真是逗人爱，下巴胖嘟嘟呈现双层。身边有这么个孩子，我怎么还心怀二意呀[五]。即使没有心怀二意，也不能对自己的丈夫不满意的呀。可悲啊，可悲。只要没有忘记樱町这名字，我就是不贞的女子。”

把孩子静静地挪放到睡榻上，这女子徐徐起身。她的眼神定定，双唇闭得紧紧，脚步踩在破旧的榻榻米上也不会绊着，心里究竟想着什么？她从衣箱中翻出了一两件衣服，又自淡蓝色的绉丝袋子内取出五封、六封，数来十二封的信，再回到原来坐着的位置上。油灯微暗，她用手指拨亮灯光，照现出老爷的名字。“即使他用的是匿名，我这双眼睛所感受的也不会变。到今天没有拆信，自以为挺坚强的。真够傻啊。其实，是害怕经不起信的内容带给心中了箭一般的痛苦，倒不如说是卑怯的逃避行为。尽管身子是纯清，心却已腐败不足取，那不也一样算是不贞吗？既然如此，就试着来拜读一下好了。老爷，您倒是看看我的心。老公啊，你也瞧瞧。

“神明啊，如果确实是存在的话，请驻守我家屋檐上俯视我。如果是真有菩萨，也请靠近我手边观察，到底我的心是清是浊。”

拆开信封，取出一寻[六]许长充满情思的文章。里面写着令人感动的事种种，教人不敢当的情比比。思念啦、爱恋啦、难忘啦、血泪呀、心火呀，这一类的字纵横散布着；而文字竟像似在身旁低诉的声音一般可怖。抖颤着手指收好一封信；第二封也同样；三封四封五封六封之后，脸色稍见变化；八、九、十封、十二封，拆开了读，读完了又拆开。究竟是文字进不了眼睛，还是进了眼睛也无所得吗？

长长的头发向后扎起，旧的衣服上系着变软的腰带，面容虽然憔悴可任谁都会称许的美貌。“无奈这尘世中的命运，虽是努力想洁身不染污秽，怎知恶魔隐藏在何处，竟让人的思维离经叛道。啊，雪要降便降，风要吹便吹吧。我的方寸之间波涛汹涌，思绪如远洋的渔船漂荡不已；这个心如何才能盼到晴空万里无海鸥春日和熙呢？樱町的老爷的容貌，如今竟无尽休地浮上心头，而我丈夫的纯稚行为也全然无所遁藏了。百八烦恼[七]若是可以自然消去，又何须特别想消除什么呢。血，要沸腾就沸腾吧，火，要燃烧就燃烧吧。”她竟然面上带着微笑读下去，心似瀑布冲洗浊世之污垢，就如同古代某上人的例子[八]。爱人用泪水书成的情书，仿佛像似瀑布的几道飞泉，教这脆弱的女子几乎失魂丧气。

身旁，睡着可爱的稚子。膝上，响着老爷的声音“无情的人儿，你要舍弃我吗”。外头，丈夫就要回家来，在更深的月下霜寒之中。

“假如丈夫现在回来，我会惭愧地红着脸把这膝上的信藏起

来吗？惭愧，是表示心里头有所歉疚，何须要隐藏呢。

“老爷、倘使他现在在这里，像从前那样跟我说许多许多话，或者因为恨我而说着说着声音大起来，甚至于说他宝贵的生命到此为止，我这双眼睛连眨都不会眨一下，我的心口也丝毫不会为之骚动的；如果会眨眼，那是因为有想见他的欲望；如果会骚动，那是私下还恋着他的缘故。”

这女子一时茫然地望着污秽的天花板。灯光微明，把影子投射得长长，仿佛照着她茫然的心思，怪寂寞的。四邻静悄悄，也无声响。霜夜里有狗长吠，听起来十分凄凉。过去事，未来事，都不思想，心如踏着梦境一般。忽然间，有什么东西敲响了那空虚的心，这女子环顾四周高声笑起来，反视身影高声笑起来。“老爷、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都是些什么人呀。”她高声笑起来，把眼前散乱的信举起，“老爷啊，就此作别了。”说着，那眼眶儿里竟没有一点露珠，也不见一丝儿决心的颜色。微笑着，手也不抖颤一下就一封、两封、八、九封，毫不保留地统统撕得粉碎，朝那熊熊燃烧着的炭火中丢入丢入，全都烧成炭灰，一点儿都不存留，烟飘向空中消失了。“好呀，我的执着也全都不残留了哟。”于是，望向那飘散的方向。屋檐处有月光溜入，风声清清。

注释

（一）此处所称“不贞”有二解。一指女主人公阿袖身为有夫之妇而

心慕往日的樱町的老爷；一指其心虽慕老爷而嫁于现今之丈夫。

（二）“天女羽衣”，典出能乐、谣曲。渔夫白龙一日见海边松枝挂着白衣，欲持归之。天女出现，谓为其衣，央求之。渔夫不与。天女叹将不得返回天上，渔夫怜而归还。天女喜而为之舞。女主人公借此典故表示辞别樱町的上流社会工作，许嫁于工人夫婿，有如天女失羽衣。

（三）指被老爷纳为妾。

（四）此表示阿袖不忍责备樱町的老爷。

（五）阿袖自责自己的心在老爷与丈夫之间彷徨徘徊，故下文称“不贞”。

（六）一寻，为古代量物长之单位，约当成年男子张开双臂自右手指尖到左手指尖的长度。

（七）佛家语。谓人所有之烦恼总数。

（八）此处蹈袭《平家物语》卷五，文觉荒行于严冬处瀑布之下苦修行故事。某上人，即指文觉上人。

译后小记

《檐月》的确实执笔时间未详，论者以为约当成文于《比肩》之后不久。文章从女主人公阿袖听上野宽永寺报九点钟的钟声写起。她备妥晚餐，等待夜归的丈夫，看着身边的稚子，眺望窗外檐边升起的月亮而叹息。自此，文章一转而成为阿袖内心的独白。读者从她的独白忆往及想象，逐渐得知这个居于陋巷的

铁工之妻，曾经在东京樱町豪宅任婢女微职，当时颇受其主人"老爷"宠幸爱赏，几乎纳为妾。其后，阿袖与为人和善而勤奋的铁工结为夫妻，并育有一子。但老爷仍穷追不已，屡有情书寄达。阿袖虽然感激体贴入微的丈夫，甘愿安于贫苦生活，但内心实亦难免于思念往日情人。徘徊于私情与道义之间的矛盾，阿袖所能勉强克制自我的是，拒绝展信阅读。

此夜，等待为了增加收入以图改善妻儿生活而加班迟归的丈夫，阿袖取出了秘藏良久的情书，想对于自己心底的清浊是非做一个了断。读着缀满激情文字的书信，阿袖仿佛听见情人在耳旁低诉，她拆信的手指也抖颤起来。"八、九、十封、十二封，拆开了读，读完了又拆开。究竟是文字进不了眼睛，还是进了眼睛也无所得吗?"那些热情洋溢的情书是否刺激打动了阿袖的心呢？作者并未多所着墨，读者只能从她的"方寸之间波涛汹涌"，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反应必是在汹涌着，尽管她"面上带着微笑读下去"。

樋口一叶的文字，往往有这类看似平淡而充满张力的表现。当时的文坛怪杰齐藤绿雨曾谓一叶以"冷笑写热泪"，盖即指此。

文章的末段，作者写女主人公的情绪逐渐变得虚无而放纵，高声笑着，自言自语："老爷、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都是些什么人呀。"脸上却是微笑着，手也不颤地将情书全部撕毁掷入炭火中。剧情被推攀至最高潮而忽焉收住。这时，四邻阒寂，只闻狗吠深巷，身旁的稚儿已熟睡，屋檐的月冷冷地照射着。月光在文

内前后互应，成为此夜女子内心变化的唯一见证。而阿袖的独语则暗示其心底某种放弃的阴森可怖，令人不安，也从而使原本单调的小说产生了衍漾的可能性。

浊江

一

“喂，木村先生、信哥，进来吧。好歹请进嘛，怎么不进来呀。又要白白走过，想去‘二叶屋’(一)对不对？瞧着，待会儿过去把你们给揪出来怎样！真要是去澡堂的话，那么回头一定要来哟。你们这些骗子，谁知道说的是真是假！”站在店门口，见了熟面孔的男人趿拉着木屐走过，便一副数落人的口气。男的挨了骂也不敢生气，尽顾着推托：

“待会儿，待会儿。”

见人都走过去了，望着背影，悻悻然啐道：

“什么待会儿，没诚没意的！男人呀娶了老婆就完蛋啦。”

自个儿喃喃着，走回店，跨过门槛。

“阿高，真是感慨万千啊，可也别太在意啦。所谓死灰复燃，说不定过些时候人家又回来呢。不要担心，不如念念咒(二)等着吧。”


W.Y. 1997

大伙儿安慰着。

"咱跟阿力不同,没有伎俩,放过一个都不成!像咱这种运气不好的,念咒也没用。看样子,今晚又要守空门喝西北风喽。搞什么东西,真不好玩!"气得她一屁股坐在店门前,用木屐后跟噔噔地踢着地上。年纪约莫是二十过七岁或十岁吧,眉毛画得长长,额际也刻意描着,粉涂得吓人的白,血盆大口跟会咬人的狗似的,显得口红格外讨人嫌。

那个叫做阿力的女子,可是中等身材,骨肉匀称的。她把才洗过的乌发梳成一个大髻(三),上面插了一只新稻梗制成的发饰,清清爽爽的。粉只淡淡擦在颈项间,反而衬出那天生的凝脂一般细皮白肉,故意敞着领口到乳房附近,旁若无人地呼呼抽着烟。瞧她端着长烟管儿,大剌剌立着一只腿那样子,竟也没人敢咎责哩。穿的是花纹顶夸张的浴衣,黑缎子和不知什么仿制的腰带,故意不在背后系结,就那么的任其垂下(四),艳红色的衬里在背部显现着。不言可知,这一身打扮,正是这一区铭酒屋街大姊儿的派头。

那阿高,正用洋银制的簪子搔着那一头蓬松的发髻(五)下面,像似忽然想起来问:

"阿力,方才那封信寄出去了没?"

"哈啊——"阿力有气无力的,又笑说:

"反正也不会来的,那不过是礼貌礼貌罢了。"

"胡说,写了卷纸儿二寻长(六),贴了两张邮票的大信封袋。怎么说是礼貌客套的?而且,那人儿不是你赤坂(七)以来的老相

好吗？即便是有什么误会，也怎能够就断了缘啊。事情就看你这边的态度了，稍微下点儿工夫，把他拉回来嘛。不然可要遭天罚的哦。”

“多谢你关心。你的意见听到了。可我就是讨厌那家伙，就当做是跟他没缘分吧。”

说的倒像是别人的事情似的。

“还真有这样子的人！”阿高笑道：

“你就是这么神气，可以任凭你我行我素的。换做是我呀，可惨喽！”

说着，拿起团扇扇着脚边，仿佛“昔日乃是花一朵”(八)什么似的。见到走过门口的男人便招呼：“进来坐啊。”这黄昏的店前，好不热闹。

店是占两间店面宽的二楼房子。门口挂着灯笼，堆成锥形的盐巴象征着生意兴隆(九)，另有一些不知是否空坛子，那铭酒(十)的坛子成排地列在高架之上，一看便知是账房处。厨房那边传来扇灶炉的噪音。老板娘亲自掌厨，火锅、蒸蛋之类普通菜肴自不在话下，门口的看板上还煞有介事地书写着各种菜单哩。然则，真要是去吩咐订制菜肴呢，那可怎么办？忽然说今天断货，恐怕不妥；若客人不是女的，说请光临店前，也不太好意思吧。不过，这世间就是有那么巧妙，人人都知道这店里做的是什么生意，也未曾有过什么乡巴佬真的到这儿来买下酒的前菜什么的。

阿力这女子，乃是这家店里的当家第一红牌儿。别看她年

纪最轻，可就是有本事吸引客人。倒不见得特别会甜言蜜语哄客人，相反的，她就是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你道她仗着人长得标致不可一世，朋辈之间也有私下说她“骄傲”的，可又“实际来往后，还真温柔心地好，连女人都不舍得离开她呢。唉，心性这东西就是天生自然的。那妞儿脸长得俊，大概是本性表现的缘故吧。踏进这新开地铭酒街的男人，无人不晓‘菊之井’的阿力。‘菊之井’的阿力，或是阿力的‘菊之井’，真可说是近来一宝。托她的福，这新开地一带也增光不少。‘菊之井’的主人真应该把她供在祖宗神牌前咧。”邻近大伙儿都这么说，阿力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了。

阿高见当时往来无人影，便趁势说：

“我说，阿力啊。你的事情，我也管不着的；可就是老要想起源仔的事情。当然啦，像他落魄到今天这地步，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好客人了。可你们俩既然相好过，也没办法；什么年龄差太多啦、对方有家小啦……你说，是不是？就算他有太太，又怎么分得开啊。不管啦，把他叫出来。我那人儿嘛，他妈的，整个儿变了心，见着我脸就逃，那可就没办法，只好死了一条心，另外再找人儿。可你不同呀。只要你愿意，人家说不定都会离掉太太来依你。你呀，眼界高，不想跟源仔在一起的吧。那就更没什么关系，叫叫又怎样？给他写信吧。马上那个‘三河屋’听差的就要来了，叫那小厮给你跑跑腿去。你怎么？又不是大闺女儿，犯不着怕羞啊！你这人呐，就是太想得开，这样不好。不管怎样，给他写封信吧。那源仔也怪可怜的。”说着，看阿力。不知她是否

专心在清除烟管子的吗，尽低着头，也不搭腔。

过了一会儿，她把烟头儿拭擦干净了，吸一口烟，砰地轻弹一下，又吸着了火之后才交给阿高，说道：

“你给我小心点儿。这样子在店门口喳啦喳啦讲，教人听到岂不糟糕。要是被人误会：‘菊之井’那阿力的男人是个工人就不好了。都是从前的事儿了，如今都忘记了。什么源仔啦、阿七啦，全都想不起来了。这话到此为止，别再提起。”说着，正要站起来时，看到门前走过一群学生装模样的男子们，便招呼道：

“喂，石川先生、村冈先生。你们忘了阿力的店了吗？”

“哈，一点儿没变，女中豪杰的招呼！我们怎能白白走过啊。”

遂都径自进来。忽然间，走廊上传出一阵脚步声。向厨房那边喊：“阿姊，来壶酒。”里面的人便问：“下酒的菜要什么？”三味线琴音也响了起来，大伙儿狂乱跳舞的足音也开始传出来了。

注释

（一）酒家名称。“浊江”指借卖酒实则卖淫之私娼街。

（二）流行于娼妓之间的咒文，用以吸引恩客者。

（三）原文作“大岛田”。为明治时代日本妇女所梳之高髻。发型夸张而丰饶，至今为穿着古装时所配合之发型，而花街妇女盛装时亦沿用之。

（四）日本和服腰带，宜当于背后系结整齐。阿力任其缓垂下来而不结妥，自有其花街娼女放浪慵懒之情调。

（五）原文作“天神返髻”，为不同于“大岛田”之盛装发型。较为简

单蓬松，中央以簪固定之。

（六）一寻约为五六尺，可见信内容之长。

（七）东京闹市区地名。

（八）艳词的一段："别看不起侬啊/昔日乃是花一朵/黄莺曾为侬啼哭。"

（九）日本习俗，此类商家多于门口堆积白盐，祈求生意兴隆。

（十）佳酿。

二

一个下着雨寂寥的日子，门口走过一个戴着高帽子（一）的三十许男子，"不把他捉住的话，这种下雨天，不会有客人的。"阿力跑了出去，拽住那人的袖子撒娇地说："别走，不让你走！"人长得标致，就是占些便宜，竟然把这难得的客人给请进店里。他们上了二楼六席大的房间，没有叫人弹三味弦琴，只悄悄地谈话。先是问年纪多大？名字叫甚？接下来又问双亲何许人？

"士族（二）吗？"

"这不能说。"

"平民吗？"

"您看呢？"

"那么，是华族喽。"那男的笑问。

"就这么说吧。啵，华族的公主亲自给您斟酒来，好好儿受一杯吧。"

说着，注满了一杯酒。

“这，未免太不恭敬。哪有不端起杯，就这么放在案上倒酒的！算是小笠原派？还是什么流[三]呀？”

“这叫做阿力流，乃是‘菊之井’本家的礼法。有给坐在席上饮酒的规矩，也有用大碗盖仰饮的规矩；末了，还能有不给讨厌的人斟酒的规矩呢。”

见她没有丝毫畏葸胆怯的样子，客人反而兴致高昂起来。

“讲讲身世吧。定有一段儿凄楚的故事。绝对不像是个普通人家女儿。如何？”

被他催逼，阿力笑着说：

“您瞧呀。鬓间尚未生角儿，也还没有大老修练呢[四]。”

“别装蒜了。讲真话来听听。身世不能说的话，也讲一讲怎么来到这儿啊。”

对方一个劲儿地逼问。

“您这人真是难缠啊。说出来会吓您一跳的哦。所谓‘志在天下之大伴黑主’[五]，乃是我也！”

她越发的咯咯笑。

“真拿你没办法。别老是开玩笑，说些正经的嘛。即使像你们生活在虚情假意的环境里，也终有些真诚的一面吧。有丈夫没有？还是因为双亲的缘故呢？”

给他这么认真问起来，阿力不由得悲从中来。

“咱也是个人，多少也会有些儿心事啊。父母早亡，‘而今只余手与足’[六]。像咱这样的女人，倒也不是没有人想娶做妻

室，只是，到现在也没有个丈夫。反正像咱这种卑下的烟花女子，一辈子大概就这么过的吧。”

啐吐而出的语词间，有无限感慨。姿态稍稍松懈，娇艳惹人之中，又自有一股凛凛之气。

“也不能说出身不好就嫁不成呀。何况，像你这么个美人儿，不定人家还会抬着金轿子来迎娶哩！搞不好，你还不喜欢当个普通少奶奶，偏爱那种豪迈的哥儿呢。”

“大概终场就是那么回事儿吧。这边看上的那边不见得喜欢；那边有意来娶这边又讨厌。说咱这种人水性杨花吧，反正，每天每天就这么混着。”

“别瞎扯啦。才不相信你不会有老相好。方才在店前，不是还有人说某某人要问候你什么的吗。将来总会有什么好事儿的吧，对不对？”

“咳，您这人可真是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认识的男人当然有一箩筐；信件来往的嘛，不过是交换破纸条儿，人家要咱写，咱就写吧，管他是证书还是誓词。说什么山盟海誓，咱这边不毁约，人家对方先就没了耐性。有老板的嘛怕老板，有双亲的顺双亲。别人既然不肯回头，咱这边也犯不着追上去逮住人家袖子；说那就算了吧，事情就那么了结了。对象是有许多，可就是没有一个能托付终身的。”说着说着，万般无奈凄凉的样子。

“这种话题，别讲了。来，咱们好好儿乐一乐。咱最讨厌阴沉沉的事情了。痛痛快快热热闹闹地玩儿吧！”

她拍拍掌呼叫朋辈，于是来了那个浓妆艳抹的三十岁徐娘。

“哟,阿力。挺有情调的嘛!”

“喂,这人的相好叫什么名字?”

阿高被他这么突然一问,情急下只有装蒜:

“这个,还没请教过呢。”

“不要骗人,不然阎罗王会拔你舌头!”

“可是,今天才第一次见面的嘛。刚刚才想来请教大名的呢。”

“这话什么意思?”

“请教客官您的尊姓大名啊。”

被阿高这么一反问,那男的心花怒放(七)起来。

“胡扯胡扯,人家阿力要不高兴了哦!”

趁你来我往胡言乱语之际,阿高问道:

“让咱来猜一猜客官您的职业吧。”

“请啊。”

那人伸开手掌来。

“不用啦。看相貌就行。”

遂一本正经地端详。

“别来,别来啦。教你这么瞧着,底细都给看穿了。我可还是个公务员呢。”

“骗人。哪有公务员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来玩儿的。阿力,你说他是什么样儿的人?”

“我可不是妖怪哟(八)。”

他用鼻端哼哼,又从怀里掏出钱包道:



“猜对的人有奖。”

阿力笑着说：

“阿高，可别对人家失敬了。这位客官乃是尊贵的华族，今儿是他微服出游啊。说什么职业不职业的，人家可没那种羁绊呢。”一面捡起座垫上面的钱包说：

“把这个去交给‘高尾’(九)的管账的，作为给家人的赏钱好了。”她连对方的答复也不等，就一张张把钞票抽出来。那客人靠着柱子看这光景，也不责备一声，只说：“悉听尊便。”真个阔气宽怀极了。

阿高看得目瞪口呆，劝阻道：

“阿力，好啦，别太过分了！”

“没关系。这给你，这给大姊。大钞付给账房，余下的告诉他们说分给大伙儿好了。呶，快给客人道谢啊。”阿高也知道这是阿力惯用的一手，便也就不再客气。

“先生，真的可以吗?”嘴里虽然是犹豫着，手已径自伸向钞票：

“那就谢了。”

看着她搜罗离去的背影，那男的笑道：

“说是十九岁，看来倒是挺老气的嘛。”

“别缺德了！”

阿力站起身去开窗子，凭着栏杆轻拍着头疼的部位。

“那你呢？不想要钱吗?”

“咱有别的想要。呶，这个。”

说着，她从腰带间取出客人的名片，恭恭敬敬捧在头顶上。

“呀，什么时候教你拿走的？用你的照片做交换吧。”

“下个星期六来的话，跟您一块儿拍照吧。”

也不去拦阻想回去的客人，径自转到他背后，替他穿上外衣。

“今儿个失礼了，请原谅。等着您下回再来啊。”

“喂，可别唬人哦。不许你信口开河的。”

那人笑着，快步走下楼梯去。阿力拿着他的帽子，从后面追来说：

“是真是假，请忍耐九十九夜(十)吧。‘菊之井’的阿力，可不是死死板板一成不变的女人，自会出您意料之外的。”听说客人要回去了，朋辈女郎们、账房里的老板娘，都纷纷跑出来，“谢谢光临！”大伙儿齐声道谢。吩咐的人力车来，那人上了车，众人也都送到外面。“欢迎您再来啊！”礼多人不怪，终究是因为赏赐大方的缘故；等客人一走，回头又把阿力当成财神爷似的，礼谢不已。

注释

(一)日本明治时代引进西洋文明，与其传统文化合用，故表现于衣食住行方面，颇有亦东亦西现象。此男子穿和服戴西帽，亦俨然一派摩登衣着也。

(二)明治维新以后，原封建社会之“公卿”、“大名”为华族，原武士为士族，一般人民为平民。是为当时社会三阶级。

（三）日人礼法讲究流派，简称为“流”。此盖指武家礼法，亦通行于庶民之间。

（四）意味自己既非头上生角之“鬼女”，亦未修积功德。

（五）典出日本传统戏剧之一种“净琉璃”（类似傀儡戏）的，常盘津调“积恋雪关扉”。此词为主人翁大伴黑主（平安时代六歌仙之一、传统戏曲中，常以反派角色出现）的语气。阿力用此典故，一方面暗示其家庭身世原系不凡，另一方面则显示其才识修养亦颇佳。

（六）典出井原西鹤（一六四二——一六九三）《万之文反古》。表示单身无依无靠。

（七）阿高以反问其名，造成其人即为阿力“相好”之效果，故男子有“心花怒放”之下文。

（八）此应对表示狎客颇有逛窑子经验。

（九）“高尾”为“万治高尾”之简称。为近世东京吉原红灯区名妓。受达官仙台侯伊达纲宗宠幸，后因不从其意，被杀于船中。阿力以客比伊达，而以己喻高尾。作者伏此一笔，为故事后面之预兆。

（十）相传平安时代深草少将爱女诗人小野小町，连续往访九十九夜。

三

那客人名字叫做结城朝之助。自称“荡子”，实际上，时时也露出认真的一面。他没有职业，没有妻子，又值正当游乐的年纪，所以初时一个星期来两三次；而阿力对他也不由得产生好感，三天不见便会寄信过去，致朋辈都在一旁揶揄她：

“阿力呀，好乐啊！人家长得又俊，出手又大方。有朝一日成功出名了，你可能就做夫人啦。现在开始就得学着点儿，别在

人前随随便便伸出脚来，也别用大杯子大口大口喝酒了。”又有人冷嘲道：

“那个源仔听了，不定会发疯哩。”

“嗯，对了。将来乘马车来时，挺不方便的，先得把马路给修好才行[一]。像这种沟板歪歪斜斜的破店面，怎么能来停靠呀。你们大家也要学学礼貌，才能伺候人家啊。”她倒也落落大方不畏却。

“咳，可恶！你要是再不改变这种讲话的态度，怎能像个夫人呀。赶明儿结城先生来了，好好儿告他状，看人家骂不骂你！”

见了朝之助的面，果然真告状：

“如此这般的，真是拿她没办法！您得要骂骂她才好。首先，拿大杯子喝酒，就是要命的事情呐！”

结城可真的认真起来，严格训诫：

“阿力，酒可得戒着点儿。”

“哎哟，这话可真不像是您说的。咱阿力能够这样子拚命做这档子生意，难道不是靠了这酒的力量吗？咱要是没了酒气儿，一座岂不变成佛堂似阴沉沉了吗？您倒是也想想看。”

“那倒也是真的。”

结城便也没有话说了。

某一个月夜，楼下的房间里来了一群不知什么地方工厂的工人。众人敲着空碗，跳着舞，大叫大闹的。大部分的女郎都被叫去陪坐；楼上那间小房间里头，只有结城与阿力两人。朝之助

躺着，高高兴兴地讲话，阿力却是爱理不理地敷衍着，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你怎么了？又开始闹头疼吗？”

“不，不是头疼，只是老毛病发作。”

“你的老毛病是肝胃方面吗？”

“不。”

“血气吗？”

“不是。”

“那是什么？”

“不方便说。”

“又不是别人，是我呀。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喂，究竟是什么毛病嘛！”

“不是病。只是，有时候会这么胡思乱想。”

“真是麻烦的人。好像有很多秘密的样子。你爹是什么样的人？”

“不能说。”

“你娘呢？”

“也不能说。”

“那么，你的过去呢？”

“这，不能跟您说。”

“好吧。即使是撒谎，编造的故事也罢，大部分的女人都会讲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不幸啦什么的。咱们又不是见一次、两次面的关系了，这点儿事说说也不妨吧。就算你不肯开口说，你想

的事儿，闭着眼睛也猜得出来，不听也猜个八九不离十的，但就是想要问你。反正，都一样，那就先问你所谓的老毛病吧。"

"不要啦。你听了也没什么意思的。"

阿力更加的不予理会。

这时，正好有个女的从楼下的客房端些杯盘类食具上来，在阿力的耳边说些悄声话。又说："总之，到下面来一趟。"

"不，咱不想去。告诉他，今晚上客人醉得厉害，见着也没法儿讲话。"

那女的蹙着眉头说。

"你这样行吗？"

"嗯，没有关系。"

说着，拨弄膝上的弦拨子。那女的一脸困惑地离开，客人听着那脚步声远去才笑说：

"不用客气，去见见人家吧。没必要跟我客气啊。让情人儿白白的走，太狠心了吧。追下去见见好了。不然，让他上来也行，我躲在一边，不碍你们的事儿。"

听他这么说，阿力才开口：

"不跟您开玩笑。结城先生，不瞒您说，这街上有个生意还挺不错的棉被店源七，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可他如今穷愁潦倒一文不名，像只蜗牛似的窝居在菜贩家的后头。人家有老婆小孩，也不是来找咱这种女人的年纪了，不知道是有缘还是怎的，偶尔他也还找个借口就来；现在也在楼下客房呢。倒不是说而今想甩掉他，可见面总难免有些麻烦事儿，不如好来好去，趁现在教

他回去好些。明知道他会恨我，要骂我是鬼是蛇，也只好由他啦！”

说罢，放下手中的琴拨在榻榻米上，稍稍挺起身子起来看窗外。

“怎么？看到他了吗？”客人嘲弄地问。

“嗯，好像是回去了。”阿力只是茫然地回答。

“你说的‘老毛病’，就是指这个啊？”

被对方追问之下，阿力只有浅浅地笑说：

“大概是吧，大夫和草津泉水也治不了(二)的。”

“我倒是想看看他。长得像哪个明星啊？”

“你见到准会吓一跳。皮肤黑黑的，个子高高的，活像似不动明王火神(三)一般。”

“那么，你是迷上了他的个性喽。”

“会在这种地方散尽钱财的人嘛，人倒是挺不错。其他也没什么好称道的。既没情趣也没什么可赏。”

“那你为什么着迷了呢？我倒是要问问。”

客人侧起身子说。

“大概是生就本性容易着迷的吧。最近，没有一个晚上不梦见您哩。有时候，梦见您娶了太太；有时候，梦见您忽然都不来了；还有时候，是更悲伤的梦，把枕头都哭湿一大片呢。人家阿高呀，晚上睡觉，头才靠枕就鼾声大作。好舒服哟，真令人羡慕。咱是再怎么累，上了床，眼睛就清明，想东想西没个完。您察知咱有心事儿，教人挺安慰的，可您怎么会晓得咱在想什么呢？就

是因为想了也没用，所以才会在人前装快活，客人当中还有人说：'菊之井'的阿力真是任性使气，从来也没吃过苦哩！这可是所谓的天命吗？恐怕再也没有人像咱这么命苦的了。"

她潸然地哭诉着。

"真没有想到你会讲这种阴暗的话题。想安慰你，但是完全不了解事端缘由，也就没有办法。若是真的想我到会梦见的地步，也理当央求我娶你做太太啦什么的，可是根本也没有听见你提一声，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说来也许嫌老派，俗谚道是：'袖相拂因他生缘'[四]，你若是厌嫌这种生活，别见外，跟我说实话吧。我还以为你喜欢过这种浮华的生活呢；这么说来，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假如你不介意的话，不妨说一说给我听。"

"前些时候就想跟您讲的。可是，今晚不行。"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也不行。我是个任性的人，不想讲的时候，怎么样都不愿意讲。"

说着，忽地站起身，走到走廊上。天空没有一片云，月光清冷，眼下的街头有噔噔的木屐声，来往的行人清晰可辨。

"结城先生。"

"什么？"

"坐这儿。"阿力拉住他的手说：

"瞧，那边，在水果店前买桃子的小孩。看到吧？那个约莫四岁的可爱的孩子。他就是方才那个人的儿子。那么小的孩子都挺恨咱的样子。见了面就喊：'鬼！鬼！'咱看来那么坏吗？"

阿力仰头向天空，深深吐了一口气。那音声之中，似有抑制的什么东西。

注释

（一）此为阿力配合众姊妹淘所言，谓将来自己若嫁作夫人，出入乘马车，先要求工人修好路（其前之情人源七为劳动阶级，故称之）。

（二）群马县之草津温泉，有俗谣句："相思病呀治不得。"

（三）佛教"不动明王"菩萨，色黑身高，披头散发，面像忿怒。右手持剑，左手提索，背负火。

（四）此为日本民间俗谚：谓人与人相遇总有深厚因缘。原文只截取上半句"袖相拂"，恐读者难解，添译出全句。

四

在同一个新开地域的街边，有一条卖菜的和理发店几乎屋檐相叠的小弄堂。下雨天连打伞都不容易的狭窄地方，行人还得当心脚，可别踩到阴沟盖的破洞。以沟板为中心的两侧，尽是些简陋相连的贫民户(一)罗列。顶头垃圾堆旁边有间破旧的九尺二间木屋(二)。门框已经腐朽，大门都无法关牢。所幸，这一带地区还有个前后出口，三尺许的走廊外，有一片野草丛生的空地，周围稍稍有青紫苏、虾夷菊，而竹篱上则有四季豆蔓生。这个房屋，正是与阿力有缘分的源七的家。

他的老婆叫做阿初。年约二十八九岁。贫穷令人显老，看

来倒是比实际的年龄大上七岁模样。染黑的牙齿，已经稀疏脱色，眉毛也没拔干净，一任其乱长[三]。洗了又洗的旧棉衣，将前片与后片互换，又继续穿着[四]，膝盖部位则费心用小针缝补起来。她把窄窄的腰带紧紧系牢，专心赶制着鞋面，以贴补家计。从盂兰盆节日以来，天气忽然转热，害她汗流浃背，却依旧勤奋地工作不已。那织作鞋面的藤丝，自天花板整整齐齐地悬挂下来。她一刻也不肯浪费，只盼做好的鞋面越来越多，心里便十分高兴。天可怜见的！

“天都暗了，太吉怎么还不回来？阿源，他也不知逛到哪儿去了？”她自顾自喃喃着，收拾起摊放的作业，呼一口烟，眨巴着眼睛，像似挺累的样子。又挖一挖水壶底下的炭灰，把木炭分一部分到熏蚊虫的盆里，再拿到三尺宽的廊上：又把收集来的松叶覆盖在那上头，呼呼吹将起来。烟火立刻就窜升，群蚊嗡嗡地飞逃，声响可真吓人。

适巧的，这时太吉踩响了沟板回家来。

“娘，我回来了。把爹也带回来了。”

那孩子在门口叫唤。

“怎么这么晚啊。还担心着，以为是不是去了山寺哩。快快进来吧。”

阿初边站起身子说。源七让太吉走在前，有气没力地进入。

“噢，你回来了。今儿可是真热呀。还以为你一定会早点儿回家，把洗澡水烧好了。去，去冲一下吧。太吉，你也去洗个澡。”

“好!”那孩子顺从地答应,开始解腰带。

“待会儿、待会儿。让我看看水冷热。”

阿初把浴盆摆到水槽旁,从大锅里舀出热水,用手搅和一下,再将浴巾放入,说:

“唻,你跟这孩子一块儿洗吧。怎么没精打采的,是不是中暑了?要不然就冲干净,舒服些儿再吃饭吧。太吉在等着呢。”

源七给她一催促,像似才想起来地说:“嗯,对啦。”这才解开腰带,要去洗澡。心中不禁想起往日的自己;而今,竟然落魄到在这种狭隘的厨房间沐浴,真个做梦都想不到。而况,厮混在泥水匠堆里,给人推拉板车这种活儿,可不是爹娘生下教俺干的。这都怪自己虚梦一场[五]。想着想着,也忘了洗澡。

“爹,帮我擦背。”太吉天真地催促。

“你快点儿上来吧。蚊子叮人呢。”妻子也在叮咛。

“嗯,嗯。”遂给太吉擦洗,自己也冲淋过。跨出浴盆,阿初已经把洗净上了浆的浴衣准备好,说:

“把衣服穿上吧。”

等他系妥腰带,挪移到透风处去,妻子已将髹漆已褪,几腿都不稳的旧膳几端出来。

“给你准备好你喜欢吃的凉拌菜了。”说着,拿出碗里面盛着豆腐,上面覆盖着青紫苏颇为清香的一道菜肴。那太吉呢,也不知何时已径自把饭桶从灶台搬下来,正哼唷哼唷地扛了出来。

“小家伙,来爹这儿。”

他抚摩着儿子的头,拿起筷子,可不知怎的,舌尖儿没有味

觉，喉咙口像似肿起来一般，全然没有食欲。

“算了，不吃啦。”

把饭碗搁下。

“这是怎么回事儿？出力气干活儿的人，怎能不吃三餐饭。哪儿不舒服吗？还是累过头了？”

“没，没什么。就是不想吃。”

听他这么说，妻子眼神悲伤地说：

“你呀，又在老毛病发作是吧？那‘菊之井’的大餐，当然好吃喽。可你现在这种身分，想了又怎样？人家是做买卖的，只要出得起钱，照样会像从前那样子疼你。打那门口儿过就可以想见。抹粉穿漂亮衣裳，只要投入迷津的，管他张三李四，一概引君入瓮，那是她们那种女人的生意呀。你只要想，俺变穷了，人家就不理了，不就算啦！还要怀恨什么，那就是你自己想不开啊。大街上那卖酒家的年轻人故事，你也该晓得的吧？给‘二叶屋’的阿角迷得死死，把收来的钱全花在那女的身上；为了偿还那债，缠上赌博，渐渐染上坏习性，末了，竟干起窃盗来。现在呢，听说男的关进牢里吃囚饭；可人家阿角呀，才不在乎，照样嘻嘻哈哈过她花花世界的日子。也没个人责怪她，依旧生意兴隆得很！说起来，还不是买卖女郎占便宜，谁教男的受骗上当，活该！去思念那种女人呐，本来就没用。还不如振作起来，好好儿干活攒点儿钱吧。你要是再这样泄气下去，我跟孩子都没了指望，只好上街头讨饭去。男子汉大丈夫，该断就断，日后有了钱，别说阿力，再标致的小紫啦、扬卷(六)什么的，还怕不能金屋藏娇

吗？好啦，别再去想这些。想开点儿，吃饭吧。瞧，连小家伙都闷闷的哩。”听她这么讲，再瞧瞧那孩子果然把碗筷搁置一边，一下看着爹，一下看着娘，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就是有些担心的样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还忘不了那个狐狸精，究竟这是什么因果啊？源七觉得心口如绞，不禁暗自责骂：“这差劲的东西！”

“俺也不至于这样傻下去。别跟我再提阿力这个名字了；一提到她，就会想起以前做的傻事儿，脸都抬不起来。搞到这地步了，谁还去想她！吃不下饭，大概是身子太累了。不要担心。你让小家伙多吃些。”

说罢，忽就躺了下去。拿着扇子吧嗒吧嗒扇起胸口来。熏蚊子的烟没熏到他，倒是心事重重，惹得他身子发热的样子。

注释

（一）原文作“栋割长屋”，系指贫民所居屋。于一长方形房屋内设木板区隔，可供多数家庭使用者。

（二）宽长九尺（约二点七公尺）、长度二间（约三点六公尺）之狭长房屋。

（三）江户时代妇女已婚者，染黑齿，并剃除眉毛。源七之妻以生活贫困、无暇顾及维护，故齿色脱落，眉毛复生。

（四）原文称“鸣海（染）”，系指名古屋一带染花布。至于“前片后片互换”，系指将前片穿旧磨损部分与后片较新者互相调换，继续穿用。形容穷困主妇，有独到之笔。此与杜甫《北征》：“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与紫凤，颠倒在短褐。”异曲同工。

（五）指梦想与阿力结为夫妻事。

（六）小紫与杨卷（花名）均为近世吉原红灯区名娼，民间戏曲多以为女主角。

五

是谁把娼妓叫做“白鬼”的？确实，她们把地狱里最深层的无间地狱[一]虚饰的缥缈若有景色，陷阱在哪儿都不清楚，却听说追人到吊血池，逼上举债的针山，正乃是她们那种人的手腕，然则那娇声招客，岂不就跟啄食可怕的蛇那种雉鸟的啼声一样，令人毛骨悚然！但人家也同样是怀胎十月出生，缠在娘乳房下时，还不是“拍手、拍手、呵哇，哇……”那样子惹人爱；拿钱和糕饼给她，也准是小手伸向糕饼的啊。虽然说现今干的这档营生不讲诚信，一百个当中也会有一个人流下真情的眼泪诉说：

“您听听那染布店阿辰的故事吧。昨儿还跟‘川田屋’那个小骚货阿六厮混，见不得人的，竟然打情骂俏闹到街上去。简直不像话！像他这么胡搞下去，可怎么得了？您道是他几多岁了？早已三十出头了呢。每次见到，总是劝他：该好好儿准备讨个老婆喽。可他当时嗯嗯地漫应着，压根儿就没往心上去。他爹爹年纪大，娘呢，眼睛坏了。真应当早点儿收收心才是。咱呀，给他洗衣服补裤子都乐意，可就是他那人儿，老定不下心来，也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肯收咱。想起这件事儿，这种生意真不想干了。都懒得招客人呢。啊啊，烦死人啦。”

平常是甜言蜜语骗人维生的，竟然也埋怨起男人薄幸，强忍着头疼在那儿苦苦思索。

“啊，今天是盂兰盆祭的十六日。瞧，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领到零用钱，高高兴兴上寺院拜拜去。准是爹娘都在，有活儿干的人家孩子吧，真教人羡慕。咱儿子与太郎，就算是今天主人许他休假出去，走到哪儿，干什么玩艺儿，看见别人定会羡慕的。他爹是个酒鬼，到如今连个安身的屋子都没有。他娘呢，落到擦红抹白生张熟李的这地步。就是知道咱地方，那孩子也定不肯来会的啦。去年向岛[二]赏樱时候，咱梳了一个发髻跟同伴一块儿去堤上的茶店里，遇见那孩子，跟他招呼‘喂喂’。见咱变年轻，那孩子看呆了，问：‘是娘吗？’更何况，像现在梳这么个年轻人的大髻子，还插上流行的花簪摇摇颤颤地跟客人打情骂俏，要是给那孩子见着，不知道要多么难过哩。去年子，跟咱讲：俺在驹形的蜡烛店里打工。再怎么辛苦都不怕，一定要做个男子汉，让爹娘过好日子。请您忍耐些，好好儿保重，千万可别去另外嫁别人了。可悲的，咱一个妇道人家，起初还替人糊糊火柴盒子什么的，连自个儿生活都顾不来；去给人当下女嘛，身子又弱，挺不住。同样是在人海里讨生活嘛，干这档子事儿省力气些。咱倒不是心绪浮动，可那孩子准会瞧不起，说是为娘的太没出息的吧。欸，平时也不怎么在意的大发髻，今儿可真觉得挺难为情的。”也有人这样子对着黄昏的镜子含泪。

那“菊之井”的阿力，也并非妖魔再世，说来，自有种种因由才会流落到这种地方，过这种虚情假意卖笑的日子。感情嘛，薄

得跟吉野产的纸[三]似的，只偶尔像萤火露那么一下；眼泪呢，决不肯流一滴，即便是有人为她寻死，也顶多说声："真可怜"什么的，马上把眼睛移向他方，仿佛事不关己一般。可有时候，伤心事儿，骇人的事儿，都堆在胸口。想哭，也羞在别人面前掉眼泪，有时就趴在楼上厅里龛头上暗自落泪；而即使这种时候，她都不让熟人或朋侪听到哭声呢。别人都说她个性刚强，可就无人知悉她还有纤细如蛛丝一碰即断的另一面。

七月十六日晚上，每家店里都客满，艳曲儿、小调不绝。"菊之井"楼下的客厅里聚集了五六个客人，荒腔走调地唱着纪伊国的歌谣，正得意地发出吓死人的难听嗓门，还专挑《云裳》、《衣纹坡》[四]等谣曲唱着哩。

"力妞儿怎么着？让我们听听她的好嗓门儿嘛！来呀，来呀！"众人一逼，也就只好照例地念了一小段艳词儿《都都逸》的句子：

"甭提名字，座中有位客官……"

引得大伙儿兴高采烈，嘻嘻哈哈作乐之间唱出首句：

侬家的爱恋呐，好比那细谷川的独木桥，

怕呀，走过去；若不过去啊……

方始唱出，可不知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啊，对不起，告辞一下。"

说着，搁下三味线琴就离去。

“去哪儿，去哪儿？别逃走呀。”

一座客人都骚动起来。

“阿照、高姊，拜托一下啦。马上就回来。”

于是匆匆跑出走廊，头也不回的，在店口趿拉着木屐就往对面巷子里去，消失在黑暗中。

阿力只一个劲儿跑出了家。要是可能的话，恨不得就这么跑到中国，跑到印度去。啊，烦死啦，烦死啦！怎样才能够去到一个没有声音的，安安静静的，连自己的心都茫茫然没有心思的地方啊。无聊，没意思，毫无意义，我怎么总是给困在这么可悲的无助的境况当中呢？这就是我的一辈子吗？一辈子就这么过吗？啊，真不甘愿，不甘愿！她几乎精神涣散地倚在路旁的树上，暂时就那么站着。忽尔仿佛从什么地方传来：

怕呀，走过去；若不过去啊……

跟方才自己唱的声音一式一样。没办法，反正我也得走过这独木桥吧。爹踏落脚，从独木桥摔了下去；爷爷也是类似的情况。背负了好几代的冤恨，该做的都得做，不然，死也死不了的吧。怨命运，没人会同情；说苦呢，别人也还不是一口断定是嫌厌了这一行生意！管他的，就算是想再多，也没办法知道自己的命运；还不如就做这个“菊之井”的阿力算了。不通人情，不辨义理，管他别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想都不要去想这些。想了又怎么着？这种身分，这种行业，这种命运，怎么做都没法儿跟

人比；去想那些普通人的事情而害得自己辛苦才是错误的吧。啊啊，真晦气，干吗站在这种地方，干吗要走到这儿来？笨死啦。神经病哟！简直搞不清楚自己。好啦，回去吧。遂走出阴暗的后街，在夜市罗列的热闹小路上闲逛起来。来来往往行人的脸，看来小小小小的，擦肩而过的人的脸，也好像非常非常遥远。自己脚底下踩的地，仿佛升上了一丈似的，周遭的声音虽然喧喧扰扰，可又好比东西掉入井底一般。人声自人声，我思自我思，两不相关，更不会有任何事情来干扰。即便是走过人群围观夫妻吵架的屋檐底下，也觉得自己是行走在冬风吹拂的野外似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引起注意，没有任何景色会触动感觉。这种情况，自己都觉得十分虚诞怪异，简直像似没了正气。“莫非要发狂了不成？”正要立定时，忽有人拍她肩膀：

“阿力，上哪儿去？”

注释

（一）又称“阿鼻地狱”。为八大地狱最苦处。称妓女为“白鬼”，盖谓引诱男子堕落、害人无限也。

（二）东京隅田川旁赏樱胜地。

（三）吉野，在奈良县。所产之纸薄而韧性强，日本人用以形容感情、缘分薄之谓。

（四）二歌均为吉原红灯区时尚之歌谣。

六

“十六日那天，一定会等您。您一定要来哦。”自己说过的话，竟忘得一干二净。和结城朝之助忽尔相遇，“咦！”地大感惊讶。脸上的表情，可是未曾有过的样子。男的见她如此狼狈，哈哈哈笑出声来，害阿力颇为腼腆。

“方才想着心事儿，真是吓了一跳。谢谢您今晚赏光。”

“约得牢牢的，竟然不等人，可真是没诚意哦！”

给他这么一责备，阿力连忙拉起结城的手说：

“随您怎么讲。回头再解释。”

“怕别人见了要胡说。”

男的倒是想抽回手。

“管他们爱怎么讲。咱们走咱们的。”

说着，自顾自地从人群中挤过，相伴而行。

楼下的客厅里依旧是客人喧哗。对于阿力的中途退出，大伙儿纷纷表示不满；没料到，忽听得店门口有人说：“哟，你回来啦！”便有人叫喊：“哪有不管客人，中途退出去的！回来了就出来呀。不肯出面的话，可不饶她！”阿力才不在乎众客作威作福，径自将结城带上楼去。“今晚上还是头疼，没法儿陪酒。在人多的地方，恐怕被酒气熏着，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儿，所以稍稍休息一会儿；再看看情形。现在，请大家见谅啦。”她差人这样

传话。

“这样子行吗？人家会不会生气？如果闹将起来，岂不糟糕。”结城提醒。

“才不管哩。店里那伙呆瓜能怎么样？要生气就让他们生气好了！”

遂吩咐下女准备酒事。又迫不及待地说：

“结城先生，今晚有些儿不愉快的事情，或许跟平时不太一样，所以请您包涵喽。咱要痛痛快快喝他个几杯，您也别阻挡；醉了，可得麻烦您照料哦。”

“行，行。从来还没见过你醉。尽管喝好了；只是，可别再闹头疼了。到底是什么事情教你这么兴奋的？不能讲给我听吗？”

“嗯，一定要请您听听。醉了就讲，可别见怪呀。”

她嫣然一笑，接着连干了两三杯，都是一饮而尽。

平时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在乎的结城的风采，今晚看来倒觉得特别不寻常。他肩膀宽厚，个儿高高。说起话来十分稳重。目光炯炯逼人，颇具威严。一头浓密的头发，修剪得短短，领口上方剃得整整齐齐，也教人看得着迷(一)。

“你在陶醉什么啊？”

“在看您的脸呀。”

“这家伙！”

给他一瞪眼，阿力笑说：

“哟，好可怕。”

“别开玩笑啦。今晚上你很不同寻常。问了也许要生气，可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并没有什么特别事儿呀。即使跟人有什么纷争，也是常有的事情，都习惯了。咱时常使性子闹脾气，都跟别人没有关系；实在都是自己心里有问题。咱出身低贱，您是大方之家。咱的说词，也不知道你听得进去与否？就算是可笑之辞，也请您当作笑话听听。今晚，咱要尽情倾吐。欸，可就是不知从何说起？心口儿上郁闷，还真难启齿哩。”于是，又大杯大杯喝将起来。

“首先，请您先要知道，咱这是个自甘堕落的女人。您当然知道，咱不是什么千金小姐。说得好听一点，要是标榜泥中莲花儿呀，堕落天使什么的，像咱们这种生意，别说昌旺不了，恐怕光顾的人都没有了。您是与众不同。来咱这儿的客人，大抵都是那样子的。有时候呢，难免也会兴起一般妇道人家的念头(二)，这般生活，委实是可耻、艰难、可悲的，即使小房子矮屋檐，有个丈夫做伴儿也好。可是，想归想，就是没法子做到。不过，人家来找咱，也不能不理不睬。说什么好俊美啦、疼惜啦、爱上啦，这些甜言蜜语嘛，也不得不胡诌一通。众多人当中，还有些当真的，不嫌弃咱这种女人，愿意娶回做媳妇儿呢。不过，到底给人家当媳妇儿好吗？有了伴儿就是真的自己所希望的吗？咱可是连自己也弄不清楚。其实啊，打一开始，咱就爱您爱得不得了，一天不见都要思念您，可若是您肯说要娶咱什么的，那又怎样呢？要跟人嘛，咱不喜欢；要是不在一起嘛，又恋慕。总归一句话，咱这种女人呀，大概天生是水性杨花吧。您道是谁造成了咱

这个样子,三代的家道不兴啊!爹爹他一生也够悲惨的了。"

说着,泪珠儿眼里转。

"你爹是怎样一个人呢?"

"爹他是个匠人。爷爷是读过方块字(三)的人。爷爷就像咱这种怪人,听说写了些无益的书(四),上头下令禁止出版;后来他就绝食死了。他虽然出身贫贱,十六岁那一年发愤图强,可到六十岁也没有过什么成就,最后还落得给人当笑话,到如今连个名字也没人知晓;咱小时候就常听爹爹这么慨叹哩。

"至于爹爹嘛,三岁时从走廊上摔下,一个脚不方便,害他不肯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家里头做些金属打造的工作(五)。偏偏他骄傲又孤僻,也就没什么人肯照顾他,活儿不多,家里常闹穷。记得咱七岁那年,寒天里一家仨人,身上穿的是旧暑衣。爹爹好似不知天寒,倚着柱子专心在那儿设计东西。娘在破灶上摆一只旧锅,叫咱出去籴米。咱一手捏着钱,一手提着个竹篮子,好不容易跑到米店;回家途上冻得浑身发抖,手脚都僵硬。跑到离家五六间房屋处,不凑巧在阴沟板结的冰上滑了一跤摔倒,一下子把手里拿的东西掉落下去。怎就刚好有一块沟板脱落,那米便从那儿哗啦哗啦流下。下面是肮脏的臭沟水,探了好几回,可又怎能够去捡起来呀?当时咱只有七岁大,可已经明白家里的情况,也了解爹娘心境,所以不敢拎着空篮子回去说:米在途中撒落了;便站在那儿哭起来。没有一个人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儿;更哪有什么人问后给买米的。那时候,附近要是有河呀池塘什么的,咱一定跳下!那种悲惨的心情呐,百分之一都讲不出来。

打那时开始,咱的脑袋就出问题了。娘担心咱,跑出来找,也就跟了回家。娘没讲话,爹也没讲什么。没有一个人责骂,家里头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只偶尔听得见叹息声。咱觉得好像身子被千刀割万刀切,难过得要命。爹爹说:今天一天断食吧。那之前,咱连呼息都不敢出声。”

说到此,阿力的眼泪实在忍不住了。她拿了一方红手帕掩面,嘴里咬着一端,约莫有半小时都没吭声。座上阒无半点声响,只闻群蚊逐酒香飞来的嗡嗡声。

再抬头时,双颊上虽仍然有泪痕,却凄然泛笑说道:

“咱就是这么个穷人家女儿。脑子有问题,是遗传来,偶尔会神精发作的。今晚上胡言乱语叨唠,打搅了您,对不起啊。不讲啦,这种话,要是害您不高兴,请原谅哦。找什么人来乐一乐吧。”

“不,不要介意。那么,你父亲是早亡的吗?”

“咳。娘得了肺结核的病死后不到一周忌,爹也跟着走了。现在若是还活着,也不过才五十哩。不是因为自己父亲才夸赞,他那手艺儿可是一等一的。但是,就算名人好匠吧,生在咱们那样的家,又有什么用呢?瞧瞧咱这样子就可以知道了。”

说话的神情挺落寞的样子。

“你想要出人头地的啊。”

朝之助这话问得出其不意,阿力吓了一跳:“啊?”

“出人头地?咱们这种女人呐,顶多是嫁给穷人家做老婆,还能指望飞上枝头做凤凰吗?”

“你呀，想骗人也得看对方。我老早就看穿的。你就是想要出人头地。骗也没用。出人头地就出人头地嘛！索性跳出这个地方吧！”

“哎呀，可别煽动人啦。像这种身分的人，又能怎样？”依然没精打采的，半天也不讲话。

夜已深，楼底下的客人也不知什么时候散去的，大门口正开始在关门户了。朝之助也连忙准备要回去，阿力却不依，道是：“今晚，定要您留下。”又叫人去把他的鞋子藏起来；既然脚都给掠去(六)，又不是幽灵，总不能从门缝儿里溜出去，这一夜只得留宿于此。关门的声音乒零乓郎响一阵之后，门缝儿间透露的灯光也消灭；只闻走过屋檐下夜行巡逻警察的靴音高高响起。

注释

(一)此段借阿力之眼睛观赏结城朝之助的描写，日本学界咸认为与作者樋口一叶心中所恋慕半井桃水之形象重叠。

(二)指女性以结婚、生育子女为归宿之事。

(三)指汉字。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皆能阅读、书写汉文。

(四)盖指其祖父为儒者，撰文批判政府，故有后文遭禁云云之谓。

(五)指制作门把、箱子装饰、橱柜把手等等金属零件物品。

(六)指无鞋可穿，不便行走。

七

“想起也没用。忘了吧。死了心吧。”心里尽管这么决定，

可老是禁不住会想起去年盂兰盆节时，两个人穿了一式浴衣到藏前[一]的阎摩寺参拜的事情等等。到了节日，源七连出去干活儿的心境都没有了。

"你呀，这样子可不行呐。"

老婆劝告的话语，只觉得扰耳烦人。

"别啰唆了，给我闭嘴！"

说着就躺下。阿初仍在一旁责备：

"闭着嘴，日子就要过不下去了。你要是身子不舒服，就吃药，再不然，去找大夫去。可你的病是心病。只要拿正了心，还有什么毛病呢？振作点儿吧。"

"老讲老讲，烦死人啦。一点用处都没有。去给我买点儿酒来，喝一喝，也许还管用些。"

"要是买得起酒，还用我在这儿唠叨，拜托你去干活儿吗？我这边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兼点儿工，勉强才赚一毛五，一家仨口喝个粥都不够，还有钱买酒啊？盂兰盆节都快到了，连个小米丸子都不能做给小家伙吃，祭祖的供品也没有，只好点个灯笼，跟祖宗们道歉，你道这是谁的过错？还不都是你给那个叫做阿力的女人钓上，做劳什子的火山孝子，才会弄到这地步！说句不中听的，你这是不孝、不慈。多少还得为那孩子的将来着想，好好儿做人嘛！喝酒消愁，只一时；不真心改正，怎么成呐！"

尽管阿初在一旁苦口婆心规劝，源七一无回音。他只是动也不动地仰卧着，时而深深叹气；恐怕心里头也不好受的吧。

"到这地步，还忘不了那阿力吗？跟了你十年，孩子也替你

生了，教我吃尽苦头，孩子穿的是破衣服，一家子住这种狗屋也似的小屋。世人都瞧不起咱们，另眼看待。春秋祭祖时节，邻居们都一家家分送糯米糕啦、丸子什么的，只有咱们这儿没人来送。别给源七家送去吧，害人家要回送，可是不忍心。人家也许是设想周到，可这十连栋长屋当中，就只咱们这一家除外。你是男人，天天出外干活儿，也不会在乎这些；可我是女的，怎能不觉得尴尬呢？早晚跟人打招呼，还得看人家眼色。你倒是想到过我这种悲苦心境没有？就只会想你自己那女人，那种寡情的女人那么值得你思恋吗！日里睡午觉，连做梦还要叫唤那个名字。真是的！老婆孩子的事儿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要把你命都给阿力她一个人不成！真是的，越想越难过，不甘心呐。好狠心的人。”

心里头的委屈说也说不出，只见眼睛里含恨的泪珠儿转。

两个人都不讲话，狭小的房子里阒然无声，说不出的寂静。天色渐暗，愈加使得陋屋内感觉阴森。阿初点起油灯，又燃烧蚊香，打开门眺望外面，看到太吉正蹦蹦跳跳地回来，双手还抱着什么大袋子。

“娘，娘，有人给我这个！”

见他笑嘻嘻奔入屋子里，原来是新开张的糕饼店“日出”那一家的蛋糕呢。

“哟，这么好的点心，是谁给你的？有没有好好儿谢谢人家呀？”

“嗯。谢了，是‘菊之井’的鬼姊姊(二)给的。”

听儿子这么说，那为母的脸色立刻一变：

“好个不要脸的女人！把人家害得这么惨，还不够吗？还想利用人家儿子来动摇他爹的心不成。她怎么跟你讲的？”

“我在大街上热闹的地方玩耍着。她跟一个不知是什么叔叔[三]一块儿来，叫我跟他们去，给我买点心呢。我说不要，可是她抱我过去，买给我的。不可以吃吗？”

那孩子显然不懂为母的心，瞅住她娘的脸间。

“咳，这孩子真不懂事！那个姊姊是鬼呀，是害你爹变成懒怠虫的鬼呀。你没衣服穿，你没有自己的家住，都是那个魔鬼害的啊。咬死她都不足以泄恨的魔鬼，你还说给了你点心，可不可以吃？恶心的脏东西！放在家里都教人见了生气。丢了它，丢了它！你不舍得丢是不是？笨蛋！”边骂着边提起那袋子，把它扔到屋后的空地。纸袋子破了，蛋糕从里头掉出来，有些飞过竹篱笆落入水沟中。

源七爬了起来，大叫一声：

“阿初。”

“什么事儿？”

他老婆头也不回，只用眼尾扫视了一下。源七瞪着那张侧脸啐道：

“欺侮人也有个程度。不理你，倒是越讲越不像话，刚才恶言恶语是什么意思！认识的人给孩子点心，有什么不妥？孩子拿了又怎样？你骂孩子笨蛋，分明是指桑骂槐嘛！哪有对着孩子恶骂他爹的老婆。阿力若是鬼，那你就是魔王[四]。生意女子

哄骗客人是常事,可有哪个做老婆的讲这种刻薄的话?不管是当工人或者拉板车的,做丈夫的自有做丈夫的权。看不惯的,不能收容在家里。要到哪儿就到哪儿。你给我滚,滚出去!哼,没趣的臭婆娘!"给源七这么辱骂一顿,阿初哭起来了。

"你别乱讲。太过分了吧?我怎么会是对住你说的。这孩子太笨,阿力也未免太可恶,所以才忍不住多讲了几句,居然就借此要我出去,实在太没道理了。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才会说些你不爱听的。如果要出去,哪儿还会忍耐这种苦哈哈的贫穷日子呀!"

"不喜欢穷日子,那就随便你去哪儿。没有你在,也不会变成叫化子,太吉也不见得就养活不下去。一天到晚就是数落我,再不然就是嫉妒阿力。老子真听够了,烦死啦。你不出去,我出去。这种破小屋子,谁稀罕?小子我带走,那你就可以随意撒野了。你说吧,是你走?还是我出去?"

"你真个想休了我吗?"

"当然!"

源七的态度,与平时了不相似。

阿初由衷感到遗憾、悲切、失望,连话都说不上来,却强忍着泪水往肚里吞。

"是我不好。你饶了我。把阿力好心送的东西扔了,真的是我不好。说真个的,如果阿力是鬼,那我就是魔王吧。我不再讲了,绝不再讲了。关于阿力的事情,今后绝对不再唠叨,也不会说她的坏话了,所以求你千万不要提跟我离婚的事情。你是知

道的，我没有双亲、也没有兄弟；当初是由房东叔叔做媒嫁到你这儿来的。你若是休了我，连个回去的地方都没有。请你原谅，收留我在这个家吧。就算是恨我、讨厌我，看在这孩子面子上吧。求求您！”

她哭着下跪拜伏讨饶。但是，源七顽强地拒绝：“不。绝对不能收留你！”遂面壁不发一言，对于阿初的话语充耳不闻。他原本也不是这么冷漠寡情的人呀。为妻的大感讶疑。给女人勾了魂去，竟然会完全变了一个人吗？既然他伤透老婆的心不管，恐怕连可爱的孩子饿死了都不在乎；而今再向他道歉，看来也无用，遂觉悟道：

“太吉、太吉。”把儿子叫到身旁来。

“你想跟你爹爹，还是要跟娘？你说。”

“我不喜欢爹，什么都不买给我。”

孩子倒是直说不会撒谎。

“那娘到哪里，你都愿意跟喽？”

“嗯。都跟！”

阿初听儿子毫不犹豫的样子，遂转向源七说：

“你听到了吧。太吉说要跟我。男孩子，你或者也想要[五]，可这个孩子，我不放。听见没？我不放手他。”

阿初再三地强调。源七依旧卧在那儿，看也不看一眼说：

“随你便。孩子也不要了。爱带去哪儿带去哪儿。家也不要，家具也不要。你要怎么就怎么吧！”

“家也没有，家具也没有，还说什么随我便？以后呀，光杆儿

一个，你爱怎么混就怎么混，要玩女人要干吗，尽管去好了。可别来要回这孩子才好，决不还你就是！”

她重复说着，在那儿掏取壁柜里头，找到一方包袱布。

“这些都是孩子的睡衣、肚兜儿和三尺腰带。这又不是醉后话，也没什么醒后语可盼了。你倒是想想，人道是：再穷，有爹娘在便是福。咱们分手后，这孩子便只有单亲，可怜的是儿子啊。你可曾想到……。啊啊，心肠都腐烂的人，连孩子都不疼惜了吧。算了，咱们走啦。”

阿初拎着包袱，牵着儿子的手走出家门。

“快滚，快滚！”

竟然连个挽留声都没有。

注释

（一）今日东京浅草一带地方。

（二）与第二节阿力自述相关。详该节注（四）。

（三）盖指结城朝之助。

（四）《华严经》：“女人大魔王，能食一切人。”

（五）通常夫妻离婚，男儿从父，女儿从母，故云。

八

盂兰盆祭过后几日，有些未及收拾的灯笼还在摇晃着寂寞

的灯影。这新开发区里抬出了两具棺材。一具放在轿舆上,一具由脚夫扛着。那轿舆上的,是悄悄自“菊之井”的住宿处出去。听大路上观看的人低声谈论:

“那女孩也未免太命苦。怎么就给那么个无聊男子看上。真可怜!”

“不。听说两个人商量好的。那天黄昏,有人看见他们俩在山上寺院里谈话。那女的也是爱上了,所以给男方一逼,道义上没法子拒绝的吧。”也有人这么说。

“什么?那种魔鬼还懂什么道义啊。到澡堂去洗澡,回来时遇到男的,大概逃也逃不掉,一块儿走着说说话儿;可挨的刀是从背后斜砍。脸颊上有伤口、脖子上也有刀痕,准是想逃走,被猛砍一刀无疑。比较起来,那男的切腹,倒是挺干净利落。在他干棉被店时候儿,并不见得是什么男子汉的样子;可死得壮烈。了不起!”还有人这样讲。

“不过,那‘菊之井’是够惨喽。那女孩子原本有个不错的恩客做后盾的。这下子,损失大了。”

有人幸灾乐祸,众说纷纭,没完没了。对于死者而言,恨实难了。不知是人的精魂还是什么,有时山寺的小丘上,相传有人偶尔见到一种拖着光尾的东西飞来飞去呢。

译后小记

此末尾部分着墨不多。关于源七与阿力之死,究竟是殉情?或源七杀阿力后切腹自杀?作者避免正面叙述,而以街巷众人之议论侧写。留下谜一般神秘气氛,且又衬出“人言可畏”之事实。据《言海》:磷火为起地飞物,想象为人之魂,其形大抵颇圆,色青白而带赤,去地非高,徐徐浮行。结语盖暗示阿力惨死含恨,灵魂化为磷火,时尔飞行于被砍杀之地;更增添故事凄迷之氛围。

此作发表于明治二十八(一八九五)年,时一叶二十三岁。这一年是一叶重要作品连续发表的丰收之年。《比肩》(一月)、《檐月》(四月)、《浊江》(九月)、《十三夜》(十二月)等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都在此年撰成刊出,使她文名大兴。

题名《浊江》,表面上是指东京贫民住宅区的混浊沟水,对照内容观之,显然也暗示着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包括阿力、源七、阿初、太吉、阿高,以及围绕其周边的无数无名众生。一叶自己所寄居的便是东京大都市的庶民地带,她日日看尽世相,以收敛抑压的笔调一一书出其间阴暗混浊的人间。

十三夜

上

平常回娘家时，阿关[一]总是乘坐黑漆的高级自用人力车[二]，那车辆停在门口的声响，总让双亲猜想大概是女儿回来了，便会很快地出迎。但今晚她却随便雇了一辆等在街头候客的车回来，付了钱打发车夫走，独自悄然站立在大门口。家里，父亲依旧是大声谈说着。

“咱真算得有福的人了。孩子们都温顺，养育他们也没怎么费过心，还人人都夸赞。只要别贪望奢求，也就心满意足了。谢天谢地。”

谈话的对象大概是母亲。啊啊，可怜他什么都不知晓，还高兴得那样。怎么能够跟他们说自己想要离婚的事情呢？说了，准会挨骂的。把儿子太郎搁在家，一人跑回来，本是想了又想才下的决心；可又如何惊动年老的双亲，教他们的高兴都变成了泡影，委实不忍。索性不要讲，回去算了罢。回去的话，总还是太

郎的母亲，人家也永远尊敬自己是原田的夫人；双亲也将继续以女婿是奏任官(三)为荣。只要自己节省点儿，又时时可以买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或者送些零用钱过来什么的。倘使自己使性子，定要离婚，太郎就得忍受继母折磨，而双亲也不再能够昂首向人吹嘘骄傲了。再说，人言可畏，弟弟的前途也可能受影响。啊啊，这些都是肇因于自己一个人的念头。回去罢。回到那个像魔鬼一般的丈夫身边罢。那个魔鬼，魔鬼似的丈夫身边。哦，不。不要，不要！她禁不住全身颤抖，倒向木格子门，引起一声咯当的声响。

“谁呀！”父亲大声地叱叫。他可能还以为是路过者恶作剧的罢。

在外面的，笑了笑说：

“爹，是我啊。”声音十分可爱。

“我？哪个我呀？”说着，他开开了门。

“唷，是阿关呀！干吗，站在那儿。怎的又这么晚才来。没车，也没带女佣。真是的。进来，快进来。这真意外，教人吓一跳。木格子门别管了，我来关。到里边儿，那个月光照得到地方罢。呶，坐在座垫上，座垫上坐罢。榻榻米脏了，跟房东提过，说是工人不得空什么的。不必客气啦。别弄脏了衣服，拿个座垫罢。哎呀，怎么这样晚才来呀？家里都好罢。”父亲照例总是客客气气，把自己当夫人对待，教阿关感到如坐针毡一般。她强忍着眼泪说：

“托福，都很好，也没受到季节的影响。很抱歉，这一向都没


W.Y.2001

有来请安。您和娘都好罢。”

听女儿这么一问，父亲可是爽朗地呵呵笑道：

“我是连个喷嚏也不曾打过；你娘呢，虽然偶尔血行不顺什么的[四]。也没大碍，盖被子睡个半天，便也没事儿了。”

“怎么不见亥之[五]？今晚他出去了吗？”阿关问。母亲满面喜悦地笑着进茶道：

“亥之刚去了夜校呢。他呀，托你福，前些时候才升了级。课长挺疼他的，真教人高兴。我跟你爹还天天在讲，这都是咱家有位原田先生这样的女婿的缘故啊。用不着我提，你是很懂事的，今后还要好好儿伺候原田先生才是。亥之这孩子，生来就是不擅言辞的，就算见了面，也不见得会说什么得体的话哩；所以还得指望你居中传达我们心意，拜托他费心照拂亥之的前途哟。现在正是转换季节的时候，太郎可好？仍旧还在顽皮吗？今晚上怎么不带他来呀？外公挺念着他呢。”

听母亲这么说，阿关不禁又加添了悲伤。

“本来是想带他来的，但那孩子习惯早睡，也就让他去了。咳，就知道调皮捣蛋，不肯听话。到了外边儿，总喜欢跟东跟西，在家里就老缠着我，真是拿他没办法。不知怎么搞的。”

说着说着就想念儿子，差点儿要落泪，胸口也紧起来。

虽然狠下心把他留在家中，如今恐怕已醒来，叫唤着娘，让女佣们伤透脑筋，拿着糕饼和糖果也哄不住，大伙儿只好吓唬他：不吃，不吃，给鬼吃啰什么的罢。啊啊，可怜的孩子！忍不住想大声哭起来，可是当着喜孜孜的双亲面前，也不敢说出口来；

只好佯装抽了两三口烟，干咳几声，偷偷用袖端拭擦了眼泪。

“今晚是旧历十三夜，虽然不免嫌老派，还是依着中秋节惯例，做了些赏月用的糕饼。知道你喜欢吃，原来想叫亥之助带点儿去你那儿的，可那孩子就是害臊，说什么这种东西就算了罢。十五夜的时候既然也没给你送去，怕不成对儿不吉祥（六），所以心里是想着让你吃，却也没法儿做到。今儿晚上你倒是来了，真个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在家里，吃好的不成问题，可娘亲手做的又另当别论了。来，也不用端着夫人架式，今晚就回到从前的阿关，要吃豆子的、栗子的，尽管吃罢。

“常常跟你爹谈着呢。发达是发达了，可是跟那些有头有脸、有地位的贵夫人交往，做为原田的妻子，你大概也挺费神劳累的罢。再说，女佣们的支使啦、出入宾客们的招呼啦，做为人上人，难免多所辛苦的罢。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娘家，更加的也要防着别人瞧不起。想到这些种种，你爹和我当然是想看看孙子和孩子，可又怕频频去打扰惹人嫌。有时候，走过你们家门口，身上穿着绵布衣，手上拿着粗布伞，也不敢随便就进去；眼睁睁望着二楼的窗帘，想象：啊，阿关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也就那么的走了过去。你娘家若是稍稍像样儿些，也好让你有点仗赖的；可偏又是这等情况。即使想送些赏月的糕点过去，像咱家那些饼盒子也实在寒酸见不得人。这些种种，总让我想到你处境的困难呢。”

女儿的突然造访，固然教人高兴，门户悬殊所引出的这许多怨言也不禁要倾吐出来了。

“女儿真是不孝。穿着柔软讲究的丝衣，乘坐自用的人力车，看起来确实好像是挺风光的样子；可是想对爹娘尽些力都不容易。还不都是些表面的发达。索性自个儿做些兼差的小工，只要能够陪在您们身边，才是幸福啊。”

听此，父亲便道：

“胡说、胡说。可别讲这样的话了。哪有嫁出去的女儿反馈娘家的道理？你在家，是斋藤家的女儿；嫁出去，是原田的妻子。你只管伺候勇先生，把家照顾妥善就行了。虽说是费心神，你命中注定有这种运气，就没什么不能忍受的才是。妇道人家呀，就是爱唠叨。你娘也真是的，都是她胡扯惹的！咳，说什么没法儿送去给你吃，今儿一整天都在生气哩。大概是挺用心做的，你就多吃点儿让她高兴高兴。挺好吃的哦。”

父亲半开玩笑地说，阿关便也没机会道出来意，只得吃些母亲准备的栗子啦、毛豆等等。

嫁出去七年了，从来也没有过夜间回来的例子。既没有携带礼物，又是一个人独行，而且身上穿的仿佛也不像平时那么华丽讲究。久不见面，乍来访的欣喜，起初令双亲未察觉；可又未传一句女婿问安的话，看她强颜欢笑底层，似隐藏着什么委屈伤情的样子。这里面大概有些蹊跷的罢。父亲望了望桌上的时钟说：

“唷，都快十点了。阿关，今晚能在这儿住吗？如果要回去，也该是回去的时候了。”

父亲狐疑的眼光，女儿便也下定决心抬头说：

"爹爹。今晚是有事儿来恳求的。请您听听。"

阿关将双手并放在榻榻米上低头。一滴清泪终于忍不住，突破层层的忧愁下落。

父亲也觉察到事态不寻常，不觉得膝行于前问：

"干吗一本正经的，什么事?"

"今晚来这儿，是下了决心不再回原田家的。也不是得到勇的允许才来。我把那个孩子哄睡着，把太郎哄睡了，决心再也不见他的脸走出家门的。除了我以外，谁也拿他没办法的那孩子，我骗他、哄他，趁他梦中，才铁了心离家门的。爹、娘，请您们体谅女儿的心。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跟您们说过原田的事情，也没有同别人谈起过勇和我之间的事情。千思万想，这两三年来已经哭尽了眼泪，今天终于下定决心，想跟他离婚。拜托，请您们向他索取离婚证书罢。今后，随便做兼差或什么，我会帮助亥之助。这辈子请让我回来住下去罢。"

说完，强忍放声大哭，紧紧地咬着衣袖，那袖上的墨竹花纹几乎将变成紫竹了呢(七)。天可怜见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父母都大感讶异，趋前追问。

"我一直都没有提过。可是，只要您们见半日我们夫妇俩相对的情况，大概就会了解。他跟我说话，除非有事，而且总是粗声粗气的。早晨起来，向他请安，就侧过脸，故意称赞庭院里的花草什么的。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既然是自己的丈夫，也只好忍受下来，也不去跟他顶撞。可他呀，从吃早饭的时候开始，就

不停地数落我，而且当着用人前嫌我不能干啦、不懂规矩啦等等，我也都忍住；又像口头禅似的贬损我没教养、没教养什么的。我自己当然也知道不曾进过贵族学校，和他同事的太太们学过花道啊、茶道啊、和歌啊、绘画啊，不能相提并论。既然这样，也可以悄悄地让我去学就好了嘛，又何必故意宣扬我娘家门槛低，害我在女佣们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呢！刚结婚的那头半年间，倒是阿关、阿关地疼惜过我；可是，生了那孩子以后，他简直像是变了个人儿似的。回想起来，都教人害怕。就如同给推落到暗谷中一般，见不到温暖的阳光。

“起初，还以为是开玩笑，故意闹着玩儿的；其实，大概是对我厌倦了的罢。或者认为这么做，我就会自行求去，那么做，我就会提离婚的要求，所以才要整我、整我、整到底。爹和娘，您们都知道女儿的个性。即使丈夫去嫖妓、养妾，我都不会妒火中烧什么的。女佣们之间倒是也窃窃私议着这些事儿，可我想：像他那么一个认真工作的人，男人嘛，也都是常有的事情。就算他要外出，衣着也都用心给他准备得好好儿的，凡事逆来顺受。但是，他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全不满意。连对我怎么拿筷子放筷子都挑剔说：‘家里头待不住，就是因为妻子全不对劲。’又不说清楚，到底是这里还是那里，哪一点不对，只是一个劲儿嫌：‘真是没趣、差劲、笨蛋。没法儿同你商量事情。’又嘲讽我：‘就算是太郎的奶妈，把你留在这儿。’他哪儿像个丈夫，简直是个魔鬼。虽然没有出口赶我走，只因为我自己胆子小，又疼爱太郎，从来不敢顶撞他，挨了骂也唯唯诺诺，他便气焰更加的高，说

什么‘没志没气的蠢材！就是这副德行，才更加不讨人喜欢。’但若是我稍微负气还嘴呢，必然会给他逮到借口赶我出去。娘，我并不在乎出来。跟虚有其表的原田离婚，也没什么遗憾的。可是，想到那个不懂事儿的太郎，日后会成了单亲的孩子，便没了志气也没了个性，只有道歉又道歉，讨他好，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战战兢兢，默默地一直忍耐到今天。爹、娘，女儿命真苦！”

积郁多时的委屈和悲伤尽情倾诉而出。这真是双亲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两个人只有面面相觑。原来是这么悲苦的啊。一时无语。

为母的，更是疼惜女儿。一言一语，听在耳中，直觉切身的不舍得。

“不知道你爹是怎么想法。本来又不是我们去求他来娶的女儿。说什么身分不高啦、学校又怎样啦。真是说得出口啊。对方不知忘了没有？咱们这边可是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阿关十七岁那年的正月，还没有扯掉门口装饰的松枝(八)的初七那一天，在从前猿乐町(九)的家，阿关和隔壁女孩子打着羽毛球(十)，那女孩子打的羽毛球飞到路过的原田先生车中，阿关跑去要回。想不到被他看上，托人来说媒，硬是要娶。门不当户不对的，而且咱这边儿还是个小孩子呢，也还没有好好儿学习女红啦艺事什么的，加上咱们这样的家庭，嫁妆也出不起，不知婉谢了几多次；可他偏偏说：‘家里没有翁姑叨唠，是我喜欢我要娶的，不必计较身分地位，至于素养艺事嘛，入门后再学也不迟，所以不必

担心。反正只要答应嫁给我，一定会好好儿对待。’催得十万火急。又不是咱们要求的，连嫁妆都替咱们准备好，简直是娇妻嘛！我和你爹客气，不随便进出，倒不是怕勇先生的身分高。说句难听的，咱们又不是给人当小老婆，正正当当明媒正娶的，大摇大摆出入都无妨；只因为对方门槛高，咱们家穷寒酸，唯恐别人以为想靠你的姻缘求女婿提拔什么的。也不想打肿脸充胖子，礼尚往来，维持个适度，平常就是想见见心疼女儿也忍着点儿。

“他这是什么混账话！还以为是捡了没爹没娘的孩子不成？说什么有教养没教养的，真的也亏他说得出口来。不理他的话，可是越来气焰越高，会养成习惯。首先，当着婢女们面前损妻子的威光，这样子，谁还听你使唤啊。再说，你要教养太郎，如果让儿子看不起娘，可怎生是好？该讲的一定要讲明白，他若是不高兴、骂你，那么你就跟他说：我也有家啊。要回来就回来。真是岂有此理！哪有忍到今日的道理。都是你自己太温顺，所以才让他得寸进尺，听着都教人生气。不能再退让了。不管身分怎样，你总是有爹有娘的，年纪虽然轻，也还有亥之助这个弟弟，不需要在苦火之中煎熬着。呶，孩子的爹，咱们去找勇先生，好好跟他算个账！”

为母的激动得无法克制。

为父的一直双臂交叠在胸前，闭着眼睛听。

“喂，孩子的娘。别瞎说八道了。连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阿关这孩子，绝不会随随便便就会讲出这

等话语的，一定是受尽了委屈才走了出来。究竟，今晚女婿是不在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吗？还是他提出离婚的要求不成？”

给这样追问，阿关才点头道：

“他从前天起就没有回家过。五天、六天不回来，也是寻常有的事情，不足为奇。可这一次出门前，嫌我给他准备的衣服不妥，怎么再三道歉都不听。末了，他把那套衣服脱了扔下来，自己换成西装，啐道：‘呸，再没有像我这么不幸的男人了，娶了像你这样的妻子！’说完，径自走了。这究竟算什么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话也不说几句，偶尔开口，就是这等教人受不了的。到底是想维持原田的妻子这个面子呢？还是表面上安于做太郎的娘呢？为了什么如此忍耐，自己都弄不清楚。唉唉，如今，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了。就当是还没有嫁人那个从前的我罢。看着天真无邪的太郎的睡脸，既然下了决心搁下他，也就没法子再回勇的身旁去了。人家说：没有父母，孩子一样会长大。与其由我这样不幸的母亲带大，不如跟着后母啦、或者小老婆什么的，他钟爱的人养育，也许还得父亲宠些，说不定对那孩子更好罢。我可是今宵后决不再回去了。”

断也断不了的母子情，阿关虽然强自镇定，毕竟声音是颤抖的。

父亲听后叹息道：

“不能怪你。苦了你了。真是糟糕啊。”说着，重新端详女儿。阿关梳着大型的发髻[十一]，发根缠绕着金环。墨色绉绢的

外套倒是和她夫人的身分挺相称的。假如换做是梳一个简便的盘头髻,罩一袭棉布普通工作服,再将衣袖卷起来做浣衣炊事,倒是蛮不忍心的。何况,已经有个叫太郎的儿子了,若是为了一时恼火,舍弃百年好运,恐怕会招人笑话;而且,一旦回到斋藤主计之女的身分,则笑也罢哭也罢,再也不可能称做原田太郎的母亲了。就算她对丈夫不再留恋,母子之情可不容易断。别离之后,思子之心一定会更加热烈,说不定会觉得忍受现今的苦痛还好过些呢。生得这么标致,反成为女儿的不幸。门不当户不对的姻缘,害她尝到这许多苦啊。父亲心底虽然无限哀怜,倒也只有提起精神劝慰:

"喂,阿关。爹说的,或许你会觉得冷漠寡情,不了解你。身分悬殊,想法本来就自然会不同。你就是想尽办法要讨好,人家或者也还不满意的罢。勇先生终究是个聪明人,也读书达理的。他也未必是真要胡乱整你,可这世上受人推崇能干的人呐,往往都很自私。他们在外面凡事做得头头是道,回到家里呀,把办公室受的气全都带回来了。你成了他的出气筒,想必是很够受的。不过,既然嫁给这种身分的丈夫,理当跟那些在家帮忙生个火,再拎个便当到区公所什么的上班的人不同。自然,可能会难缠一点,啰嗦一点,做妻子的就得要好好伺候才是。虽然表面上大家不讲,但世间为人妻的,也不见得都是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罢。若是总想到自己一个人不幸,那当然就会怨恨;若是想想世事每常如此,自己又跟对方身分大有别,那难免就得多吃些苦。你娘说的倒是痛快,可亥之助能够有这个高薪的好差事,还不是

托原田先生的福吗？俗语说：‘亲荫子七重光’，他对我们简直是十重光啊。阿关，辛苦点儿，但是，一来为了双亲，再来为了弟弟，更何况你还有太郎这个儿子。既然能忍到今天，以后也应该没什么不能忍的罢。还是离婚出走的好吗？那么，太郎归原田，你归斋藤家女儿，一旦姻缘断了，也没法儿再会面罢。同样要叹命苦要哭，就以原田的妻子大哭罢。阿关呀，你说对不对？你若是觉得这样子对，那就什么都藏在心里，今晚就装作没事儿回去，照旧忍着点儿过日子。你不用讲，爹和你娘都明白，你弟弟也了解，眼泪大家分着流罢。”

父亲谆谆劝导着，一边也不停地拭泪。阿关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

“是女儿太自私。真的，若是跟太郎分离，见都见不到他的面，那活在这世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想逃避眼前的苦，未免是太浅薄的想法啊。说真个的，只要我自己当作是死了，那就处处风平浪静，尤其，那孩子也能够在双亲养育下成长。都怪女儿动这无谓的念头，害您也听着别扭。从今以后，只当关儿已不存在，只有魂魄守护着那孩子。那么丈夫再怎么欺侮，一百年都忍受得了。爹的话，女儿听懂了。今后再也不会将这事来烦扰您，请放心。”说着，眼泪拭了又拭。母亲则是纵声哭泣道：

“这女儿怎么这般不幸呀！”

泪下如雨。月光皎洁，却看来悲寂。连插在瓶中的弟弟亥之助从后面堤防采来的芒草，看似向人招手的姿势，也都显得十分哀伤的夜晚。

娘家在上野的新坂下，正在沿着夫家骏河台的方向。茂密的森林底下虽然阴暗，不过，今宵月色正明，只要出到大路上，便如同白昼一般光亮。娘家既无自用车，便只得从窗口招呼路过的人力车。

“你懂了爹的意思，那就回去罢。趁着丈夫不在，不辞而出，即使挨骂也是应该的。虽然稍稍嫌晚了些，坐车子不一会儿就到了。关于这件事儿，下次再去问你。今晚还是先回去的好。”

父亲牵着手，仿佛要拉她出去也似的。这都是为父的怕事情闹大会误了女儿一辈子的用心罢。阿关到此也一切了悟。

“爹、娘，今晚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既然决定回去，女儿就是原田的妻子，不容诽谤自己的丈夫，以后再也不会说什么了。关儿嫁了个好丈夫，对弟弟的前途也有所帮助，您们只要庆幸安心，我就满意了。绝对绝对不会做出什么轻率的事情，所以也请您们不要担心。从今晚开始，我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勇的所有物，随他要怎样就怎样罢。那我走了，亥之回来，请代我问候一下。爹、娘，请您们多保重，下次女儿会笑脸回家来。”

说罢，无可奈何地站起。母亲捡起单薄的钱包出来，问门前的车夫到骏河台要多少钱。

“哦，娘。这个我会给。谢了。”

阿关温顺地低头鞠躬，迈出了木格子门，可怜，她用袖端遮着脸，忍着眼泪上了车。屋里头的父亲则咳嗽着，也同样是涕泪湿润的声音。

下

月光澄清，风声凄凄，虫鸣间断。在如此诱人伤情的晚雰，入得上野的林中尚不及一百公尺处，不知怎么回事，车夫忽然就停驻了下来。

“很抱歉。我不能再拉了。我不收您的车资，请下来罢。”

被这突如其来的言词吓了一跳，阿关心头一紧：

“咦，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教我如何是好呢。有事儿赶着。多给你点儿车资，拜托劳驾了。在这样偏僻处，想换车也没办法。你这样子，可是真害人。别啰嗦啦，快走罢。”

阿关声音微颤地央求。

“不是要增加车资。是我拜托您，请下车。我不想拉了。”

“那是你不舒服了吗？究竟怎么一回事？拉到这里，突然不想拉了。”

她提高声音叱责车夫。

“对不起。就是不想拉车了。”

那人提着灯笼，忽然闪到一边说。

“你真是个任性的车夫呀。那么，不要拉到说定的地方；可至少把我拉到找得到替换的车子的地方罢。车资照原来的给你，就把我拉到什么地方，至少到大马路才成呀。”

又换成柔声央求。

“好罢。看您年纪轻，在这荒凉处下车，确实不方便。怪我不好。那就再拉您一程，陪陪您罢。您吓着了吗？”说着，把灯笼拿起。倒也不像是个坏人。阿关这才放下心，可以仔细端详车夫的脸。这人看来二十五六许，皮肤黝黑、瘦瘦小小。咦，这张背着月光的脸，似曾相识。是谁呀？名字都快到嘴边哩。

“喂，你是……”

她不觉得叫了起来。对方也吃惊地抬起头来：

“啊？”

“咦，你不是那人吗？不会忘记我的罢。”

说着，她滑也似的下了车，重新仔细端详。

“您是斋藤家的阿关。真难为情，我这德行教您瞧见。背后不长眼，都没有注意到呢。怎么我连您的声音都没有察觉啊？真是变得迟钝了。”

他低着头在那儿害羞。阿关把他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看了看说：

“不。假如是在路上碰见，我也不会注意到是你。前一刻，还以为是不认得的车夫哩。你当然也不会认出是我。方才真是失礼，请原谅。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行业呢？你身子不好，不碍事儿吗？我听说伯母搬回乡下，小川町的店关了。我跟从前不同了，有些事也不大方便，所以没有去探访你，也不能写信给你。现在住哪儿？太太好吗？有没有小孩儿？我现在还偶尔会去参观奖励工业场地，到小川町附近，你们从前那店面还保持原来的样子，只是变成同样卖香烟的‘能登屋’。每次经过，都探望探

[illegible] 想起从前高坂家的阿录小时候住在这儿，咱们上下课时常常来捡些烟卷儿剩余的，学着大人模样儿呼两下什么的。也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做些什么？你脾气好，在这样艰难的社会里不知怎么过的？心里总挂念着。回娘家时，也常打听打听。可我自己娘家搬离猿乐町也已经五年了，根本没法子晓得消息。真是好想念哟！”

阿关见到小时候的朋友，完全都忘了自己已婚的处境，一再追问不已。男的却是用手巾不停地拭着汗说：

“哎呀，瞧我这副德行，连个家都没有。睡的地方是在浅草町的便宜窝儿，房东叫做村田家的二楼。兴来了，就像今晚上这样拉到深夜；不想拉，就镇日价歪歪倒倒抽着烟。你还是那么漂亮。听说你结婚那时候起，就梦想着不知还能看到你不？这辈子还有机会跟你讲话吗？从前总以为这条命没什么意思，可是幸亏还活着，才有今晚的再相逢。啊，多亏你还记得我这个高坂录之助，真谢谢。”

见他低着头，阿关禁不住泪潸潸下落。

“这世上，也不是只有你一人受苦……那你的太太呢？”

“记得吗？我家斜对面那‘杉田屋’的女儿。当年人家都夸皮肤白啦，身材好啦什么的。邻居大伙儿见我那时候四处放荡也不回家，有个多管闲事的亲戚自作聪明，说什么……该娶不娶，才会弄成那样子。我娘信以为真，戴上眼镜仔细瞧定，便也说什么都要我娶。管他的，我娶她入门，正是听说你怀孕的时候。刚结婚的头一年里，别人也都来庆贺，家里摆满了剪纸狗

啦、风车啦[十二]什么的。可我哪里是那点儿牵葛就治得了放荡的。大伙儿以为娶了标致老婆就不再野下去，有了孩子就会改邪归正。就算是小町和西施连袂而来，衣通姬在跟前起舞[十三]，我那放荡的原性也不想改变，怎会见着乳臭婴儿便收心呢！游荡啊，酗酒啊，我把家和工作都抛在九霄云外；前年，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娘，我把她送去嫁到乡下的姐姐家住；老婆，叫她带了孩子回娘家，到如今都没有音信。女娃儿嘛，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倒是听说去年得伤寒症死了。女娃儿比较早熟，临死恐怕还念着爹啦什么的罢。活着的话，今年该是五岁了。咳，尽唠叨些无聊的事儿。"

男的脸上挂着一丝寂寞的笑。

"方才也不知道是你，太对不起了。请，请坐上去罢。让我拉你回去。吓你一大跳罢。这拉车呢，也只不过是个名目而已，干啥握着辕柄，干啥做牛做马的。拿了人家钱就高兴吗？喝了酒就快乐吗？越想是越都讨厌。不论拉着客人，还是空车，一生气起来就气个没完。连自己都拿自己没办法。呶，请上车，让我来拉。"

给这么一催促，阿关倒是犹豫起来。

"不。先前是不知道，没办法。知道了，怎么坐得下去呀。不过，这偏僻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怪可怕的；那么就请你陪我走到大马路罢。咱们边走边聊。"

阿关稍稍提起和服的下摆移步。漆木屐踩在地面上，音声十分凄凉。

在老朋友当中,这个人是难忘的一位。高坂的小川町上一家干干净净的烟草店,他是那店里的独生子。如今看来虽皮肤黝黑形容憔悴,当年店务繁荣时期,可是衣着讲究,前面围着一条伶巧的围裙。口才好,人缘佳,年纪虽轻,却已相当老练能干。人人都夸说:生意做得比他父亲在世时还成功的;怎么会成了这样儿?自从知道我嫁人后,传说他就开始四处游荡胡搞。大伙儿猜疑:那高坂的少东怎么整个变了一个人,究竟是中了邪还是附了魔?实在不同寻常。今晚亲眼看到,确实是委顿至极,听他说还租间陋屋住着,真令人想象不到。他曾经爱上了我。打从十二岁到十七岁,每见到他便以为将来自己会坐在那家店的那个地方,看份报纸守着店门什么的;哪里料得到被一个陌生男人看上,父母之言难抗,又有什么办法?从前想嫁做烟草店阿录的人儿,但那都是年少时候的心事,对方既未说出口过,自己更觉得是梦幻一般的初恋。算了罢,算了罢,死了这条心。几度警告自己,才嫁给原田为妻。但是,临嫁前都难忘落泪,为的是这个人啊。真没有想到,这个人竟也像自己那样思思恋恋,以至于弄成这般身败家亡;而自己却梳着高髻,端着架子,不晓得害他心底多难过呀。其实,自己也全然不像外表那么称心如意的。她转过脸去看录之助。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脸上表情茫然。对着久未相逢的阿关,却丝毫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到了大马路口,可以叫到别的人力车了。阿关从钱包里取出一些钞票,包在怀纸内,说:

“阿录。很不好意思呢。这点儿钱请你拿去买手纸什么的,

收下罢。好久不见，心中想说的一大堆，可没法儿表达。请你体谅啊。我这就走了。请你自己多保重，也早点儿让伯母安心罢。我也会在暗中祝福着，希望你早日回到从前的阿录，重振家业让我看。再会啦。”

“本来应该推辞才对，可是既然是你亲手交下的，我就收下来做纪念了。谢谢。很不舍得跟你分手，可终究是无可奈何的梦。你走罢。我也回去了。夜深了，路上静寂。”

说罢，挽着空车回头。那人向东，这人向南。大路旁的柳条在月光中袅袅款摆着，漆木屐的声音轻轻凄凄。不管是村田的二楼，或是原田的广宅深处，世事多变，忧愁实多。

注释

（一）原文省略女主角“阿关”之称，直到后文才出现。译文径行补之，以助读者了解。

（二）人力车，通行于汽车普遍以前。二轮、高座，由壮男挽之。称黑漆，以表示讲究，并点出阿关夫家之阔绰。

（三）奏任官，为高级官吏。日本明治时代，天皇任命由首相推荐之三等至九等的高等官吏。

（四）妇人因血行不顺，引发头晕、目眩等小病。

（五）阿关之弟。

（六）此指八月十五，中秋节。前称十三夜，指九月十三夜。同为赏月时节。当时日本仍未改用阳历。习俗以八月十五及九月十三各行赏月，成双为吉利，故云。

（七）日本传统和服，衣袖宽大。此谓袖上的墨色竹花纹，几乎因血泪而染成紫色。

（八）日人习俗，正月装饰松枝于门口，以示庆祝，称“门松”。犹西方人于圣诞节挂环状饰物于门口。

（九）今东京千代田区猿乐町。明治维新后，旧士族多聚住此。作者樋口家一时亦设籍在此。

（十）日人正月风俗。少女们多以木板互击羽毛球，称“羽子板”。

（十一）原文作“大丸髻”。为旧时日本已婚妇女发型，随年龄增长而髻型变小。大丸髻，表示阿关年纪尚轻。

（十二）小孩玩具。暗示“早生贵子”之吉兆。

（十三）小町，指平安朝前期的才媛和歌作家。衣通姬，为日本古代允恭天皇之妹，美姿容。传说其艳光透过衣袖而外放。录之助举此中、日古代三美女，以示不为任何美色所动（暗示其心中只有斋藤关一人）。

译后小记

这篇《十三夜》，论者或以为系一叶作品之中结构最完整的力作。上篇里，阿关之父听取女儿倾诉后，晓以人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而活，劝女返归夫家；这个论调在下篇里，因录之助的登场而获得证实。阿关最后的选择，并非意味着挫败，却显现了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里一种活下去的方法。这样的生活，当然是沉重悲苦的，但人活在世间，也往往除了选择悲苦沉重别无他途。一叶对于人生的叹息，似透过最后的场景而传达出来。

吾子

如果我说我这个孩子有多么可爱，大家一定会大笑的罢。不管是什么样子身分的人，总不会憎恨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一本正经得意洋洋地夸称只有自己拥有了不起的宝贝，大概会引人发笑的罢。因此我不会大惊小怪地说出口来，可我心里头却真的疼爱得不得了，恨不得合十膜拜。

我这孩子可说是我的守护神。他笑得这么可爱，正无心地戏要着，但是他这无心的笑容所教给我的，却说不完道不尽。从前在学校里读的书，老师们告诉我的种种事，确实对我有所助益，每常令我回忆这样那样的，却都比不上像这个孩子的笑容，直接在眼前，能够阻止我一双想奔跑出去的腿，平静一颗狂乱跳动的心。这孩子随意地枕着小豆仔枕头，两只手放任地伸出肩膀之外熟睡的样子，他那种脸上的表情呀，跟大学者在我头顶上大声教诲可大大不相同，令人打心底涌出泪水，即使是像我这么倔强刚愎的人，也绝对说不出小孩儿一点都不可爱呢。

去年岁暮时分，他呱呱堕地，初次让我见到这一张红红的小脸蛋儿。当时我的心还像是仿佛在宇宙迷茫着，现在回想起来，

真有些儿难为情，心里还想着：你怎么健健康康安产下来呢？如果你死了，我还能够回到肥前次的娘家，也不必在这样的丈夫身旁的呀。怎么竟然健康地诞生了嘛？讨厌，讨厌。给这么个缘分一牵连，永世不得翻身，得过这种隐暗无光的日子了。真是讨厌，吾身不幸。心中这么想着，别人向我道贺，我可是一点儿都不觉得高兴，只一个劲儿想到自己为人母的将来，愈想愈悲哀。

其实，我那时候的景况，换个人来说，即使是个脾性再好的人，也一定会觉得这人世间真是没趣、残酷、无情，究竟天道是耶非耶？那种感想可不是由于我这人的个性太高傲，无论什么人在我那种景况之下，必然都会口出怨言的。我那时以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所以把一切的冲突归咎于丈夫，一个劲儿地恨他；而且也怀恨我娘家的长辈，也就是养育我的恩人舅舅，怪他明知道丈夫是这样的人，却把我嫁给他，害我要一辈子受苦！因为我没犯过任何罪过，只是听从长辈之言乖乖地嫁过来，竟然遭受这样的命运，简直是推盲入谷。说什么神明啦什么的，我真是恨透了那一位，也因而连带的讨厌起这世间。

不服输有时也有好处，否则的话，许多困难的事就办不成，但光只有软绵绵的个性嘛，人家又说什么像只海参似的。凡事都要看时间和场合，只顾耍个性也不成的罢。尤其是妇道人家的倔强，如果能够隐藏于心中领会诸事倒也罢了，像我这种不服输的性质是让人家一眼看透底的，所以更显得肤浅的罢。如今想一想，我丈夫那边可能反而觉得讨了个差劲妻子也说不定，可


W.Y. 2003

那时候的我，压根儿就不懂得反省自己，不懂得体察丈夫的心。只要他脸上稍一有不悦的表情，我就老大不舒服，念叨两句，我便光火，虽然还不至于顶嘴什么的，可是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拿下人出气，整天卧着不肯起床，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我是个爱哭鬼，个性虽然强，说出来怪难为情的，往往也咬着棉被头哭过。是遗恨的泪，就是不肯服输的泪啊。

嫁过来，是三年前的事情。当初，两人之间的感情算是融洽，也没有什么麻烦。习惯成自然，是有好有坏的，有时候彼此的天性脾气也就渐渐浮现出来。诸种欲望腾出之后，不满也就愈来愈多，加上我这人有点儿傲慢，所以对丈夫在外游乐的事情便也唠叨起来。“你什么都瞒着我，家庭以外的事儿一点都不讲给我听。这证明你跟我见外的心。”“我怎么会跟你见外呢？不是什么都跟你讲的吗！”说罢，也不理人，径自笑着，他明明是出外游乐，这真教我受不了。一开始起疑，那就疑个没完没了。朝夕旦暮这也可疑那也骗人地想，成天价觉得怪怪的，百思不得其解。如今想来，可能他是瞒着些什么的罢。再怎么说，总是女人嘴松，他怎能够把公事儿同我来讲呢？就是到现在，他还是有许多事儿不跟我讲。我了解的。而今，我深知如此，却一点儿也不怨怀，反倒认为丈夫不同我讲那些话，才是称职的人，不管那时候我再啼哭再怨怼都不理睬我，才是丈夫可敬之处。万一若是对当时肤浅的我说溜了公事儿，不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即使不那样子，都还借由出出入入的人，派遣些可疑人物到我身边，拿这一类的事情来刁难，说什么这次裁判的结果是生死

关键，原告啦、被告啦，很多人都会来托人情关说。我那时候一概不予理会，倒不是做为山口升的妻子光明正大地拒绝人家，而实在是家里头乱糟糟自顾不暇，觉得与其去听那些个没趣儿的说辞，还不如不闻不问不理睬落得个清闲，才幸亏免于受贿的污名。可是，两人之间的距离却愈来愈隔阂，云雾更深，终于变得互不了解。于今想来，那都是因为我而引起，都因为我的脾气不好，害丈夫的心逐渐扭曲乱了调子。都是由于我的心性不正的缘故，想起来难免后悔掉眼泪。

两个人交恶最深时，谁也不理谁，他要出外，我根本连一句问你去哪儿都没有，而他也不会跟我说要去哪儿。若是他不在家时有人差使来，不管是多么至急重大之事我都不会去拆开信封来看一下。虽说是妻子，简直就像木偶当管家看门似的，受了人家的信便赶人走，待人冷冷淡淡，丈夫会生气也难怪。初时他只是念念叨叨、发发牢骚，有时理论，有时慰劝，可我当时实在够倔强，仗着他隐忍不外露，哪里肯为那点儿温和的言辞所动？只一径执拗，弄得丈夫无计可施。两人吵吵架拌拌嘴的时候还好，等到不讲话互瞪眼儿时，那就是家里徒有屋瓦，天花板和墙壁罢了，比起露宿在外的状况更为寂冷可悲，泪水不结冰才怪呢。

人呀，真是奇怪，日子好的时候，什么都不在意；一旦事情不顺遂，就会想起过去啦，将来啦，尽挑一些挺好的、了得的、完美的事儿来想。想来想去，更会觉得眼前当下的情况很讨厌，恨不得逃离开，一刀两断。认为只要逃出现况，就会走出美好的前途。谁都会这么想的。我当然也那样子梦想着，所以认为自己

绝非命该如此。没有嫁入这个家之前，还是姓小室的养女，名为宾子的时代，许多人关心我，提亲说媒何止一次？其中，有一位是海军的潮田先生，很了不起的人物。差点儿还跟一位皮肤白皙的医师细井先生成亲呢。哪知后来竟嫁给了沉默寡言金口难开的这个丈夫。真是一时糊涂了罢。想到要这么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可真不甘心。那时，我压根儿没想到要反躬自省，只晓得责怪别人。

对这么一个不讲道理、行为失控的妻子，不管是再怎么有修养的人都怎能好好儿相待呢？下班回家时，表面上倒是相迎的，但是两人相对，我连一句体贴的话都不讲。心里想着：要生气就生气罢，随你便！丈夫对我那种冷漠不关心的态度忍无可忍，忽地站起来就走。往哪儿去？还不就是吊着红灯的花街柳巷，或者是那种召妓的小茶室。我当然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说实在的，是我自己臭着一张脸，让丈夫在家里待不住往外跑。是我把他逼上了放荡之途的。丈夫果真成了不顾家的荡子。

我丈夫原来也不是纨袴子弟受妓女煽哄便死心塌地纵乐那一种人，他心底一定是有所不甘的罢。也就是所谓积郁难忍、借酒浇愁，即使喝了酒，也没有痛痛快快地醉，老是苍白着一张脸，额际青筋浮突的。

他讲起话来粗声粗气，一点儿芝麻小事就跟下人们发脾气。看我的时候，总是用眼角儿瞪，虽然没有啰嗦唠叨什么，可脸色真是难看，现在的和颜悦色一点儿都找不到，一张脸呀，可怕、吓人、可恨，而我就在他旁边愤恨地板着个脸。用人们怎么受得

了？大抵一两个月就要换下女，往往造成物品的遗失或损坏什么的。为什么总是会有这些个不讲人情的人聚在我身边呢？还是这世间本来就是没有人情味的吗？抑或是老天要整我一个人，所以别人一接近就都会变成没有人情味呢？我左看右看都不见一个像样儿的人。唉，真是讨厌。我变得自暴自弃起来，见了人也不给好脸色。逢着丈夫的同事们来家里，除非是丈夫表示，我自己从来也不会主动给客人准备膳食招待。饭厅那边嘛，只吩咐下女们去张罗，自己不是推说牙疼就是头痛。不管有没有客人，自顾自为所欲为，人家叫了也不回答。不晓得别人会怎么个看法？定会批评说我丈夫倒了八辈子霉娶到我这个恶婆娘的罢。

那时丈夫只要一开口提离婚，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堂求去，而且全然不会检点自己的言行，只一个劲儿怨天尤人。管他呢，你爱怎么就怎么，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坏就坏罢，万一能好，才是怪事儿赚到的呀。这种歪理，也不知到如今自己会变得如何！想想都会寒毛竖立呢！幸亏丈夫并没有提出离婚而留下了我，也可能是他忍无可忍，觉得与其让我离婚了事不如把我永远关在牢笼里受苦也说不定。总之，现在的我是已经无怨无恨了，对我的丈夫也没有任何的怨恨。经过了那许多的苦，而今更懂得珍惜今天的快乐。我能够稍微解得事理，大概也是经历了那些事情的缘故罢，这么一想，就觉得其实自己并没有什么仇敌的。那个毛毛躁躁人小鬼大，把我的缺点到处乱讲的小丫头阿早，还有那只会顶嘴，没多大本事的灶娘阿胜，都算是我的恩

人了。如今被这些好用人们围绕着,听她们齐声称赞:"再没有比咱们夫人更体贴用人的了。"什么的,都是因为我自己终于了悟到,仆人们的不忠,其实是反射了我的心态。世上既没有万恶不赦的坏人,神明也没道理去想压根儿不怀恶意的人罢。这怎么说呢? 瞧,像我这样一个完全不讲道理,一无可取的人,却只因为没有存心犯过什么罪,所以老天也就赏给了我这么美丽可爱的男娃儿啊。

这娃儿快生下来时,我还是好像裹在云雾里头,即使他刚诞生时,也仍然没有晴爽起来。只是,乍听到呱呱堕地那一声,竟觉得有一种怜爱、疼惜的感情。我那时候虽然还不免有些儿嘴硬,但如果有人要抢走那孩子,我一定会奋不顾身抛弃一切倔强,紧紧地抱住他,说:不许碰一根手指,这是我的!

丈夫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道理是孩子教给我的。我紧紧地抱着孩子说:"宝宝不是爸爸的。你是你娘一个人的哦。娘到哪里,都不会离开宝宝。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宝贝。"我亲亲他的面颊,他竟然笑了。那小脸蛋儿像要融化了似的,好可爱! 怎么可能是无慈无悲的丈夫的孩子呢。我正断定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这时候,丈夫回家来。他一脸不愉快的样子,坐到孩子的枕边。用挺不熟练的手拿起纸风车啦、小鼓啦,摇摇敲敲的。把那张黝黑的脸贴近孩子,说:"这家里呀,只有宝宝能安慰我了。"起初还以为孩子会吓哭,没想到他竟然笑了,笑得跟对我笑时一模一样呢! 有一次,丈夫捻着他的胡子问我:"你也觉得这个孩子可爱吗?""当然啦!"我冷冷地回答他。

"哦？那么你也可爱的哟。"他破例地幽默，又纵声大笑。那张笑脸，竟然活生生像似宝宝呢。我既然这么爱宝宝，怎么能恨丈夫呢？只要我对他好，他也会对我好。俗语说："三岁小儿教涉水"。说的可不是吗，我这一生，就是这个还不会讲话的孩子教好的啊。

译后小记

这篇以年轻母亲的独白为全文骨干的短文，大概是一叶所留存小说中属唯一口语体之作，而内容亦十分单纯。表现一个娇生惯养的女性，因倔强好胜而渐渐与丈夫失和，荒废妇职。后因产一男婴，母爱天性改变了思想，夫妇之间亦因而回复和睦恩爱。

本文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发表于《日本乃家庭》杂志，笔调与内容或者都与发表的处所有关联，而含意之积极健康，亦有别于其他阴暗诸篇。

分道

上

“阿京，在吗？”有人在外面各各各地敲打着窗棂。

“谁啊？已经睡了，明天再来罢。”

她撒了个谎。

“睡了也不管，起来开开门，是伞店的阿吉，是我呀。”

对方却稍稍提高嗓门说。

“讨人嫌的。这么晚来干啥？又是想来要糕饼吗？”她笑笑。

“马上开，等一会儿。”

说着，把做了一半的针线工作停了停。这女的大约二十余，挺标致的。大概是忙罢，将一头丰饶的头发随便盘起，套一片稍长的围裙在一袭旧损的便装短褂上。她急急忙忙步下脱鞋台(一)，打开格子门外的防雨门扉。

“劳驾啦。”说着，径自走进来的是人称“矮冬瓜”，街头有名

的捣蛋鬼,伞店的学徒阿吉。都已经十六岁了,可乍见之下,就像是十一二岁似的。肩膀窄窄,脸蛋儿小小,五官虽然长得十分伶俐,就是身材矮小,所以大伙儿都嘲笑他,给他取绰号。

“借过。”

他大剌剌地走到取暖火盆边。

“要烤糕饼,火不够大哦。你尽管自个儿到厨房炭盆去拿剩炭,烤来吃罢。我今晚上非得赶出这件不可。街角口当铺老板要拜年穿的。”

她拿起缝针说。阿吉“哼”地讽刺道:

“给那秃头儿穿太可惜。不如让我来试新衣哩。”

“胡扯!不是说穿别人新衣会没长进吗。以后长不了可就糟了(二)。你可千万在别处也不能做这种事儿哟。”

听她这叮咛,阿吉正色问:

“我从来也没指望过什么长进不长进的。管他是别人的还是什么,穿了再说。你说过,有一天时来运转,要给我缝件丝缎的上等褂儿。说的可是真的吗?”

“当然啦,如果真的有那种好事儿,会高高兴兴替你缝呀。可你倒是瞧瞧我这德行,不也是尽给人忙个没完的处境吗?就当梦一般的许约罢。”

她笑笑说。

“没关系。也没叫你困难时候做给我啊。等你交上好运时再说。许个约,让我高兴高兴嘛。想想看,像我这德行穿了上等丝缎褂儿是什么样子!”

阿吉寂寞地笑了笑。

“那么,阿吉。如果将来你发迹了,也会同样对待我吗?这个约誓,也要说定哦。”

“这可不行。我是发不了迹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算有什么贵人来硬要牵引,我也宁可待在这儿的好。纸伞店里做涂油蜡的[三]最适合我,反正是穿着条纹绵布无袖衣服,缠着三尺粗布腰带出生的命[四],趁着买柿子油[五]的便,揩他一下油去玩个吹箭筒游戏[六],中个奖什么的好运倒是有。你嘛,不一样。从前是好背景人家,会有好运乘着马车[七]来找你的。我这话,可不是说有人来娶你当小老婆的啊,别搞错了生我气才好。”

他一边拨弄着炭火,一边慨叹身世命运。

“是吗?马车不来,搞不好来个地狱的火车[八]哩!烦人的事儿正多,胸口都要烧起来呢。”

阿京倚着尺,回过头望望吉三的脸。

吉三像往常那样,径自到厨房取木炭,问:

“你不吃糕饼吗?”

“不。”

阿京摇摇头。

“那我就自个儿吃啦。我们那小气鬼老板呀,就知道整天啰啰嗦嗦,压根儿不懂得用人。死去的阿婆可不是那样子;现在这一批人呐,没有一个可以谈的。阿京,你喜欢我们那个半次吗?

挺鬼的，自以为是的家伙。我呀，虽然他是老板的儿子，只这家伙，我不当他是主人。逮住机会就跟他吵架、修理他，倒是满好玩的。"边讲着，把糕饼放到铁丝网上。

"噢，好烫，好烫！"

赶紧又吹吹手指头。

"我就是不能把你当外人，不知怎么回事儿。阿京，你有过弟弟没有？"

"我是独生女儿，没有弟弟，也没有妹妹。"

"是吗？那就是没有一点儿关系喽。假如忽然有个像你这样的人来相认，说是我的亲生姐姐，该有多好啊！我会紧抱住她的脖子不放，就算是死了也高兴。不晓得自己是不是树干枝桠生出来的还是什么，从来也没遇过一亲半戚的，所以想了又想，觉得反正这辈子也不会碰到谁，还不如趁现在死了算了。可有时也会有些念头。才真是怪哩，突然会有莫名其妙的梦想。偶尔有人跟我讲一两句窝心的话儿，就觉得好像是亲爹、亲娘、姐姐、哥哥似的，就会想到再活一阵子罢；说不定再活一年，或者会有什么人来跟我讲真的事情呢。就这么的，干着一点儿没趣的涂油工作。你说，这世间还有像我这种怪物吗？阿京，没娘也没爹的，怎会没爹娘会生出孩子来呀？真教人想不通。"

两手拍着刚刚烤好的糕饼，阿吉又重复着经常提到的心事。

"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可以证明你身世的东西吗？有什么线索没有？"

对于阿京这话，好像要打消也似的。

“哪有什么可证明的东西！朋友们都嘲笑我，说什么一生下来就给送到桥底下，当作叫花子的摇钱树[九]。说不定还真是那样子哩。那我岂不就是叫花子的孩子吗？搞不好爹娘都是叫花子。呶，走过街头那个破破烂烂的家伙也许是我亲戚，每天早上必来讨饭那个独眼瘸子婆大概才是我的什么亲人罢。不说你大概也知道的，没来现在这个伞店之前，我还在街头耍把戏舞狮子头[十]呢。”阿吉愈说愈伤心。

“阿京，假如我真的是叫花子养的，你不会像从前那样子疼我了罢。瞧也不瞧我一眼了罢。”

“胡说八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的孩子，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出身，可这些都跟我讨不讨厌你不相干。今儿你说的跟平常个性挺不相称的。我若是你啊，才不管非人不非人，乞丐不乞丐的，管他有没有爹娘，管他有没有兄弟，自个儿有出息就好了。干吗讲这种泄气的话！”

阿京想尽办法鼓励。

“我完蛋了。啥也不想干。”

阿吉低着头，不让人看到他的脸。

中

伞店的先主人阿松，是个大肚量像个女相扑师[十一]的老妇人。这伞店就在她那一代兴起的。六年前的冬天，她在拜庙的

回途上捡到了舞狮的小孩。

“别怕。若是老板来啰嗦的话，到时候再说。可怜，说什么：‘脚疼得要命，伙伴们就丢下我走了。’那种地方，还能回去吗？一点儿不用害怕，就待在我这儿。大家也不必担心，像这样的孩子多两个、三个，在厨房灶下吃吃饭，根本不成问题。我这儿多的是拿了别处契约的、逃家的，偷主人家东西的瘪三。凡事都要看人。人道是：马要骑上才知骏。有没有用，还须留一留才知道。你若是不想回新网(十二)那儿，就得把这里当埋骨处，好好儿学工夫。全看你自己喽。”叮咛再三，又是“阿吉，阿吉”地关怀。自从那以后，阿吉认真学工夫，如今他一人涂抹油脂可抵得三个大人，还轻轻松松哼着小调干活儿呢。难怪人人都夸死去的老婆婆真有慧眼。

恩人第二年就死了。如今这老板、太太和少东半次，虽然都讨厌，可既然认定此是埋骨处，又能跑哪儿去呢。也不知是否脾气暴躁碍到筋骨发展，大伙儿“矮冬瓜”、“矮冬瓜”地嘲笑。真气人。“阿吉，你可是在爹娘忌日供了腥品的罢？活该，转转小菩萨(十三)！”淌鼻涕的伙伴竟把干活儿上比不过的仇记在这上头来。比拳头的勇气是有，但是若要说爹和娘哪天死哪天是忌日，那真的是毫无办法追究。心情不好的时候，只好躲在晒场的伞荫底下仰天卧地，独个儿吞泪。一年四季披着一件油垢亮的条纹粗布衣服，“那小子，火球似的”，街头大伙儿都怕他。其实，都是因为没人理睬，若是有什么人说句体贴的话，他准会感激涕零紧捉不放哩。

裁缝店的阿京，今年春天搬来巷子里。她为人伶俐周到，跟左邻右舍都处得十分良好，伞店是房东，所以特别表现得殷勤。

“伙计弟兄们，你们衣服破了，尽管拿来罢。你们那儿人多，老板娘一个人怕是忙不过来，没工夫给大家缝缝补补的。我这是常事儿，成天价跟针线盒相对着，给大家缝几针算得了什么。我一个人住着，没伴没伙的，早晚也挺寂寞，你们若有空闲，到我那儿玩玩罢。我个性外向，喜欢像阿吉这种火爆脾性的。脾气来时，就当作是摔对门米店的白狗，到我家来替我拿小槌子砧布匹什么的(十四)。这样子，你也不会惹人嫌，我呢，也乐得有人帮忙，不是对大家都好吗。”她半开玩笑地说。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阿吉自自然然地“阿京这，阿京那”跟她熟稔起来。伙伴们便嘲弄：“哟，跟戏里那衣带店的长右卫门恰恰相反，赶明儿演出桂川那一幕时，可得趴在阿半背上唱和。要不要骑在那腰带上头啊(十五)。好一出滑稽戏啊！”

吉三也不是好欺侮的。

“好呀，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学学看。有本事去裁缝店，看看她家茶柜点心盒里，今天什么东西有几个？知道的，除我还有谁？当铺那秃老头儿，迷死阿京了。有事没事这个那个的死缠活缠，一会儿送围裙，一会儿又送领饰啦、衣带里子什么的，拚命巴结，可人家从来都不给好脸色看。我呢，不管是三更半夜，只要报说：伞店的阿吉来了，她就会睡衣都来不及换地开开门说：‘今儿怎么一天都没来玩，是怎么回事儿呀？正担心着呢。’拉着我的手进屋子。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子的？哼，对不起得很。

大木无用，山椒虽然小粒，还挺受重视哩。”

听他得意吹牛！“混蛋！”恨得人家忍不住啐他一句，在背上重重捶打一拳，而他却笑嘻嘻地“谢啦。”丢下一声走。

咳，只要他身子够高，别人也就当作是开玩笑，可偏偏生得矮矬矬的，教人又气又恼，所以经常拿他来当茶余饭后取笑的对象了。

下

十二月三十日晚上，阿吉到斜坡上的一家老主顾处为拖延送货道歉去。回来路上，他把两手揣在衣怀里急步走。草履上碰到的东西随便地踢开，追着那些忽左忽右转来转去的小石子，把它们都踢进阴沟里，一个人大声喀喀笑着，也无人听见。天上一轮皓月皎洁。年轻人真不怕寒冷，只觉得十分爽快舒适。心中盘算着，回去途上去敲敲那窗子罢。正拐过一条街，突然有人从背后追上，把他双眼给蒙住忍着笑。

“谁，谁啊？”他摸了摸那手指。

“哦，原来是阿京嘛。这弯弯的小指关节[十六]可以为证。吓不倒我的！”

他甩甩头挣脱了阿京的双手。

“讨厌，给你猜中了。”

阿京笑了起来。

她头上蒙着头巾，身上穿着上好的丝织外褂，较平时刻意装扮起来。吉三上下地打量她。

“你去了哪儿了嘛。不是说今天明天都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吗？到底去哪儿找客人了嘛！”

给他这么一怀疑，阿京只得佯装平静推托说：

“给人提早拜年去了。”

“骗人。哪有人家年三十就给拜年的。去找你亲戚了吗？”

“要去跟想不到的亲戚住一起呢。我明天就要搬离开巷子里。这事儿太突然，你大概听了会吓一跳。连我自己也太意外，到现在都不能相信是真的。咳，替我高兴罢，反正不是坏事情。”

“真的吗？是真的吗？”阿吉呆住了。

“骗人的罢。开玩笑的罢。别用这种话来吓唬人。你不在了，一点都不好玩。千万别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好不好。唉，你胡说。”

他连连摇头。

“不是骗你。你提过的，不是说好运道会乘着马车来迎接什么的嘛，所以不能再待在巷子里了。阿吉，我会给你缝一件上好料子的外褂的。”

“不要。我才不要你送我什么东西。你说的好运道，可是指要去那无聊的地方吗(十七)？前天我们家半次说：‘裁缝店阿京，由卖菜隔壁的按摩店阿伯牵线，要到某某人家去伺候主儿哩。她岁数儿也不小了，大概不是去当丫鬟，也不可能去伺候太太做

裁缝什么的;准是给人当梳大包头[十八]的小老婆无疑。一张面孔生得那么标致,怎能一辈子给人缝衣服啊!'我认为绝不会有这种事情,骂他有没有搞错,还大吵一架哩。难道你真的去当人家小老婆?去那个豪宅不成?"

被他这么一责问,阿京只得颓然说道:"不是我想去,不去不成的啊。阿吉,跟你也没法子再相见了。"

"不晓得会有什么好运道,可那种地方还是别去的好。妇道人家混口饭吃,靠做针线工作也不至于行不通的罢。凭你那好手艺,干吗得走上这条差劲的路?不是太教人伤心吗?"将心比心依自己纯洁的想法,他叫喊:

"不要,不要。回掉他!"

"唉,真是的……"阿京止步。

"告诉你,阿吉。说实在的,我已经受够了洗洗缝缝这档子事儿。管他做人家小老婆还是什么,反正都没什么出息,倒不如穿他个烂绸缎过日子哩。[十九]"

阿京无意中冲口而出。

"呵呵"她笑了笑。

"算了,算了。去我家罢。阿吉,走快点儿。"

"我觉得恶心透了。你自己先走罢。"

他慢吞吞地跟在后头,怅怅然踩着自己长长的身影走。不知不觉已拐过伞店那条巷子,来到熟悉的窗下。

"这儿是你每天晚上来找我的地方,可明天就听不到你声音了。这世界,真没意思。"

听阿京这样叹气，吉三不由得恼火起来。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

阿京进屋里，把油灯点亮，又把炭火扒燃开，对着外面叫：

“阿吉，来烤烤火。”

“我才不。”

他立在门边的柱旁。

“不冷吗，你？伤风就糟糕了。”

“伤风也不管。甭理我了。”

他兀自低着头。

“你是怎么啦。真奇怪，我说的话得罪了你吗？你跟我说呀，别这么不吭声的，真教人担心。”

“不必担心了。我也好歹是伞店吉三，不需要女人照顾。”说着，把背在靠着的柱子上擦来擦去。

“啊，讨厌，没意思。我真是什么命嘛。好不容易有人给点儿好脸色对我好一点儿，马上又变回原样。啾，伞店的老婆婆是个好人，染布店那个鬈毛儿的阿绢也很疼我；可是，老婆婆中风死了，阿绢嘛，不想嫁给不喜欢的人，投了井。你呀，最不通人情，丢下我就要走了。哎哎，真没意思。在伞店里混着，涂涂油脂什么的，就算拚命做，抵上一百个人，也没个奖赏，从早到晚被人嘲笑‘矮冬瓜’，这辈子长也长不高。说什么等待甘露，可我每天每天都只碰到讨厌的事情。前天和半次那家伙大吵一架，还信心满满地跟他吹牛说：‘阿京才不是那种烂货，做人小老婆的。’哼，怎么料到不出五天工夫，就得投降呢！真后悔认你这

种爱撒谎、没诚意、贪心虚荣的人做姐姐哩。阿京,我以后不要见你,再也不要见到你了。这些日子以来,多蒙你照顾了,我在这儿跟你郑重道谢。欺侮人也要有个程度,再也别相信人了。再会啦。”

说罢,站了起来,在脱鞋台那里摸索着想套上草鞋。

“哎呀,阿吉,你弄错了。我离开这里,也并不是说就不理你了。我是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待的,你说这种话,未免太过分了呀。”说着,从背后腋下一把抱住他。

又说:

“你想得太多了。”

“那你会打消去当人家的小老婆吗?”

他回过头来问。

“没有人喜欢走上这条路的,可我已经下定决心这么做了。没办法依你。”

吉三眼中满含泪水盯住她说:

“阿京,拜托你放开我罢。”

注释

(一)日式建筑物,入屋须脱鞋,故设有穿脱鞋之空间,姑称之为“脱鞋台”。又通常于玻璃窗(门)外,再设木门,以防风雨,称“雨户”。

(二)长进,指出息。此取阿吉矮小身材无法长高之双关语。

(三)从前纸伞上涂油蜡以防雨,故称。

(四)条纹绵布无袖衣,及三尺粗布腰带,都是普通工人衣着。此表

示命中注定是一介下层小民。

（五）柿子油涂于纸伞上，有防腐作用。

（六）指木制或竹制筒内插入小羽箭，吹中靶的，可得奖。为市井游戏之一种。

（七）当时贵族富豪之家往往以马车代步。阿吉此语暗示阿京日后或有上层社会人士来迎娶。

（八）指地狱里载有罪者之火轮车。

（九）乞丐借婴儿行乞，以博人同情。当时有专门出借婴儿之行业，婴儿来源多为孤儿或弃婴。

（十）街头卖艺者，多以孤儿、弃婴培养特技，收取路人观众的赏钱。

（十一）大肚量，兼指伞店女老板肚量大，且身材硕壮如女相扑师。江户时期至明治初，女性相扑师多在农村渔港地区庙会时参与余兴节目。

（十二）现今东京新港一带，当时为著名的贫民住区。

（十三）当时孩童戏唱之一节。一人居中，众童牵手围在外，边唱边转。其词曰："转转小菩萨，为什么这样矮。爹娘的忌日，偷吃了红饭，偷吃了鱼，所以才会这么矮。"

（十四）此暗指阿吉火爆性子，常拿左邻右舍出气（捧米店白狗，举其一端而已），劝谕不如来己家槌砧布匹，使出光泽。此为阿京代人缝衣工作之一也。

（十五）净琉璃（人偶戏）《桂川连理栅》主人公、衣带店主人长右卫门与几可为女儿之十四岁少女阿半相恋。涉桂川时，背负阿半而过。伙伴嘲弄阿吉身短年少，与阿京相处，恰恰与《桂川连理栅》相反，形成女大男小，故揶揄之。

（十六）阿京因长期从事缝纫工作，致小指关节弯曲僵硬。

（十七）指阿京将为人妾。

（十八）原文作"三轮髻"。指日本旧时妇女所梳之大型头髻，多为妾或游女所爱梳，故称。犹台湾前时所谓"细姨仔头"也。

（十九）绸缎华衣，而称"烂"，表示以委屈人格为人之妾换取享受。此语中可见阿京自暴自弃心态。

译后小记

本篇之刊登在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一月,一叶二十四岁时。到了春季,她的肺结核症状已明显加剧,却仍执笔为文,而其住处也仍有文坛诸友频访。十一月二十三日而卒。

以人物对话起端之作,除此篇外,又另有《浊江》。此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除中段说明阿京与吉三之关系外,余者上、下可看做一幕二场的剧情。阿京与吉三都是大都市里处边境性的小人物,为社会所忽略疏远,而相依相亲。阿京终不耐贫困生活,拟与命运妥协,委身为人妾,令暗恋她的吉三伤心失望。一叶刻画生理有缺陷的"矮冬瓜"阿吉,十分生动鲜活。

与一叶对话

——代跋

比约定的时间稍早来到，是怕万一迷路，给自己多一些从容。午前十时的东京，除上班上学的人以外，对多数人而言，还是悠悠醒来的时刻吧。茶室咖啡馆也多相继打开铁门，准备营业。

我坐在文京区本乡一家挂着“营业中”牌的咖啡馆，一个面窗的舒适位置。窗外的街景明亮整洁，高楼林立，但毕竟有属于文教区的深雅，与新宿、银座的繁华不同。等人时最适宜看书，遂打开新购的《樋口一叶集》。

这本岩波书店的精装本，是近年日本出版界为纪念明治时代女作家樋口一叶逝世百年而隆重印制的出版物之一。购买时，那家大书店的年轻伙计显然不熟悉作者，遍查电脑书目未得；最后还是我自己在几乎失望离去时，于店内转角堆积的众书内发现。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对于年轻店员，大概远不及吉本芭娜娜或村上春树耳熟能详的吧。

打开《樋口一叶集》看目录。这本由菅聪子与关礼子合作校注的书，共收一叶的十六篇短篇小说及日记。其实，我早已收

藏有小学馆与其他出版社的一叶全集，甚至还在美国买到诺顿出版社印行的 Robert Lyons Danly 英文译本 *In The Shade of Spring Leaves—The Life of Higuchi Ichiyō with Nine of Her Best Short Stories*。若能除了日文校注本外，再备妥英文译注本，对于译事会有更大助益。这是我多年来从事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心得。事实上，目录的十六篇小说里，我已经译出了十篇重要作品：《比肩》、《浊江》、《十三夜》、《大年夜》、《分道》、《暗夜》、《檐月》、《吾子》、《暗樱》、《下雪天》。

临街的大片落地窗明净不着纤尘。映入眼中的是东京本乡，在秋日里颇为赏心悦目。我的视线暂离书册，漫逐经过玻璃窗前近处远处，了无负担地阅读着景象和行人。究竟秋天了，甚有些凉意的样子。一个女子的裙摆被风扬起，害她连忙用只手按着。几个中年男人走过，有人颈上还围着格子图案围巾。对面书店或文具店悬挂着广告布幔，正秋风中萧索起伏着，而水泥的步道上已然有些艳红的落叶了。

我大概是这样子茫然地坐着一任景物经过眼前的吧，以至于丝毫没有察觉她正从明亮的窗外一隅吃力地望入。望入稍暗的室内的是樋口一叶。一个纤细的身影，梳着稍稍隆起的发髻，朴实的和服装扮，双手托着民俗风味的包袱。是因为太靠近稍暗的咖啡馆的缘故吗？她整个人在明亮多彩的街景衬配下，竟像一张黑白老照片中的人物。

不错，她正是我在黑白老照片看到的樋口一叶。

确认我坐此等候，一叶推开旁边的木门进来。

“对不起，来晚了。让你久候。”她对着起身相迎的我多礼

而温柔地深深鞠躬,用手指拢一拢在街上被风吹乱的发丝,然后才缓缓在我对面坐下。

“你包袱中是新近撰成的文稿吗?小说还是随笔?给《文学界》?还是《读卖新闻》?”初见面的尴尬,想不到自己会用一连串的问题来掩饰。但是我对于一叶实在有一见如故的奇妙感觉。也许是用心译注过她的几篇小说,也读过随笔与日记抄,当然还看过许多研究其人其文的论著;也可能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识,竟是有某种不可测喻的神秘能源导启?或者,这些因素混溶一体所促成也说不定。她的声音倒是意外的柔和。看照片里的她,姿态于温婉中有一种挺拔,面目虽清秀而眼神不可犯,尤其薄薄的嘴唇分明是坚毅。我以为她说话时的口吻语调必定是倾向清脆,甚或低沉的。然而,她正以令我感觉意外的柔和美好的声音同我说话。

“是短篇小说《分道》。本来杂志社要派人来取的,我自己把下半部耽搁了,不好意思。想跟你见了面后送过去,顺便买些东西回家。”她咬字用词,则是东京文化人的典型,简要、精准。

《分道》是我新近译成的短制,所以印象深刻。忍不住想要谈谈感想。

“这一篇短篇小说,我非常喜欢。你写孤儿和年长女性之间的陋巷人际关系,很能够浮凸人的孤寂。那少年淡淡含蓄的爱慕之情,因为女方不耐长年为人作嫁之苦而自甘屈身为富人之妾,便要与她分道离别。令我提笔追逐你的原文时,深深感动又感慨!我尤其欣赏你最后结束处,少年要挣脱从腋下抱住他的女方,含泪说:‘阿京,拜托你放开我罢。’仿佛听见响在夜空中

的那句话呢。这结束处的对话，和故事一开始时，少年夜访女家，在她单身住宿的小屋前敲窗：'阿京，在吗？'那种期待相会的喜悦，遥相呼应对比，真是神来之笔。当然也可能是你苦吟推敲的定笔。做为一个译者，总是较一般读者多一层揣摩。"

"谢谢你夸奖。其实，我自己也挺喜欢这个作品，虽然篇幅短，情节单纯，我倒是很用心写的。我想要表现的，也不是只限于故事中那个先天有缺陷的少年孤儿的情愫而已。市井小民，尤其是我住的那一带贫民区里的生活百态，真有一些令人心酸和无奈的事情……"

说这话的一叶，削瘦白皙的面庞上竟因亢奋而有些晕红起来。我注意到她身上穿的和服是蓝底有细白条纹的手织棉布。这棉布是极其寻常的料子，但耐洗而好看，适合各种年龄的男女穿用。她在那寻常而好看的和服上罩着一袭茶色的七分长外套。从里到外，胸前的对襟层层叠叠，脉络可寻。我才又注意到，她整个的人和衣着，其实都是有着自然彩色，并非黑白照片样式；只是这样素朴的色调在眼前这位二十三四岁的女性身上，未免太老成。不过，她净白未施脂粉的面庞，倒是肌理细腻，散发着青春气息。才不过二十三四岁的青春年华，她应是我女儿的年龄；可是她生值百余年前的明治时代，辈分上又当属我祖母甚至曾祖母的一代。

"说到市井小民，其实，你有许多作品都是取材于东京的所谓'下町'。例如你最受世人肯定赞美的《比肩》和《浊江》。这两篇小说被文坛视为'明治的古典'。我注意到这两篇小说的背景都在本乡。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和你的母亲及妹妹租屋居

住过的地方。”

“是的。我的父亲在我十七岁那年去世,我的大哥早在父亲死前二年因肺结核死了。二哥和我们有些儿过节。唉,你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母亲、妹妹和我便搬出来,另外租屋子生活。

“其实,我父亲的事业,晚年也很不顺利,可以说是郁闷致病而死的。我们的生活也就相当辛苦。搬到本乡,是因为这里是所谓‘下町’,庶民住宅区,房租便宜些。闾巷之间,都是形形色色小百姓的营生。像《比肩》里头那些小杂货店、娼寮、街头小混混,和《浊江》故事的主角阿力,那个吉原——东京有名的红灯地区,和她的姊妹淘私娼群所日日生活的,就是我们左邻右舍的写照。我们家隔壁住的是一些人力车夫。简陋的房子,隔墙也薄,夜间他们在屋子里饮酒吆喝,就像在我们自家邻室似的,声浪相传,听得清清楚楚。初时很觉得厌烦,久了倒也不能不习惯了呢。”

一叶叙述自己的贫穷生活,以及生活周遭的众生相,竟没有什么激越哀伤的情绪,淡淡然一如其行文,甚至还带着些许庶民纯厚幽默的趣味。

越过她素净的面庞和朴质的和服所裹着的纤细上半身,从大片的玻璃窗望出去,我看到形形色色的本乡下町人物。有人力车夫挽过一个游女模样的女客。三五成群裤管紧扎头额绑着白巾的工人,手中各持不同的工具嬉笑走过。肩上担着蔬菜的老妪。衣履不整的男女孩童。瘠瘦的野狗追逐众童。对街依稀是低矮的木造平房,一间挨着一间,仿佛是杂货店或当铺什么

的，相当暗淡，不十分清楚。相对的，在室内柔和的灯光之下，樋口一叶整个的轮廓倒是十分浮凸鲜明。

我把视线从远处低矮灰暗的街景收回，专注地端详眼前这位气定神闲的女子。许是专注的端详令她有些不安的吧，她用手指去掠了一下并不紊乱的前额发丝。而那一双手与她的年纪不甚相配，有些粗糙显老。

“我的手很难看，是做工的手……”她也注意到我的观察，腼腆地红着脸说：“父亲去世，我们母女三个人搬到本乡之后，我们的生活相当贫苦。三个人靠着做些针线女红，也替人洗衣物来贴补家计。这双手就是那个时期做粗活儿变成这样子的。”她凝视着自己关节粗大的一双手。“后来，因为我患有近视，不适宜做针线费眼神的女红，又因为我小学高等科毕业后曾入诗社接受教养而认识了一些文人，母亲和妹妹便鼓励我写文章投稿。稿费的所得跟她们两个人洗洗缝缝的工资合起来，勉强可以付房租吃三餐了。

“对我来说，写作并非纯然是精神活动而已。你不见笑我这么讲吧？写出来的一个字一个字铅印以后可以收到稿费；这和以前我一针一针缝出来可以拿到工资，是同样很实际的工作啊。我当然是写得很认真，就像我也缝得很认真一样。但是，不瞒你说，有时我会觉得力不从心，相当泄气，感到鬻文所得终究不如纯粹经商直截了当。所以一度也曾经干脆开过店铺子做生意，卖些饼干啦、家庭用品杂货类。我还自己采购，实实在在记账呢。”

是的，我想起曾经读过她日记里的一段文字：

没有恒产就不可能有恒心。两臂交叉胸前空谈风流，若实际生活无粮食着落，便不能活命。文学究竟不是生活的手段，而当随心所欲执笔。不是为生活而文学，我想不如为了文学选择营商之道。……当然，不是像三井、三菱那种大财阀的经商；也不想让人批评自己是避世做生意，只想跟母亲、妹妹三个人简单果腹，于愿足矣。有空闲的话，自然也会倾心于风流事物。兴致来了，也要吟咏诗歌，文章小说也想写。只是不想随着读者的喜好，“这次写篇殉情的故事吧。像诗人的优雅作品是不错，但太感伤就不好。太纤细的也不流行了……”据说有的书店常常这样要求作者。幸亏我尚无此经验，世上讨厌之事莫过于此。希望自己能够避开此状况，至少写东西的时候，能不受制约，随心所欲才好。

营生不容易，文学也不容易。但是对于才禀极高的作者，也许这种与俗世出版商及一般读者不妥协的精神，促使她实际从事小店的买卖，也意味着她从此不再是一个“下町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彻底的参与者。娼寮的妓女、土工木匠、邻近妇孺，都是光顾她的店采购一二的客人。他们和她关系密切，没有隔阂。是因为这一层关系令其笔下《比肩》的少女美登利、《浊江》的娼妓阿力，以及她们周遭的众生栩栩生动若在眼前吗？

“做为一个译者，也许需要对原著的内容与笔调更敏感才行。我最先翻译的就是《比肩》，接着是《浊江》，正好是你最脍

炙人口的力作。《比肩》把后街孩童们的游戏世界,用一种民俗画似的鲜明色彩刻画出来;而对孩童的世界,则又时时运用旁观的大人们品评的声音,烘托出极其独特的远近主客交叠效果。例如写女主角美登利晨浴归来,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纯净又娇丽的少女姿色,引得逛窑子回去的男子们纷纷赞叹:'真想瞧瞧这妞儿三年后的模样咧。'把生长于吉原红灯区的美登利的未来命运,犀利地点出。至于《浊江》男女主角,私娼阿力被迫与她命运多乖的情夫源七殉情死后,两具棺材在盂兰盆祭后,'有些未及收拾的灯笼还在摇晃着寂寞的灯影'时节,被一前一后自娼寮抬出。马路上看热闹的众人议论纷纭,但究竟二人是怎么死的?你并没有着笔,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至于《比肩》的开首,你写那个充满大人声色的红灯区,是大家乐于谈论的名句名段落。你用看似不费力气的侧描笔调,把读者带进后街孩童们的游戏世界。我认为那简单的百余字,可以媲美川端康成《雪国》著名的首章,各有不可取代的美学地位。但是也都是非常难翻译的文字。我译成的中文是这样的:

从大街拐个弯儿,到大门回望柳那一带的路程虽然挺长,但灯火映入黑齿沟的三楼里头喧嚣不已,却是清晰如在眼前手边,而人力车不分昼夜地来来往往,更教人想见无可测度的繁华盛况,'大音寺前,这名称虽然嫌佛味儿重些,实际上可真是很热闹的街哦'!住这儿的人都这么说。"

一叶静静地坐在对面听我说,她的表情显然转呈愉悦,稍稍

停顿一会才说：

“听你这样说，我觉得十分欣慰。因为你是一位翻译者，一定在翻译的过程字斟句酌认真对待我的文字，而且更因为你也是一位女性。老实说，《比肩》、《浊江》、《十三夜》这些小说连续发表之后，我受到各方的注目，批评界竞相给我好评和肯定，说什么：‘这二十四五年间，文学的世界简直像沉睡着一般；而今有如春风吹来开出妖艳的花。造成此现象者，实因女史之作品。’又说什么：‘女作家的小说能如此畅销，诚为前代所未闻。现已售罄三万部，即将再版。初时在大阪，一日即售出七百部，今又送去五百部，恐怕三天之内就会卖完。’

“最近有一位自称上野仁一郎的读者，从大阪来，说什么‘许多你的崇拜者要集合来开个欢迎会，明春请务必要来一趟。我们准备了一处别墅招待你。’前些时候，《文学界》的平田秃木、户川秋骨来访，也开玩笑起哄，要我请客。给我看了一则森鸥外和幸田露伴对《比肩》的评语，说是：‘当代的杰作，莫过于此。’

“现今被称为‘文坛之神’的森鸥外，更有一次公开说过：‘世间若有人讥笑我是一叶迷，也不管。我要奉送给她真诗人的头衔。’

“这些过度的赞誉，我都直接或间接地听到了。其实，我每回听到这些声音，都冒一身冷汗。而且，来访的人士当中，十个人里有九个人可能都是因为我是女性作者的缘故，才感觉稀罕的吧？他们竞相称呼我为‘今之清少纳言、今之紫式部’什么的，实际上，都是看见外表浮象而已。他们根本没有用心去研究

我是由于什么样的动机才写出那样的文章，只一味地因为我是个女的，才这样热烈吹捧。唉，所谓批评，也并不正确。有缺点，固然没有指出来；老实说，有长处，也不见得把握清楚。他们只会说：‘一叶真会写’、‘写得好极了’、‘不要说远远超越其他女性作家，即使男性作家都得向她低头。她写作的手法真无人可以比拟，好得不得了。’难道没有其他的评语吗？难道他们真的没注意到一些缺点吗？这真是怪现象，令我不解。”

见她诚恳形于色，不为当世批评界的一片赞誉之声所迷惑，我不由得升起一种感佩之情。一叶的颜颊因为激越而略略泛红，一双稍嫌凛凛然严肃的眉眼，也由于畅谈自己的内心而愈显得坚毅。眼前这位女子，究竟是何样人物呢？依她青春二十三四岁的年纪而言，合当是做我女儿的辈分；然而以她思维的成熟度而言，品诗论文，我觉得正是一位难得的知交，至于她生当一世纪前的明治时期，又绰绰然属我祖母的一代了。我凝视着那一张以本乡下町的晦涩物象为背景的几乎是透明的面庞，一时间竟有接近晕眩的感觉。

“其实，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你行文中的一些所谓‘缺点’。你不在意我坦白提出来对你说吗？”我的犹豫，究竟还是基于对长辈的一种敬畏心理，自己都发现语气间的吞吐不自然。“请你坦白批评。这正是我期待于周遭之士而未能得到的。”一叶的眼神流露着热切而真诚的盼望，添增了我的勇气。

“众人所赞美的《比肩》、《浊江》和《分道》这些篇章，确实是你的杰作，技巧炉火纯青，那些称颂，你可以当之无愧；但是，有一些作品，在小说的结构上，或者是内容的酝酿方面，都嫌稍

微青涩不圆满。譬如说《五月雨》、《经桌》以及《晓月夜》等等……”

“哦,确实是如此。你说的不错。这几篇是我较早期的作品。”

“不过,你写作的时间本来就不算长。这几篇是明治二十五年之作,是你二十岁时候所写。直到如今,也还只不过三四年的事情。我倒是注意到,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你的作品里总是有一股浓郁的日本古典文学趣味,像《伊势物语》啦,《大和物语》啦,当然还有《源氏物语》的影子。这种趣味,使得你的小说带着一些所谓‘王朝文学’的华丽氛围,但是也大量削减了现代感。不知道这是你故意安排的?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啊,你真是一针见血。很犀利的问题。不瞒你说,那些‘趣味’,是我初初写作时摆脱不掉自己的教育背景所造成的。我并不想故意安排‘王朝文学’的美文效果,可是,你知道,我的正规教育,只有小学程度。我十一岁时,小学高等科第四年级,以第一名毕业。那时候,一方面是父亲的事业失败、家里穷困,另一方面也因为母亲认为女孩子不必受太高的教育,所以毕业的第二年,我就去跟一位父亲朋友的太太学做裁缝女红了。

“不过,父亲又认为不妨让我去私塾学点儿歌咏什么的。所以我十四岁那一年便拜中岛歌子为师,在她所主持的‘萩舍’学习和歌及古典文学等等,一般人认为是女性的高等教养。我的同学们都是千金小姐,每天穿着华丽的衣着去读书。相形之下,我所穿的是用母亲的旧衣服自己修改的,颜色暗淡,质料也粗糙,很是寒酸。但我很用功学习,而且我也真的很喜欢文学,所

以老师那儿举办的题咏比赛,我常常能够胜过前辈,甚至有些已经有名气的歌人而名列前茅。

“其实,我十六岁的时候,就读到一些文艺界人士所发表的现代小说,那时候就立志想成为一个小说家了,但大概是自己这样的教育背景,使我一时没办法整个摆脱血肉里头浸染的古老文学,传统约束的吧?”

“这是难免的。据我所知,你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去访问《东京专属新闻》的专属作家半井桃水,跟他请益小说写作的问题……”我试探地追问。关于樋口一叶与半井桃水之间的流言,已是公开的秘密,不知道她是否介意我这样唐突提问?

“哦,是的,是的。我跟半井先生的相识,是经由妹妹邦子的友人野野宫菊子小姐介绍的。”一叶倒是坦然淡然回应。“半井先生对我的小说稿,要求相当严格,也总是坦率批判。譬如他曾经对我说:‘你的文章太过和文化,过分讲究结构,而且太长了,不适合刊登在报纸上。更重要的是,趣味不佳。’老实说,刚刚听到这样的评语,心里不太好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中断了去访问半井先生,勤跑图书馆,读了许多书,努力自修写小说的技巧。”

似乎沉入回忆之中,原来颇有些刚气和坚毅的眼神,漾泛着一丝柔情。这是自从步入咖啡馆中,现身于我眼前以来,樋口一叶第一次让我察觉到她那极为女性的特质。我想起曾读过的日记《蓬生抄》。那里面记述着她对于半井桃水的印象:

初见时他说:一个女人进入创作的世界,绝非好事;如

果说是为了家计，则又另当别论了。看了你写的，可以预见是有前途的。如果你肯努力，大概是有希望靠笔立业的吧。他说这些话时，十分亲切，就像是父亲或兄长一般。我反反复复记起这一幕……不管世人怎么说，自己是清白无垢的……他若是一个丑陋的人倒也罢，可惜竟是一位美男子。人们总是喜欢议论纷纭，说些想当然耳类的话，只恐怕他也以为我是被他那俊美的外貌所吸引，那就十分遗憾了。

总之，自己并不是恋慕着他。但求能够终生不变，做为朋友，与之交往。……现今，他和我自己都是以澄明洁净的心相对，一无可羞耻。不过，即使如此开始交往，并不能预测他和自己的心将来会不会改变。而且，对于他哪一点好哪一点不好有所在意，就表示自己并不是完全倾倒的吧？……

凡事太执着，必会后悔。猜疑，忧虑，都是凡俗之心。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想回到中岛歌子老师没有怀疑、朋友们不会嫉妒，还没有遇见他的从前的自己。《庄子》一书中说到梦蝶的故事。一切都当做梦就好，是梦就有醒的时候。……

一时恼人，一时思恋。在外面听到他的事情，就感觉心跳。展读他的信，又忍不住泪盈眶。心实太乱，迷梦未觉之中，竟然过了四十余日。七月十二日分别以来，无一日不思念，没有一刻忘得了他。

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地记下了一个年轻女性的感情，弥足珍

贵。对着日记，一叶把自己对于半井桃水的初识那种惊喜、矜持、犹豫，到终于不得不承认爱恋难忘的情绪起伏，率真地保留下来，桃水是一叶首次深刻爱恋的男人，也是第一个在小说写作上指引她批评她的人。这一段爱情，可能因为参与了两个人对于文学的共同爱好和理念而急升，却因为处在男女交往保守的年代，遭受世人流言议论及师友反对而结束。而一叶正值二十一二岁之年华。

想到这里，禁不住心疼。有一个冲动，想去搂抱她削瘦的肩头。不过，眼前这位年轻的女性，倒是显现得如此稳重，几乎是超越她年龄的稳重，许是年纪轻但经历人世诸多沧桑所磨练出来的稳重吧？想到这里，愈令我心疼。

“半井桃水先生不仅劝你要用‘现代的’笔调写小说，而且还将你的一篇小说《暗樱》刊载在他创办的《武藏野》杂志。”

“是。那是一本不怎么畅销的同人杂志。我不但刊载了《暗樱》在创刊号，也把其他两篇旧作《红带》和《五月雨》在第二、第三号再发表。很可惜，《武藏野》只发行了三期就停刊。”

“我想要说的是《暗夜》。我前后翻译过你好几篇作品，每一篇的后面都要附上注解，这也许是我个人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译文有时不能完整把握原著的文字表面，同时又兼顾文字内层所隐藏的更深厚的韵味。这也是我翻译《源氏物语》以来，每译必注的‘常态’了。因为我选择做为翻译的对象，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我不希望只是做个故事的代言人而已，总是希望透过译文，让读不懂原文的人也能欣赏到原著的丰饶的文学内涵，或者帮助他们了解较深的文化背景。

“但是，我翻译你的《暗夜》时，却感到非常吃力。你这篇小说的起首一段文字就十分讲究，而且动用过多的典故。我说‘过多’，是因为这篇小说的许多地方并没有必要蹈袭那么多《源氏物语》的章节，或《古今和歌集》的歌句；你甚至也还使用了中国的《庄子》、《淮南子》、《史记》，以及白居易诗。我们中国人称这种使用太多典故的现象为‘掉书袋’。诗尚且忌讳，何况小说。做为译者，我感到十分为难。如果全依你原文，有些地方译文只有一行，注解倒需要三行，而且弄得诘屈聱牙，读者也未必了解所以。译了一部分后，我几乎想放弃，可是我又很喜欢这篇小说所具有的震撼性，和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性。那是在你其他篇章里比较不容易看到的。最后，我只得将一些典故略去，以求译文的顺畅可读。为此，我去翻阅英文译书 Robert Lyons Danly 的 *In The Shade of Spring Leaves—The Life of Higuchi Ichiyō with Nine of Her Best Short Stories*，那是一本博士论文，但有些典故，也只能采取意译。

“这件事情令我耿耿于怀，很想找一个人谈论。但除非那人和我有共同的经验以及同样的挣扎，否则无从谈起。向你倾诉，也许是一个途径；不过，你只负责写，没有必要还管人家怎样翻译你文章的问题啊。这真是相当矛盾之事。总之，文章不论创作或翻译，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是我们又从中得到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快乐与满足感。”这些话是我潜藏于心中，一直无处宣泄的，所以说完后颇有释然之感，不觉地竟笑了起来。可能一叶也认同了其中一些道理，她也笑了。

从她的笑容望过去，是本乡秋阳正午的景象。下町庶民的

生活，自有一种朴质而充满生气的特色。樋口一叶和她的母亲、妹妹赁屋居住其间，虽云陋巷，但是她旺盛的创作力，以及惊人的禀赋，却使那间逼仄的住所成为众士频访之处。往来之士有平田秃木、马场孤蝶等《文学界》杂志社的青年作家，研友社系的新进作家川上眉山也有时伴同出入。另有幸田露伴、横山源之助，以及森鸥外之弟森笃次郎等人，皆属一时菁英。他们或单独趋访，或联袂往谈，都能与一叶畅论文学理想，俨然形成文艺沙龙；而这个时则严肃，时则激越的年轻女作家，便是意气风发的核心人物。

"其实，如果要说你的文章知己，我倒是觉得非斋藤绿雨莫属。"我从我自己的联想，跳跃式地转换话题。斋藤绿雨应该也是热中走访一叶家的文人，只是他比其他人多了一张刻薄嘴，每好臧否人物，不留余地，对于女性的评论尤烈，曾经为文："女人之易腐，若鲭鱼之易腐也。"(《长者短者》)"女人之一举一动，非为生活，乃为生殖也。"(《半文钱》)他憎恨女性之一端，于此可见。

"斋藤绿雨先生吗?"她把梳着髻子的头偏向一边，似乎在重新思索的样子。"世人都嫌他怕他，说他是'毒舌刻薄嘴'什么的。读他那些讥讽的随笔，确实是有些特色，甚至有些教人受不了；可他跟我谈话，倒没什么恶毒刻薄的啊。"她反而在替绿雨辩护。

"他大概是唯一没有经人介绍就来找我的人。而且，一来就数小时，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就单刀直入跟我论时人，谈我的文章。不错，他的确是快人快语，骂批评界、嘲笑假学士，也慨叹江

户趣味的没落，又直言自己的不平和不满。我和他才见第二次面，就觉得好像是相识很久。他不像别的人，刻意奉承，尽说些恭维我的话，讲到高兴处，甚至还啐说‘那些混账家伙’，然后又连忙道歉‘糟了，露出马脚。不该当你面骂人混账的；只是忍不住要吐真情’。我说：‘没关系，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不过早听人说你喜欢骂人混账呢。如果这样说痛快，那你别介意，骂就骂吧。’我觉得斋藤先生大概是没有把我特别看做只是一个女人而已；他和我对谈时，似乎已经浑然忘记我们之间的性别差异，只是就事论事。”

“有一次，他对我谈：‘世人都说《浊江》以下的作品，都是以热泪写成的。可是，据我看，岂只热泪而已，毋宁是用冷笑书就的。譬如嘲骂人时，可以露骨地直言，但也可以含笑柔言，秘藏其意的啊。你的书写，应当是属于这样的冷笑。当然，也不能说没有像世人所谓的热泪。总之，是哭泣以后的冷笑吧。如果对某一个素材满怀同情，啼泣而书，那会怎样？会不会悲情满纸泪痕历然呢。人都会沉入悲痛之谷底，放情哭号，可终将超脱出来的吧。不会永远都在哭号吧？你自己虽然不说，但我是这么揣度。就像《暗夜》那篇的女主人，收到所恨的男子的信简，心里明明是怒恨，却隐藏那怒恨，佯装着若无其事地写回信给他。你当然记得这一节。我以为那正是你衷心所在。不是吗？是我看错了，还是世人眼光有误？你倒是自己说说看。’我答说：‘那只是随兴写的，没什么深意。’他却认真地追究：‘我并没有请你一五一十道来。可是，绝不信你是全无主张的。若说你果真的随兴写成那样的作品，那就太伟大了。的确，你是伟大。大抵人都是有主意有主张

的。体物观心的尺度，也必然是在其中才对。'他热切地对我说。又打开一个小包袱说：'我想写一篇关于你的《书简文》的感想，所以稍微花了点儿时间标注。本来是不想给别人看的，但你是例外。'（斋藤先生所说的《书简文》，是我根据《日用百科书》所写有关日常生活各层面的随笔小品文章。）他打开包袱，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的，竟是我所发表的《书简文》剪报。那上面密密麻麻用朱笔做了许多旁注和眉批呢。他又说：'这些《书简文》全体之中，就充溢着我方才所讲的冷笑。'真教人感动！"

"对于一般人而言，斋藤绿雨是一个怪人，一个刻薄的评论家，但是他对你另眼看待。其实，他内心是非常佩服你的，我想。"

"是吗？不大可能吧。他是眼界那么高的人，怎么会佩服我呢？他有一次还跟我说：'时常来看你，和你谈话。不知怎的，就是一直没法了解你。你真是一个不可解的人！'我也不十分能了解斋藤先生。我所认识的绿雨，和世人所谈论的绿雨，是很不一样的。"

"也许，你和他，你们两个人相知甚深，互相被对方所吸引，是特立于世俗和一般文坛之外的知交。"而我心里所想到的是，这一份互相推许、敬重，又不免于矜持、收敛的感情底层，是否竟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着极其微妙的男女之爱呢。然而，有些话是不必说出来的。一叶仿佛也一时被自己某种情绪所牵触，捧着茶杯的手微颤，眼神迷茫，似乎正透视着现实或虚境。

玻璃窗外，秋阳逐渐转淡起来。那景象有些朦胧，虚实难辨。

一叶缓缓地转过头看窗外，礼貌地对我说：

“哟，时候不早了。我还得到杂志社去送一篇下期的稿子。时间过得真快呀。和知心的人谈论文学，常忘了时间呢。”

她整一整和服的前襟，拿起那个民俗风味浓郁的包袱，起身温柔地鞠躬。“我先告辞了。谢谢你邀请我来。”

她推门走出，忽焉如同水晶一般透明，溶入本乡的街景中。

我知道樋口一叶走了，走回百年前明治的世界。

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樋口一叶死于肺病，年仅二十四。她实际的写作时间，大约只有数年。身后遗留二十二篇中、短篇小说，四千首和歌，以及十六岁以后持续记述的日记七十余册。其日记不仅记录个人事迹感思外，更及于所交往之艺文界人事，为研究日本近世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

樋口一叶与致力西洋文学翻译之若松贱子，及翻译《源氏物语》为口语体的歌人与谢野晶子生当同代，各有卓越的成就，鼎足而立；与平安时代的另外三位女性作者紫式部、清少纳言及和泉式部，在日本文学史上古今互映。樋口一叶可能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短寿的知名作家，但她寄居东京都市一隅陋巷，冷眼看尽世态，将庶民众生的欢愁收入笔底，写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九六年，值樋口一叶逝世百年，日本文学界各大出版社重刊一叶全集，拍摄其人传记电视影集，学界也早已有“樋口一叶研究会”，刊制论文多种。可见这位年仅二十四早逝的女作家受重视之一斑。二〇〇四年日本将取其人肖像印制为纸币，更是文学界一大盛事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十三夜
作者=（日）樋口一叶著
页数=255
SS号=12831084
DX号=000008134668
出版日期=2011.06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